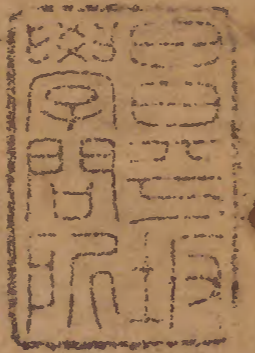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百廿八之卅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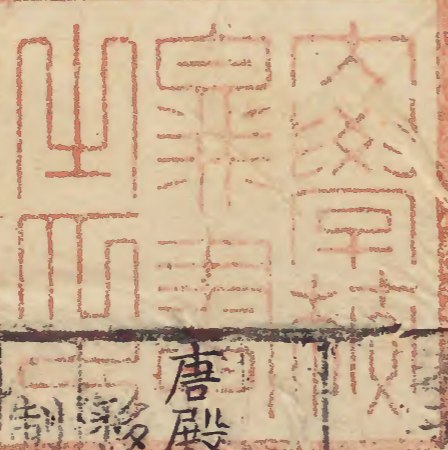
			五二七	漢書門
	五九〇			
三〇				
冊	架	函	號	類

			五二七	漢書
	三〇			
五九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257
冊數	30 (29)
函號	298 249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八

本朝二

法制

唐殿庭間種花柳故杜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

移又云退朝花底散國朝惟植槐楸鬱然有嚴毅氣象又唐

制天子坐朝有二宮嬪引至殿上故前詩起句云戶外昭容

紫綬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至敬宗時方罷上用小黃門引導

至今是如此按岑參詩花柳一証也又杜贈田舍人

給人退食收謝事官文開儒進御舊時主上每日不御正殿然自升朝官以上凡在京者皆着去

立候宰相奏事罷却來押班拜兩拜方了日上如此後來韓

魏公不知如何偶然恐了不及押班便歸第御史中丞王陶

即彈之然遂去因温公代為中丞先奏云前王陶以彈宰相

不押班而去國今若宰相更不押班則中丞無以為職然其

今宰相押班其方職如此便是不押班也不是子義剛云國初時歸德正衙常朝外朝官以上皆押班宰相班拜而簡便故也

祖宗於古制雖不能守然守得家法却極謹舊時朝見皆是元引見閣門閣門方引送殿下舞蹈後方得上殿而今都省了本來朝見底皆是用一榜子上於閣門閣門奏上方如引見而今却於引見時閣門積得這榜子後放見時却一併上則都省了許多只是殿下拜兩拜便上殿這非惟是在下之人嬾亦是人主不能恁地等得着他在恁地舞手弄脚更是閣門也懶能教得他及它有失儀又着彈奏而今都是從簡易處去了義剛

引見上殿是兩事今閣門引見便用舞蹈近日多是放得只是上殿拜於階下直前奏事而已惟投告門謝有舞蹈者近日上殿禮簡如所謂舞蹈等事皆無之只是直至殿下拜

雙上殿奏事退又拜即退這也是閣門要省事故如此詩皇初間得幾時見群臣皆許只用紫衫後來有人說道大簡後

不十朝見舞蹈之禮曰不知起於何時元魏末年方見說那舞恐或是夷狄之風廣

近日拜表之禮甚異論禮班首合跪進上面却有人來跪受但進表後進者回跪而拜今則進表者先拜却跪進其受者亦拜此禮不可曉文蔚

皇太子參決時見宰相侍送以賓王之禮餘官不然又曰獨宰相為正拜者蓋餘官謝恩在殿下拜侍從以上雖拜殿上亦只獨拜獨宰相正拜故云敬仲

宮中有內尚書主文字文字皆過他處天子亦頗禮之或謂之坐不條宿御亦掌印璽多代御批行出底文字只到三自有本朝本一室則廟七廟之制如何曰孝宗未祠廟禮宣

正未統遷時為十二室是九世今既祔宣祖又祔僖祖却祔
孝宗止是八世進不及九退不及七當時且祔宣祖存得九
廟却侍後世商量猶得直如此愚何也人傑

今景靈宮乃救孫通所謂原廟是也救孫通言原廟則是衣冠
月出遊之地只一月一次到彼初無神坐今則一一有之又
只以大廟了恐非救孫通所謂原廟之意今景靈宮謂之朝
獻文廟謂之大享三歲

問景靈起於何代曰起於真宗初只祀聖祖諸帝后神御殿於
諸寺其後神宗始祀聖祖於前殿帝后於後殿似此等禮數
唐人亦無且如唐人配廟只一右餘右立別廟本朝諸后俱
配問人家配如何先儒說只用元妃伊川謂若所祭人是次
妃三配以次妃曰此未安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次
妃奉事所謂次妃者乃元妃之妾固不可同坐若如後世士
大夫家或三娶皆人家女雖同祀何害所謂禮必義起也廟

人已如此可乎云唐人立由院重氏族固能如此曰唐人極
有可取處可乎

因言五礼云今諸后位數多至尊拜跪旁古人一帝只以一后
配其餘自別立廟寔樂不亂嫡妾之分今皆配不是唐人有
言人家夫婦却不同蓋古者天子諸侯不再娶故次后與正
后有各分若人家則一后娶亦妻也故可后祭伊川祭儀祭繼
室於別廟恐未穩辨

三后並配自本朝真廟始其初議者皆以歸於錢惟演後既
習見為常亦無復有議之者矣古人雖以子貴然庶母無係
於先君之礼如左傳書僖公成風晉書簡文大后皆以係於
其子而別制廟以祀之必大

玄朗諱起於真廟朝王欽若之徒推得出這也無攷竟處義剛
其常疑本朝諱得那舊諱無謂且如宣帝舊名病已何曾諱平
帝舊名亦不曾諱虜中諱得又嵒崎偏旁皆諱謂諱敬字立

人傍底也諱不面着言字底也諱近日朝廷挑了幾箇祖諱却是然玄郎却不挑那聖祖莫敦遠似宣祖此麼義剛

張以道曰秦玉陵在汝州太祖以下八朝陵在永安軍程興程後父子嘗提兵至此乏水興禱之天無雨小溪平白湧洪流六軍遂得水用義剛

古者車只六尺六寸今五路甚大嘗見人說秦大師制此又高於京師舊日者上面耀葉三層皆高於舊日三寸成尺二寸周輅孔子猶以為侈要乘殷輅今輅只是極其侈靡

因問陳庭秀馬安曰今大禮命從官一人立玉輅側以帛維之名何官曰名備顧問官又曰執綏官先生又曰然徧檢古今如禮安有所謂備顧問官執綏官者蓋此本太僕卿即執御

之職古者君將升車則御者先升執轡中立以綏度左肩而雙垂之轡如君以兩手援綏而升立車之左以左為尊魏公思自駕左方以坐車行數步止中書令宣詔命千牛將

升

軍千牛將執長刀立車之右以防非常所謂駟乘也既拜

車後行望如增數步復少駐千牛將軍乃降立道左車復行則執長刀前導而行此唐制也及政和修禮脫千牛升車一節而但有降車立道左之文初未嘗登何降之有所謂太僕

卿執御之職遂訛曰執綏官備顧問官然又不執綏却立手執制恐其傾跌以物維之雖今之典禮官亦但曰執綏官備顧問官也今為太常少卿者便撥數日工夫將禮書細閱一

過亦須略曉而直為此鹵莽也周洪道嘗記渠作執綏官事自云考訂精情某問周何謂執綏官渠亦莫曉又將本人君升車之所執御者但授與君則御者亦不可謂之執綏官語

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謂乘車者爾又曰今玉輅太重轉動極難兼雕刻既多反不堅牢不知何用許多金玉裝飾為也所以聖人欲乘殷之輅取其堅實而輕便耳仁宗神宗朝兩造

玉輅皆以重太致廢壞本朝尚存唐一玉輅聞小而輕捷而

經諸略之行此必居先或置之後則隱二作聲既有此輅乘此足矣何以更為聞後來此輅亦入虜中個

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輅如玉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疾朝廷賜令乘輅猶力辭後受自南渡後至今則無人不乘輅矣

因言物纔數年不用便忘之祖宗時升朝官出入有拄笏其制是水精小笏頭子在轎前至宣政間方罷之今人遂不識此物亦不聞其名矣如祖宗時人畫像有執拄笏者

冊命之禮始於漢武封三王後遂不廢古自有此禮至武帝始復之耳郊祀宗廟太子皆有玉冊皇太后用金冊不宰相貴如皆用竹冊凡宰相宣麻非是宣頓宰相乃是揚告王侯令

百官皆聽問以其人可用與否則稱道之文後乃警戒之詞如今云於戲以下數語是也末乃云王者施行所謂施行者行冊拜之禮也此禮唐以來皆用之至本朝宰相不敢當

冊拜之禮遂具辭免三辭然後許只命書麻詞于語以賜之使當冊文不復宣麻于庭便是書以賜宰相乃是獨宣詔命於宰相而他人不得與聞失古意矣個

因論今宗室與漢差別漢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封侯嫡子世襲支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戍如漢光武皆是起於民間也壽

今南班宗室多帶皇兄皇叔等冠於官職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上君之意王定國嘗言之神廟欲令只帶某王孫或曾孫或幾世孫且如越王下當云越王樂世孫廣錄云此說却是

世非亂又可得此親後來定國得罪指以為離間骨肉今宗室散無統紀若使當時從定國之說却有次序可攷也人傳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子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相坐奏對之時頃刻即退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過那得子細指點且說無坐位也須有箇案子令開

系

在上指畫利害上亦知得子細今頃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
心理會事六朝時尚有對案畫勅之語若有一案猶使大臣
畧憑倚細說如今公吏門呈文字相似亦得子細又云直要
理會事且如一事屬吏部其官長奏對時下面許多屬官一
齊都着在殿下逐事付與某人某人便着有箇區處當時便
可參考是非利害即時施行此一事便了其他諸部有事皆
如此豈不了事如今只隨例送下某部看詳遷延推托無時
得了或一二月或四五月或一年或兩三年如何得了某在
漳州要理會某事集諸同官商量皆遠巡巡上無敢向前如
此幾時得了於是即取紙來某自先寫起教諸同官各隨所
見寫出利害只就這裏便見得分明便了得此一事少間若
更有甚商量亦只是就這上理會寫得在這裏定了便不到
推延若只將口說來說去何時得了朝廷萬事只緣各家都
不說要了但隨時延歲月作覆歷遷轉耳亦得事了古者人

君自朝至于日中是不進暇食用咸和萬民一日二日萬幾
如今群臣進對頃刻而退人主可謂甚逸古人豈是故為多
事又云漢唐時御史彈劾人多抗聲直數其罪於殿上又如
要劾某人先榜於關外直指其名不許入朝這頓是如此如
今要說一事要去一人千委百曲多方為計而後敢說且
不盡是甚模樣六朝所載對案書殺下又云後來不如此有
同諧想者如今言事者雖所言皆是亦只類諧想負孫
本朝祖宗積累之深無意外倉卒之變惟無意外之變所以都
不為意外之防今樞密院號為典兵倉卒之際要得一馬使
也沒計處今樞密要發兵傾用去御前畫旨下殿前思然後
可發若有緊急事要如何待得許多節改漢三公都帶司馬
及將軍所以倉卒之際便出得手立得事扶得傾危今幸然
無意外之變若或有之樞密且倉卒下手未得苗劉之事人
人多責之朱呂當時他也是自做未得古人定大難者不知

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
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抹底人今不復得親身看且得箇依稀
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闊度
大之意始得魯道云若做不得只得繼之以死而已曰固是
事極也不愛一死但拚却一死於自身道理雖道得之然恐
無益於事其危已傾頽自若奈何如靖康忠怒死於虜手
亦可謂得其死但當時使虜人感慨謂中國有忠臣義士如
此可以不必相擾引兵而退如此却於宗社有益若自身既
死事變只如此濟得此事當死而死自是無可殺者賀孫
因說歷代承龍之弊曰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及奪藩鎮之
權矣也收了財也枚子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
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因及熙寧變法曰亦是當
苟且廢弛之餘欲振而起之但變之不得其中兩項孫
本朝官制與之大槩相似其曲折却也不同義剛

神宗用唐六典改官制頒行之今甫時居金陵見之大驚曰上
平日許多事無不量來只有此一大事却不曾商量 蓋神
宗因見唐六典遂繼自家衷銳意改之不日而定初不曾與
臣下商量也備

唐初每事先經由中書省中書省做定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
付門下或有未當則門下繳駁又上中書中書又將上得旨
再下中書中書又下門下若事可行門下即下尚書省尚書
省但主書填奉行而已故中書之權獨重本朝亦最重中書
蓋以造命可否進退皆由之也門下雖有繳駁依舊經由中
書故中書權獨重及神宗做唐六典三省皆依此制而事多
稽滯故渡江以來執政事皆歸一獨諸司吏曹四軒依舊分
額各屬三省吏人自分所屬而其上文網頒則不分也 蓋
事各自由不相侵越不相開知中書自有中書會中
書事尚書自理會尚書事門下自理會門下事如有除授則
宰執同共議定當筆宰執判過中上書吏人做上去再下中

書中書下門下門下尚書七行給舍繳駁猶州郡行下事
須幕職官僉押如有不是得以論執中書行下門下皆用門
下省官屬僉押事有未當則官屬得以執奏個

舊制門下省有侍中有門下侍郎中書省有中書令中書侍郎
改官制神宗除去侍中上書令只置門下中書侍郎後併尚
書左右丞門下中書侍郎四員為參政官或云始者昭文館
大率士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鄭公等為之後改為左右
僕射則蔡京王黼首居是選及改為左右丞相則其人萃為
之名愈正而人愈不逮前亦何預名事曰只是實不正使名
既正而實亦正豈不允佳又曰人言王安石以正名之說馴
致禍亂且正名是孔子之言如何便道王安石說得不是便
其名果正豈不更佳個

問何故起居即却大屬門下省起居舍人却小屬中書省曰不
知當初何故只是胡亂牽掣得來底便是起居即居左起居

舍人居右故如此分大小只緣改官制時初無斬新排列理
會底說故如此牽掣舊職不成倫序個

給事中初置時蓋欲其在內給事或差除有不當用捨有不是
要在裏面整頓了不欲其宣露於外今則不然或有除授小
報總出遠近皆知了給舍方繳駁乃是給事外也這般所在
都沒理會賀孫

問或言六尚書得論臺諫之失是否曰舊采左右丞得糾臺諫
嘗見長老言神宗建尚書省中為令願兩旁則左右僕射在
右丞左右司郎中蔡京得政奏言上地神在某方是居人位
所以宰相累不利建議將尚書省拆去因言蔡氏以紹述二
字箱天下士大夫之口其實神宗良法美意變黃殆尽它人
拆尚書省便如何了得德明

初蔡京更定幕職推判官謂之分曹建院以為節度使觀察使
在唐以治兵治財今則皆是閑称呼初無職事而推判官猶

襲節度觀察之名甚無謂又古者以軍兵故置參軍參軍
寺職皆治民事而猶循用參軍之號亦無意謂故分置憲院
推判寺官改為司士曹事司儀曹事比類有六參軍之屬改
為某院某院而卒除去節度參軍之名看來改得自是又如
婦人封號有夫為秦國公而妻為魏國夫人者亦有封兩國
者秦檜妻封兩國范伯達笑之曰一妻而為兩國夫人是甚
義理故京皆改隨其夫號如夫封建安郡則妻封建安郡夫
人夫封秦國則妻亦封秦國夫人侯伯子男皆然看來隨其
夫稱極是如淑人碩人宜人孺人之類亦京所定各隨其夫
官帶之後人謂淑人碩人非婦人所宜祇看來稱碩人亦無
妨惟淑人則非所宜爾但只有一節未善有夫方封某郡伯
而妻已先封為某國夫人者此則與京所改者相值齟齬不
可行蓋其封贈格法如此當初合并格法也與京所改者無
病矣遂使人得以然之謂其法自相違戾亦是京不子細棄

其廢改後人以其出於京也遂不問是非一切反之又如神
宗所改官制舊制凡通判大守出去皆帶吏部員外郎吏部
郎中其身居職者則加以判流內銓流外銓豈有吏部官而
可帶出治州郡者故神宗皆為諸郎如朝奉郎朝散郎朝奉
大夫朝散大夫之類所以朝散以下謂之員郎蓋本員外郎
之資叙朝奉大夫方謂之正郎蓋吏部郎中資叙也朝散郎
朝奉大夫之類有二十四階分為三等每等八階以別異雅
流有出身無出身入故有前行中行後行文間知縣通判知
州資叙曰在法做兩任知縣有關陞狀方得做通判兩任通
判有關陞狀方得為知州兩任知州有關陞狀方得為提刑
提刑又有一節方得為轉運今巧宦者欲免州縣之勞替經
營六院蓋既為六院便可經營寺監簿丞為寺監簿丞出來
便可得小郡又不肯作郡使欲經營為郎官郎官非作郡不
得除故又經營權郎却自權郎任除御監長貳則已在正郎

官之右矣又如法中非作縣不得作郡故不作縣者必經營
為臨安俸蓋既為臨安俸則必得郡更不復問先曾為縣否
也人君深居九重安知外間許多曲折宰相雖知又且苟簡
可以應副親舊若是人君知得都與除了這般軀例苟不作
縣雖為臨安俸亦不免使權知監苟不作郡定不得除即
為知監者亦須以作郡人方得做不得以手監丞簿等官權
之則人無繞俸之心矣只緣當初立法不肯公心明白留得
這般掩頭截俸底路徑所以使人趨之若鶩歐公說舊制觀
文幾人李士慶資政殿六李士資政殿六李士慶觀文殿李
士觀文殿李士慶資政殿李士後來改觀文兩李士都歷資
政兩李士議者以見任者難為改動歐公以為此不難已任
者勿改而自今除者如可也以今觀之亦何須如此勞攘將
見任者皆與改定又何妨不過為換數字而已又不曾看官
時起意顧思已如此只緣自來立法建事不肯光明正大只

是如此委曲回護其弊至於今日畧欲變動一事則議者紛
然以為變祖宗法故神宗憤然欲一新之要改者便改孝宗
亦然但又傷於大斂必商量個

唐制某鎮節度使某州刺史觀察使此諸鎮使持節某州軍州

事此馬州軍所其屬官則云某州軍事判官某州軍事推

州使與州各分曹案使院有觀察判官觀察判官州院有知

錄糾六曹官為六曹之長凡兵事則屬使院民事則屬州院

刑倉則屬司理院三者分屬不相侵越司法專被法司府寺

堂倉庫然司理既結獄須推判官簽押方為圓備不然則不

敢結斷本朝併省州院使院為一如署衙知某州軍州

事軍州事則使院之職也自併省三院而州郡六曹之職類

為清亂司法司理司戶三者尚仍舊知錄管州院事專主教

民今乃管倉庫獨為不得其職所以古曲官惟知錄免三日

衙以其職尊故優異之此等事史書並不載惟雜說中班駁

見一二舊嘗長州院即司理院後閱范文正公集有云如
使院州院宜併省歸一亦知不然因曉州院使院之別使院
諭廳凡諸幕職官皆謂之當職官如唐書所云有事當罰則
詔云有當職官以下以次受罰有事當賞則云當職官以下
以次受賞謂自推判官而下也又曰後來蔡京改六曹官名
頗得舊職為不淆亂渡江以來以其出於京也皆罷之又問
長史何官曰六朝特長史其輕次第只是奔老長官之前有
君臣之分不得坐至唐則甚重蓋皇子既遜鎮正大帥其群
臣出為藩鎮者則稱云副大帥某州長史韓文公曰至唐中
葉而長史司馬別駕皆為貶官不事也蓋節度使既得自辟
置官屬如節度觀察此既重則彼皆輕矣個

蔡元道所謂祖宗官制舊典也只知懲創後來之禍遂皆歸外
神宗不合輕改官制事也以祖宗官制為是便說此是百王
不可易之典殊不知後來所以放行踰越任用小人自是執

法者偏私何關改官制事如武臣諸節度副總管諸使所以
恩禮隆異俸給優厚者蓋太祖初奪諸鎮兵權恐其謀叛故
置諸節度使隆恩異數極其優厚以收其心而杜其異志及
太宗真宗以後則此輩或已老死又無兵權後來除授者自
可殺其禮數減其俸給降其事權而猶襲一時權宜苟且之
制為子孫不可易之常典豈不過哉然祖宗時放行極艱其
選不過一二人三人後來小人用事凡宰相除罷及武臣
寵倖宦者之徒無不得之實法制不善有以啟之耳及經變
故乃追咎輕越祖宗法度之過不知此既開其可入之塗彼
孰不為可入之塗以求合乎個

唐沈既濟之說已如此新添改官制而舊職名不除所以愈見
重複然唐時猶自歸一如藩鎮節度使觀察使民事兵事
一人皆了今既有帥又有家居節度使使費用費許多錢登他
見任事者請俸去寡而家居守閑名者請奉却大節度使請

緡又節度印古者所以置旌節以為儀衛而重其權今却令帶之家居請重儀是其意今為福州安撫使而反不如威武軍節度使之請俸個

祖宗置資格自立僥倖之門如武臣橫行最為超捷總除橫行便可越過諸使許多等級皆不復歷一向上去然今人又不用除橫行橫行猶用守言教級只落階官則無所不可祖宗之法本欲人遵守資格謹重名器而不知自置許多僥倖之路今人脫過是甚意思除是執法者大段把得定不輕放過一箇半箇無一毫私方執得在不然便不可禁追矣不知當初立法何故如此今欲底人便只守此為不可易之典才觸動着便說是變動祖宗法制也須賭箇是始得個

趙表之生做文官纔到封王駙驸等使用換武豈文官不可封至而須武官耶又今宗正復以宗室武官為之文官也只做得世間一樣愚人便以此等制度為百王不可易之法個

只改儒林文林之屬其他皆可通行文官猶有右名如武官階稱多有無意義者又曰四廂都指揮使又有甚諸色便皆是虛名只有三衙都指揮使真有職事又曰元豐以前武臣無官觀故武臣無閑者凡武臣之解軍職必出藩府及元豐介甫相置官觀方有閑者個

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主管某宮某觀公事者皆大官帶之真箇是王管本宮本觀御容之屬其他多只是監當差遣雖業為諫議官亦有為監當者如監船場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士大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為官觀祠祿以待新法異議之人然亦難得惟監司郡守以上眷禮優渥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則送部中與監當差遣後來漸輕今則又輕皆可以得之矣個

華州雲臺觀南京鴻慶宮有祖宗神像在使人主管猶有說若武夷山冲佑觀臨安府洞霄宮知他主管箇甚麼今大廟室

深而堂淺一代為一室堂則雖在室前而實同為一堂古人
大抵室事尚東向堂事尚南向賀孫

皇城使有親兵數千人今八廂貌士之屬是也以武臣二員并
內侍知都二員掌之本朝只此一項令官者掌兵而以武臣
參之因笑曰此項又以制殿前都指揮之兵也

今之三衛即舊日之指揮使宋溫由宣武節度使篡唐後思他
人自用其宣武指揮使為殿前指揮使管禁衛諸軍以至今
日其權益重嘗見歐陽公記其為某它時殿帥之權猶輕見
送官不接坐但傳語不及獻茶及再入為執政則禮教大異
矣問何故如此曰也是積漸致然是他權重後自然如此倘
問唐之人之喜用宦者監軍何也曰是他信諸將不過故用其
索所親信之人後來一向疎外諸將盡用宦者本朝太宗令
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以宣徽使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
相以為太重蓋宣徽亞執政也遂創宣政使處之朝臣諸將

中豈無可任者須得用宦者彼既有功則爵賞不得吝然
猶守得這意思恐啟官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遂皆用
宦者李憲在西權任如大將馴至後來遂有童貫譚稹之禍
宦者其初只是走馬承受之類浸漸用事遂至此

今之總管乃國初之部署後避英廟諱改焉都監乃是唐之監
軍不知何時轉了

太祖收諸鎮節度兵權置諸州指揮使大州十數負次州六七
負又次州三四員每員管兵四五百人本州自置管兵而
軍負管之每遇遷陞則密院出宣付之用紙一大幅題其上
曰宣付指揮使某却不押號而以御前大寶印之軍負得此
極重有一人而得數宣者蓋營中亦有數等品級遷轉也指
揮有廳有射場只在營中升降不得出官倘

總領一司乃趙忠簡所置當時之意甚重蓋緣韓岳統兵權重
方欲置副貳又恐放他之疑故持置此一司以總制財賦為

名却專切報發御前兵馬文字蓋欲陰察之也或謂總領之職自可併歸漕司曰財賦散在諸路漕司却都呼吸不來亦如坑治須定創立都大提點方始呼吸得聚道夫

運使本是愛民之官今以督辦財賦反成殘民之賊提刑本是仁民之官今以經總制錢反成不仁之具漢

祖宗凡休朝官在京未有職事者每日赴班總有差遣則已廣今群臣以罪去者不能全其退處之節凡有辭避必再三不允直待章疏効之遂泛罷黜人傑

舊制遷謫人詞頭當日命下當日便要下不許隔宿便與詞頭報行而今緣有信劄故詞頭有一兩月不下者中書以此覺得事多此皆軍興後事多故如此國朝舊制終有因軍興後廢格而未復者廣

請法貶責人若是庶官亦須帶別駕或司馬無有帶階官者今呂子約却是帶階官安置人傑

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執有時政記臺官有日曆並送史館著作處參攷入實錄作史大抵史皆不實緊切處不敢上史亦不關報椿

史甚弊因神宗實錄皆不敢寫傳聞只據人自錄來者才對者便要所上文字并奏對語上史館賜

今之修史者只是依本子寫不敢增減一字蓋自紹聖初章惇為相蔡卞修國史將欲以史事中傷諸公前史官范純夫黃魯直已去職各令於開封府界內居住就近報國史院取會文字諸所不樂者逐一條問黃范又須疏其所以然至無可

問方令去後來史官因此懲創故不敢有所增損也按實錄

官趙若亦同於府界居住後趙安豐澧州並永州黃黔州儒用

先生問當有山谷陳留對問否曰無之曰聞當時秦少游最爭得峻惜乎亦不見之陸農師却有當來對問其間云嘗與山谷爭入王介甫無使上知之語又云當時史官因論溫公改

詩賦不是其云司馬光邦得一件是皆是自叙與諸公爭辯之語

道君欽宗實錄數百卷呂大月十日修了云只是得大節目百十條問云何不入文字展日曰便不是呂文規模振

本朝國紀好看雖畧然大綱却都見長編大詳難看熊子復編九朝畧畧不甚好

聖政編年一書起太祖止紹興九年書坊人做非好書振今之學規非胡安定所撰者仁宗置州縣學取湖孝規矩頒行之湖學之規必有義理不知是其陋也如第一條謗訕朝政

之類其出於蔡京行舍法之時有所改易乎當時如徐節孝為楚州教官乃罷之而易以其黨大抵本朝經王氏及蔡京

用事後舊章蕩然可勝歎哉人傑問孝究一科沿革之故曰此科即唐之明經是也進士科則試

文字孝究科但試墨義有才思者多去習進士科有記性者

則應學究科凡試一大經者兼一小經每段舉一句令馬上

卜文以通不通為去取應者多是齊魯河朔間人只務熟讀

和注文也記得故當時有董五經黃一傳之稱但未必曉文

義正如和尚博經相似又有司徒之禮亦不與進士等進士入試之日主文則設案焚香垂簾講拜至李寔則徹幕以

防傳義其法極嚴有渴至飲硬水而黥其口者當時傳以為笑歐公亦有詩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諸生賦字徹幕

其取厭薄如此荆公所以惡而罷之但自此科一罷之後人多不肯去讀書儒用

熙寧三舍法李定所定宗觀三舍法蔡京所定胡德輝程嘗作記孝者所以孝為忠與孝也今欲訓天下士以忠孝而孝校

之制乃出於不忠不孝之人不亦難乎儒用夫文字舍法壞人多龜山嘗立論高抑崇曾見龜山大孝初與召為司業善類頗屬望到彼一切放倒三舍法却在渠手中成

莫賈子道山否王子合曰聞那時只是取法於一舊老吏浩
曰秦會之是舊大率中人想是居他向日所行了曰高公不
合與承當高公大率不立五峯嘗有書責他浩
先生曰論本朝南渡以來其初立法甚放寬蓋欲聚人不知後
來放緊便不得盡

今之法大槩用唐法薄

問今三代之法或可見於律中否曰律自秦漢以來歷代修改
皆不可得而見矣如漢律文簡與後代修改今亦不可見矣
薄

律是歷代相傳勅是大祖時修律經而勅重如勅中刺面編配
律中無之只是流若干理即今之白面編管是也勅中上刑
重而下刑輕如律中杖一百實有一百勅中則折之為二十
五折今世斷獄只是勅中無方用律同

因言律極好刑極後來勅令格式罪皆大重不如律乾道淳熙

新書更雜亂一時法官不識制法本意不合於理者甚多
又或有是計囑妄立條例者如母已出嫁欲賣產業必須出
母著押之類此皆非理必是當時有計囑而創此條也孝宗
不喜此書嘗令修之不知修得如何個

刑統大字是歷代相傳注字是世宗時修

舊來勅令文辭與雅近自殊淺俗類多

宋晉公曰應從而違據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謂子不從父
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
而不從力可供而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薄

或問勅令格式如何分別曰此四字乃神宗朝定法時綱領本
朝止有編勅後來乃命群臣脩定元豐中執政安燾等上所
定勅令上諭燾曰設於此而違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而使
彼勅之謂之式禁於味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勅脩書者
要當知此若其書完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此事

已如其文如此時出示學者因記神廟天資絕人觀此數語首是分
 別得好格如五服制度其親當其服某服當其時各有限極
 所謂設於此而逆彼之至之謂也式如磨勘轉官求恩澤封
 贈之類只依箇樣子寫去所謂設於此而使彼効之謂也
 今則條令禁制其事不得為某事違者有罰之類所謂禁於
 未然者勅則是已結此事依條斷遣之類所謂治其已然者
 格令式在前勅在後則有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底意思今但
 欲尊勅字以勅居前令格式在後則與不教而殺者何異殊
 非當時本指又問伊川云余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如
 此何故曰律是刑統此書其意疑是歷代所有傳襲下來至
 周世宗命賈儼注解過名曰刑統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
 用勅令大槩勅令之法皆重於刑統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
 八分書伊甫之見必竟高世俗之偶用
 其事合當如何這謂之令如某功得幾等賞其罪得幾等罰這

謂之格凡事有箇樣子如今家保狀式之類這謂之式某事
 當如何斷某事當如何行這謂之勅今人呼為勅令格式據
 某看合呼為令格式勅勅是令格式所不行處故斷之以勅
 某在漳州曾編得戶婚兩門法賀孫
 本合是先令而後勅先教後刑之意自荆公用事以來方定為
 勅令格式之序德明

唐藩鎮權重為朝廷之患今日州郡權輕却不能生事又却無
 以制盜賊或曰此亦緣介父刮州郡大甚曰也不專是介
 父且如仁宗時淮南盜賊發晁仲約知高郵軍反以今帛牛
 酒使人買覓他去富鄭公欲誅其人范文正公謂他既無錢
 又無兵却教他将甚去殺賊得他和解得去不殘破州郡亦
 自好只是介父後來又甚州郡禁軍有關額處都不補錢糧
 及欲解發歸朝廷謂之封椿關額禁軍錢係提刑司管文蔚
 經制錢宣和間用兵經制使所創總制錢紹興初用兵總制使

所創記姓名應于稅錢物雜色場務納錢每貫刻五十文作頭子錢括之為二色錢以分毫積計大計多况其大者

經制錢陳亨伯所創蓋因方臘反童貫討之亨伯為隨軍轉運使朝廷以其權輕又重為經制使患軍用不足創為此名以收州縣之財當時大獲其利然立此制時明言軍罷而止其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興四年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畧倣經制為之十一年經界法行民間印契多信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立額至次年則其數大虧乃令州縣添補解發自遂州縣大困朝廷亦知之議者乃請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額却不

知中制者乃所添補之歲其額猶為重也因仍至今頃年得江西憲時陞對日亦嘗為孝宗言之蓋此政是憲司職事文

曰亨伯創經制錢時其兄弟有名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為作俑之罪祖先將不祀矣廣一

德粹語發源納銀之弊方伯謨因問和買先生言其初曰今日

往紹興最重舊地如買數時兩浙運使乃紹興人朝廷批降

三十萬匹與浙東紹興受四十萬是時都吏乃會稽縣人會

稽天受多惟餘姚令不肯受為其民以瓦礫擲之不得已受

歸而其數少恨不記其名滕云婺源乃汪內翰鄉邑汪知鄉

郡朝廷初降月椿時會諸縣令于廷婺源令偶言丹楊鄉民

頑注本此鄉人以令為議之先勒令受十分之四分三釐至

於今為害先生曰曠昔創封椿時本無實數只是賴州縣且

如常平中一項錢亦許椿數提舉司錢今日又解明日又解

解必有限彼豈不米爭以此觀之事皆係作始不是可李

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才破這一分便不推但破得一百貫

謂之破分便任自曾丞相仲欽為戶部時便不用這法須要

催及至今所以如此也
所在上供銀皆分配諸縣獨建寧因吳公路作憲算就鹽綱上
納雖是算在綱上中間作舊科數諸縣甚者至科民間買綱

後沈公雅來却檢會前時行下指揮遂罷買上供銀道
張定叟尚書云青城每郊用木十五萬縑縛幕屋事已撤去皆
諸端得之其費出於臨安渠知府日嘗奏乞後本府出錢蓋
屋庶免逐郊費用不致闕租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九

本朝三

自國初至熙寧人物

因論唐初國初人才云國初人材是五代時已生得了穆明

太宗朝一時人多尚文中子蓋見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書

頗說治道故也然不得其要范文正公雖有欲為之志然也

處不精密失照管處多罅罅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如唐人但

說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說得透

問本朝宰相孰優曰各有所長力行

趙幾道云本朝宰相但一味度量而已曰寬和溫柔足以有容

固好又須發強剛毅足以有執則得大雅

宰相薦張詠賢曾受一曹司甚忌詠賢後以兄事之舉此一

事齊賢可知矣先生曰祖宗時人樸實如此今好薦章如此

乃是一言章也揚

李文靖只做得如此若有學便可做三代事真宗晚年豈有如此

此等事揚
談苑說李文靖沒口執事極好可謂鎮浮然與不與利害皆落
一偏胡不廣求有道賢德興起至治也方

李文靖重厚沉密嘗寓京師亦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轎至下轎
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面然儀度甚美入文靖房而出出眾
訝之以為文靖如此却引得這般人來遂問之文靖亦只依
遠應之曰亦言其前程之類何足信深語之文靖曰諸公曾
見其面乎一面都是目樹文靖為

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是前輩
都不以此事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廉耻振作上氣曰如
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相

問王沂公云是欲已出怨便誰當似此不可為通法否曰它只

說不款牢籠人才說使必自我門下它亦未嘗不薦人相

先生前日曾論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不

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

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

公只德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

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問范文正作百官圖以獻其意如何

曰它只說如此遷轉即是公如此遷轉即是私呂許公當因

有無故躡等用人處故范公進此圖於仁宗因舉詩云誨爾

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做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驟

擢作侍從雖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緊要為人主者便須知把

他擢作侍從如何不把做諫議大夫之類相

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

為開封府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

趙遷某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呂相呂不

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
紀邊乃以公經畧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
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
神道碑有惜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
乃以為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
刪也如叢談所記說得更乖某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
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
平日曾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嘗獲
更有匿怨之意况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
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
日既排申公今日若獎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
不知乃翁心事政不知此歐陽公問其刊去碑中數語甚不
樂也問後來正獻亦及識范公否曰正獻迎判潁州時歐陽
公為守范公知青州過潁謁之因語正獻曰大博近失者亦

歐陽永叔在此宜頗近筆硯異時同薦三人則王荆公司馬
溫公及正獻公也其知人如此又曰呂公所引如張方平王
拱辰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終是不樂范公張安道過失更名
但以東坡父子懷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說他好今人又
好看蘇文所以例皆稱之介甫文字中有說他不好如人既
不看已又不信儒用

呂申公斥逐范文正諸人至晚年復收用之范公亦竭其底蘊
而為之用這見文正高處忠宣辨歐公銘志事實復是不足
文正道夫

范文正傑出之才

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
到耳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
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
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俸到第四五等人氣宇

厭亡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壹流矣道大

范文正公嘗云浙人輕佛易動冥戒之子蒙

某嘗說呂夷簡家是个無能底人令人却說他有相業會處置事不知何者為相業何者善處置為相正要以進退人才為先使四夷聞知上所豈畏方其為相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踴躍之士如石曼卿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接皆是半間不界無狀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於昏亂及一旦不柰元昊何遂及揆與范文正公若非范文正公則西方之事決定弄得即當無如之何矣今人以他為有相業深所未曉子蒙

因言仁宗朝講書揚安國之徒一時聚得幾個朴純無能之人可笑先生曰此事緣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知蘇子美梅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望雖皆是君子然輕儻戲譁又多分流品一時許公為相張安道為御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惡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蘇子美又杜祁公壻杜是時為相蘇為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當設紙錢為飲燕之費其蘇承例賣故帝因出已錢添助為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別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頓手而蘇不肯於是及招兩軍妓作樂爛飲作為傲歌王勝之飲柔句云歌倒大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這一隊專探伺他敗闕才問此句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奴即令中官捕捉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為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物聽仁宗怒少解而館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相子美除名為民永不叙復子美居湖州有詩曰不及鷄竿下坐人言不得比罪人引赦免放也雖是拱辰安道輩攻之甚急然亦只這幾個輕薄做得不是縱

有時名然所為如此終亦何補於天下國家和仁宗於是懲
才士輕薄之弊這幾個承意旨及援引純朴持重之人以愚
仁宗凡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是
時張安道為御史中丞助呂公以攻范卓

陳執中俗吏然執法仁廟謂惟此人不瞞人近世樂顯近似之稱
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回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
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懲其弊為之不
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袞將去遂成風俗後漢名節至於本
年有責已賤人之弊如皇甫規鄉人見之却問卿前在鴈門
食鴈美乎舉此可見積此不已其勢必至於虛浮入老莊相
袞到齊梁間又不復如此只是作一般艷辭君臣賡歌製續
之語不以為怪隋之辭章乃起於煬帝進士科至不成科目
故遂袞纏至唐及本朝然後此理復明正如人有病今日一
病明日變一病不成要將此病變作彼病某問已前皆袞纏

成風俗本朝道李之盛豈是袞纏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
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祖洙有石守道湖州
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
忘此數公依舊尊他若如楊刘之徒作四六駢儷之文又非
此比然數人者皆天資高知尊王黜霸明義去利但只是如
此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某問安定李甚盛何故無傳曰
當時所講止此只此門人受去做官死後便已嘗言刘彞善
治水後來果然彞有一部詩遇水必便廣說解編云刘彞
稍說彞詩解如難忘某又問以前說後漢之風皆以為起
於嚴子陵近來說又別曰前漢末極有名節人光武起極崇
儒重道尊經術後世以為法如見焚英築壇場猶待神明嚴
子陵直分明是隱士渠高氣遠邁直是不屈又論其不矯激
呂伯恭作祠堂記却云它中和嘗問之嚴子陵何須如此說
使它有知問之豈不發一笑因說前輩如李泰伯門議論只

說貴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劫人之聽却是矯激然猶有以
使人奮起今日預要作中和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
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
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
高胡文定父子極喜此語大抵前輩議論麗而大今日議論
細而小不可不理會其間此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
且自立可齊

論安定規模雖少踈然知廣大著實如孫明復春秋雖過當然
占得氣象好如陳古靈文字尤好嘗過台州見一豐碑說孔
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時世漸好故此等人出有魯一變氣象
其後遂有二先生若當時稍加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
可以一變而乃為王氏所壞問當時如此積漸將成而壞於
王氏莫亦是有氣象曰然可齊

因言兼山艾軒二氏中庸曰程子未出時如胡安定石守道孫
明復諸人說話雖麗踈未盡精妙却低下正更如古靈先生
文字都好道夫云只如論俗一文極為平正簡易曰許多事
都說盡也見他一人冒襟盡包得許多又曰大抵事亦自有
時如程子未出而諸公已自如此平正道夫

本朝孫石輩忽然出來發明一个平正底道理自好前代亦無
此等人如韓退之已自五分來只是說文章若非後來關洛
諸公出來孫石便是第一等人孫較弱石健甚硬做

問孫明復如何恁地惡胡安定曰安定較和易明復却剛勁或
曰孫泰山也是大故剛介曰明復未得為介石守道却可謂
剛介善剛

石守道只是麗若其名利嗜欲之類直是打疊得伶俐所以
不動心也揚

喜祐前輩如此身重胡安於義理不分明然是其氣象揚
問安定平日所講論今齊僑否曰並無薛士龍在湖州嘗以書曰

問之回云云無如當初取湖州學法以為大李法今此法無今日法乃蔡京之法又云祖宗以來李者但守注疏其後便論道如二蘇直是要論道但注疏如何棄得可李

安定太山祖徠廬陵諸公以來皆無今日之術數老蘇有九分來許罪揚

安知胡先生只據他所知說得義理平正明白無一此玄妙近有一輩人別說一般惹邪底禪說話禪亦不是如此只是不曾見那禪師便是被他笑。揚錄云徐子儀之徒

因論李泰伯曰當時國家治時節好所論皆勁正如此曾南豐携歐公書往餘杭見范文正范文正云歐九得書令將錢與公今已椿得甚處錢留公矣亦欲少款適聞李先生來欲出却逐之云云

問李方叔注咏喜以書來稱本朝人物甚盛而功業不及於漢唐只緣是要去小人先生曰是何等議論小人如何不去得

自是不可合之物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觀仁宗用韓范富諸公是其次第只為小人所害及韓富再當國前日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經念佛緣是小人在傍故耳若謂小人不可去則舜當時去四凶是錯了可李問方君意謂不與小人競則身安可以做事曰不去小人如何身得安劉晦伯云有人說泰卦內君子外小人為君子在內

外小人在外小人道消乃是變為君子曰亦有此理聖人亦有容小人處又是一截事且當看正當處使小人變為君子固好只是不能得如此可李云小人譖君子須知以朋黨跋逆曰如此則一網可打盡雖是如此然君子亦不可過當如元祐諸公行蔡新州事却不是渠固有罪然以作詩行重責大不可然當元祐時只行遣渠一人至紹聖則禍甚酷以此觀君子之於小人未能及其毫毛而小人之於君子其禍常大安可不去可李

韓富初來時要拈洗做過做不得出去及再來亦只隨時了遇
聖明如此猶做不得揚至

富鄭公與韓魏公議不合富恨之不吊魏公喪富公守某州
曾直為尉父不之任在路遷延富有所問大怒及到遂不與
交割後幕幹勸之方肯及魯直在史館修韓魏公傳使人問
富言弔韓喪否知其不曾遂以此事送下案中遂成案底後
人雖欲修去此事而有案底竟不可去魯直也可謂市但魏
公年亡却使人去鄭公家上壽恁地便是富不如韓較寬

大義剛

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更能論列上面不從他也
委曲作个道理着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後
來遂被人言雖如此畢竟要是不得今事有不便但當如
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理減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則
有去而已如富公直截自用已意則不可也端蒙

歐公章疏言地震山石崩入于海某謂正是羸豕乎踴躍之義

當極治時已自我培得這般物在這裏了故直至如今道夫
先生因泛言交際之道云先入曾有雜錄冊子記李仲和之祖
現觀同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
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託以他事
不入他口復招殿意厯其季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
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竟不
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與鄉郡先生因嗟嘆前輩立已接人
之嚴蓋如此方二公為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入所謂言行
必稽其所終慮其所做也或言近有為鄉邑者泛接部內上
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無所不至後來遇事入手處之頗有
掣肘慶曰為邑之長此等處當有限節若脫畧繩墨其末流
之弊必至於此包李之事可為法也時李

張乘崔云陽是人有罪而未書案尚變得陰是已書案更變不

得此人曾見希夷來言亦似大極圖節

趙叔平亦厚善人也平生做工夫欲驗心善惡之多少以一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間置一虛器才一善念動則取白豆投其中惡念動則取黑豆投其中至夜則倒虛器中之豆觀其黑白以驗善惡之多少初間黑多而白少久之漸一較又久之則白多而黑少又久則和豆也無了便是心純一於善矣或曰恐無此理曰前輩有一種工夫如此若能持敬則不消如此心煩自然當下便復於善矣

陳烈字李慈行甚高然古性大甚使其知義理之正是如何樣有力量惜其只一向從一邊去辭官表甚古橫渠嘗稱之温公薨陳上表慰國家張文潛集中有代范忠宣答其表書

陳烈辭官表上謂似尚書之文陳好行古礼其妻厭之而求去人遂誣陳思其妻醜而山之揚

陳烈初年讀書不理會得又不記因讀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謝絕人事靜坐室中數月後看文字記性加數倍又聰明揚

阮逸撰元經閔郎易李靖問對見後山談叢尚
崔正言奏議亦好又問曾看劉質夫春秋謝顛道胡明仲集香膏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一計三十五版

本朝四

自熙寧至靖康用人

問荆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聰明絕人與群臣說話往仁領畧不
去才與介甫說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說底意思所以君臣相
得甚懽向見何萬一之少年時所著數論其間有說云本朝
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以來廟論主於安靜凡有建明
便以生事歸之馴至後來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仁
宗朝是甚次第時節國勢却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
已自有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所以當時謚
之曰英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難得
恰好却又撞着介甫出來承當所以作壞得如此又曰介甫
變法故有以召亂後來又却不別去整理一向放倒亦無緣

治安

儒用○以
下荆公

論王荆公遇神宗可謂千載一時惜乎渠李術不是後來直墮
到恁地問荆公初起便挾術教為後來如此曰渠初來只是
要做事到後面為人所攻便無去就不觀荆公日錄無以知
其本末它直是強辯邈視一世如文潞公更不敢出一語問
溫公所作如何曰渠亦只見荆公不是便倒一邊如東坡當
初議論亦要變法後來皆改了又問神宗元豐之政又却不
要荆公曰神宗盡得荆公許多伎倆更何用他到元豐間事
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又問明道橫渠初
見時皆許以峻用後來乃如此莫是荆公說已行故然曰正
如吾友適說徐子宜上殿極蒙褒獎然事却不行曰設使橫
渠明道用於當時神宗盡得其學他日還自做否曰不然使
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為根本
君心既正他日雖欲自為亦不可又云富韓公召來只是要
去語人云入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某云韓公當仁廟再

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復如舊時曰
此事看得極好當記取又問使范文正公當此定不肯回曰
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似前日可幸
荆公初作江東提刑回來奏事上萬言書其間一節云今之小
官俸薄不足以養廉必當有以益之然當今財用匱乏而後
為此論人必以為不可行然天下之財未嘗不足特不知生
財之道無善理財之人故常患其不足神宗甚善其言後來
總統參政第二日便專指置理財編置回易庫以籠天下之
利謂周禮泉府之職正是如此却不知周公之制只是為天下
之貨有不售則商旅留滯而不能行故以官錢買之使後來
有欲買者官中却給与之初未嘗以此求利息也時奉云凡
國之財用取具焉則是國家有大費用皆給於此豈得謂之
不取利邪朝廷財用但可支常費耳設有慶故之來定無可
以應之曰國家百年承平其實規模未立持幸其無事耳若

有大變豈能支邪神宗一日聞回易庫零細賣其果子之類
因云此非朝廷之體荆公乃曰國家創置有司正欲領其繁
細若回易庫中雖一文之物亦當不憚出納乃有司之職非
人君所當問若人居問及此則乃為繁碎而失體也其說甚
高故神宗信之特奉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蓋那時也
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上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
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道夫問新
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為非曰自是三
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為之必不至恁地很銀問若專用
韓富則事體如何曰二公也只守舊專用温公如何曰他又
別是一格又問若是二程出來擔負莫須別否曰若如明道
十事須還他全別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
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道夫

呂氏家傳載荆公當時與中公極相好新法亦皆商量來故行
新法時甚望申公相助又用明道作條例司皆是望諸賢之
助是時想見其意好後來及背了初意所以諸賢及不送明
道行狀不載條例司事此却好分明載其始末

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碩膚赤烏几
凡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聖人為先生曰
此言最說得荆公著

荆公德行孝則非若海

先生論荆公之孝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洞視千
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但無力量做得
來半上落下底則其膚淺如庸醫不識病只胡乱下那沒緊
要底藥便不至於殺人若荆公輩他硬見從那一邊去則如
不識病證而便下大黃附子底藥便至於殺人

劉叔通言王介甫其心本欲採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致然曰

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却將砒霜與人喫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拯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拯人然其術足以殺豈可謂非其罪個人

因語荆公陸子靜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語之云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且居甫問荆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滅裂也當初便只為簡要似一苦行然某問明道共政之說亦是推曰是權若從所說縱未十分好亦不至如它日之甚問章子厚說溫公以母政子不是此說却好曰當時亦是溫公見得事急且把做題目問溫公當路却亦如荆公不通商量曰溫公亦只是見得前日不是已又已病急欲救世耳魯宗於宣仁有憾故子厚輩得入其親政次日即召中官范淳夫疏拳上君臣之間只說到此向上去不得其如之何問宣仁不還政如何曰王彥霖年錄一

段可見當對宣仁論君子小人彥霖云太皇於宮中須說與皇帝曰亦晏說孫兒都未理會得觀此一節想是以未可分付故不放下宣仁性極剛烈蔡新州之事行遣極重曰當時若不得范忠宣救殺了他上曰諸公禍又重曰賴有此目又問韓師朴曾子宣建中事如何曰渠二人却要和會子宣曰錄極見渠心迹當時商量云左除却軾轍右除却京下此意亦好後來元祐人漸多頗攻其短子宣却反悔師朴無如之何又問蔡京之來乃師朴所引欲以傾子宣曰京入朝師朴遣子迎之十里子宣却遣子迎之二十里京既入和二人皆打出可奉蔡京使之韓師朴是汪聖錫嘗問某云了翁政日錄其說是否應之曰不是曰如何不是曰若言荆公李術之繆見識之差誤神廟委任則可意云若言荆公李術之繆見識之差誤神廟委任則可加又云荆公自增加如此則是彼所言皆是但不合增加其

辭以誣宗庙耳又以某書大祖用兵何必有名真宗橋誣上天為謗宗祖此只是托詩他元不曾就道理上理會如何說

得他倒方子

伯豐問曰明尊堯集曰只似討開却不於道理上理會蓋它止

是於利害上見得於義理全疎如介甫心術隱微處都不曾

攻得却只是把持如曰謂大祖濫殺有罪謂真宗矯誣上天

皆把持語也龜山集中有攻日錄數段却好蓋龜山長於攻

王氏然三經義辨中亦有不必辨者却有當辨而不會辨者

王氏新經徒有好處蓋其極平生心力豈無見得著處因奉書

中改古注點可數處云皆如此讀得好此等文字其嘗欲看

一遍與據撮其好者而未暇貨孫

三舍士人守得荆公李甚固錄

陳後山說人為荆公李笑作轉般倉棹畫手致無高麗餘但有虧

欠東坡云荆公之李未嘗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周已此皆說

得未是若荆公之李是使人上同已俱入於是何不可之有

今却說未嘗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說話若使弥望皆森

稷都無稂莠亦何不可只為荆公之李自有未是處耳抹

荆公作字說時只在一禪寺中禪床前置筆硯掩一龕燈人有

書輪來者拈封皮埋放一邊就倒禪床睡少時又忽然起來

寫一兩字看來都不曾眠字本來無許多義理他要箇个如

此做出來又要照顧得前後要相貫通

介甫解佛經亦不是解揭帝揭帝云揭其所以為帝者而示之

不知此是胡語

唐均林夫力疏荆公對神宗前叱荆公每誦其跡一段竟又問

云王安石是如此也無荆公力辨之詞云在墜不前尚如此

不臣詞初附荆公荆公不曾故用故後誡之詞初欲言時就

曾魯公借錢三百千以言荆公了必見逐費用以作裹足曾

以其作言事官借與之後得罪逐曾監取其錢而後放行

蜚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季曰二公之季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
 加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
 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狠狠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
 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狠狠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
 用臣之言雖此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狠狠更
 不復言矣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道
 荆公後來所以全不用許多儒臣也是各家都說得沒理會如
 東坡以前建設許多如均戶口較賦役教戰守定軍制倡勇
 敵之類是然要出來整理弊壞處後來荆公故出東坡又却
 底底翻轉云也無一事可做如揀汰軍兵也說怕人恐前進
 士忌例也說士人失望恁地都一齊沒理會始得且如役法
 當時只怕道衙前之役易致破蕩當時於此合理會如何得
 會破蕩是以道文集有論役法處煞好變
 蘇軾更法亦是勢當如此凡荆公所變更者初時東坡亦欲為

之及見荆公做得紛擾狠狠遂不復言却去攻他如荆公初
 上底書所言皆是至後來却做得不是自荆公以收法致天
 下之亂入遂以因循為當然天下之弊所以未知所終也如
 介甫初與呂吉甫好時常簡帖往來其一云勿令上知後來不足
 呂遂繳奏之神宗亦胡乱藏搶了介甫只好人奉已故与呂
 合若東坡門不順已硬要治他如何天生得恁地狠義剛
 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如何評品曰陸象山嘗記之矣何待
 它人問莫只是李術錯否曰天姿亦有拗強如曰若李術是
 底此樣天姿却更有力量也曰然味
 介甫每得新文字窮日夜閱之喜食羊頭饅家人供至或道看
 文字信手撮入口不暇用筋過食亦不覺至於生患且道將
 此心應事安得會不錯不讀書時常入書院有外甥慚李怕
 他入書院多方討新文字得之只顧看文字不暇入書院故
 因論王氏之季而曰元澤幼即穎悟嘗有人籠獐鹿各一以遺

亦父元澤時俱未識也或問之曰孰為鹿孰為獐元澤曰獐

邊者是鹿七邊者是獐其後解經六抵類此也

世上有極本分三字只是無人肯行且如蘇氏之李却成个物事

若王氏之李都不成物事人却偏要去李這便是不依本分近

看情古圖更不成文理更不可理會也是怪其中說一旅字云王

曰變也這自古解作象他却要信地說時是說王氏較香得

些子這是要取奉那王氏但信地也取奉得來不好義剛

先生取荆公奏藁進却侯家傳者今人傑讀之讓觀如藁藁及

公說則其事都不成做人傑云藁侯有智畧如勸肅宗先取

范陽亦好曰此策誠善彼勸肅宗未可取兩京者欲以兩京

繫其四將惜乎不用也人傑云荆公保甲行於畿甸其始固

啼人情元祐諸公盡罷之却是壞其已成之法曰固是近張

元德亦有此議論寄來因言元祐諸公大畧有偏短多如此

人傑云如棄地與西夏亦未安曰當時如呂微仲自以為不

然蓋呂西人知其利害其他諸公所見恨不得納諸其懷其

意待西夏強時只欲早異請和耳因言本朝養兵蠹國更

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大祖初定天

下將諸軍分隸州郡特寄養耳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

明其為禁衛也其將校乃衙前今所謂都知兵馬使謂之教

練乃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之遺制鈐轄都部署

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今州鈐路鈐總管皆無職事

但大閱時供職一兩日耳潭州有八指揮其制皆廢弛而飛

虎一軍獨惑人皆謂辛幼安之力以某觀之當時何不整理

親軍自是可用却別創一軍又增其費又今之江上也駐祖

宗時亦無之某之意欲使更戍於州郡可以漸汰將兵然這

話難說又今之兩淮荆襄義勇皆可用但人多不之思耳傑

廢廣濶云惜蓋此是已成之法荆公初時人固有疑者後來做

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人送已則不能也個

溫公嘗試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為活其說以為民能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溫公集中自有一段如此說也說得好却說他人以生為生育之生者不然松論如此其舊時這般文字及了齋集之類及用子細看過其有論此等去處及拈出看少年被病翁監看他許人看要入讀其有議論好處被他監讀熟喫工夫又云了翁集後面說禪更沒討頭死病翁笑曰這老子後來說話如此想是病心風個

正獻為溫公言佛家心法只取其簡要此呂氏之李也方

問明道論元祐事須並用熙豐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此數人者共變其法且誘他入脚來做問如此却似任術曰知事亦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誠為之此數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須是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祐諸公治得此黨大峻亦不待其服罪溫公論按法踈畧悉為章子厚所駁只一向罷逐不問

所論是非却是大峻急然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害事德明

元祐諸公大綱正只是多踈所以後來熙豐諸人得以及倒場元祐諸賢議論大率凡事有極見定底意思蓋矯熙豐事張之夫而不知其墮於因循既有个天下兵須用練弊須用革事須用整頓如何一切不為得又曰元祐諸賢多是閉著門說道理底後來見諸行事如趙元顧意思是其源流大畧可睹矣儒用

熙豐時諸人生財治獄紛起可畏一人嘗以獄事累及呂申公申公時為樞密其人帶吏直入樞府令申公供文字之類甚無禮後元祐間例治此等入申公遂以其嘗治已之故恐人以為私報之讐遂特輕之當時人以此是美之先生曰只是莫過行遣至當得這般罪名與他行遣此如替是病場

元祐特立一司名理訴所令熙豐間有所在抑者及來雪理此

元祐人之過也後徽宗即位求言人盡言之後為蔡京將放
有說熙豐不好者盡罪之以鍾世美第一蘇季明亦以此得
罪揚

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欠缺如曹鑑
極好讀之亦不無憾道夫

范淳夫論治道題極善到說義理欠却有未精當

范淳夫說論語較麗要知却有分明好如唐體文章議論最
好不知當時也是此道將明如何便教諸公都恁地白直某

嘗看文字見說得好便尋他來歷便是出於好人之門顯

范淳夫講義做得條暢此等正是他所長說得出能如此錢必
范淳夫不可曉招李方叔教其子溫輩溫儲又嘗薦陳元輿自

代若道要純謹李方叔初不純謹若道要李術議論元輿又
不是這樣人德明

韓持國趙清獻俱李佛向在揚州見清獻公家書雖云尋常言

語奉持亦謹居蒙清苦之甚韓持國卧病令家人奏樂於前
就床上輾轉稱快以此而觀則清獻所得多矣德明

正淳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至說道無真假則誤甚
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真假所以言無克若知道有真假則知
假者在所當克也必大

南豐與兄看來是不足觀其兄與歐公帖可見義剛

曾南豐初亦耿上後連與數郡欲入而不得故在福建亦進勃

子後得滄州過關上殿荀子方為說說謂本朝之盛自三代
以下所無後面畧上說要戒懼寺語所謂勸百而諷一也然
其文極妙

曾子固初與介甫極厚善入館後出俸會稽今集中有詩云知

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必是曾諫介甫來介甫不樂故其當

國不曾引用後介甫罷相子固方召入又却專一進諛辭歸
美神宗更新法度得介中書舍人丁艱而歸不久遂亡不知

更活幾年又做如何合殺子宣在後一向做出踈脫初子宣有意調停不立元祐亦不立元豐遂有達中靖國年魏如豐相之陳瑩中却志字輩皆其所引却又被諸公特攻其短子宣不堪有作之使去國者其弟子開有書與子宣云某人者皆特名流今置閑處蓋為是也後韓忠彥欲擠子宣遂引蔡京入來子宣知之反欲通懇勸於京忠彥方遣其子迂京則子宣之子已將父命迎之於二十里外矣先時子宣攻京其力至是遂不復誰何凡京有所論奏不曰京之言是則曰京之言善又不自知其踈脫載之日錄儒用

問劉元城不知培植君子之黨才一小事便一向搏擊以致君子盡去而小人用矣此其過否曰過不在此是他見識有病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是他不知言且如說伊川他只見得祖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道不是渠不知輔導少正之理當如此故伊川一向被他論列是他見識只如此又如蔡新州高

被他當時自謂有定策功宣仁亦甚惡之謂須與他痛治恐後來皇帝被人惑治他不得元城亦欲因其詩以治之當時執政侍從臺諫有不欲治蔡者一切逐去蓋以詩治人自不正因此以治彼罪又不是詩湖說何足道定策謀他又不說了又無緣治得他都不消問了其本原只在開導人垂心術使人主知不賞私恩不罰私怨之理則蔡何足慮元城亦不是私意只是言不當如此却不知以詩治人下當又欲絕其定策姦謀如此治之豈不使人主益疑後蔡死其家果詐寬謂蔡有定策功諸人忌之遂起大禍後治元祐諸公皆為蔡報怨也溫公治時必不如此揚

問黃履邢恕少居大李邢固俊拔黃亦謹厚力李復業二人却如此狼狽曰它固會讀書只是自做人不好然黃却是個自直底人只是昏愚無見識又愛官我故為邢所誘壞邢則有意於為惡又濟之以才故罪過多個

刑恕本不定疊知隨州時溫公猶未絕之與通書只是明道康節看得好康節詩云慎勿輕為西晉風明道語見上蔡錄中便不得下說處開封劄子事只是後來撰出當時無此事辨誣中有妄謂二字德明

刑恕少年見諸公時亦似好先生曰自來便尖利出頭不確實到處裏去入作章惇用林希作御史希擊伊川只俟刑叔便擊之恕言於哲宗臣於程某嘗事之以師友今便以程某斬作千段臣亦不救當時治恕者皆尋得明道行狀後所載說即本此治之恕過惡如此皆不問只在這一邊者有豪髮必治之揚

刑恕令王直方父為高竒其做一脫宣仁欲廢哲宗事由文字令高上之人初不知之直方臨死以文字籠分人籠中有其文字在其說謂宣仁欲立其所生神宗弟徐度侍郎云便是立神宗弟亦無不是提

蘇子容薦李清臣清臣一對便說繼述事蘇聞之駭然出語李曰邦直將作好官振

擢

因論高甲人及葉祖合曰此人本無才能但射方尊尚介甫之李祖洽多用其說且因而推尊之故作第一人黜編拜上封

品凡下又不敢望新進用事之人提拔不起當時不甚擢用歐陽文忠公元祐固是無緣用他及至紹聖間復行紹述之說依書在閑如無聊之甚遂自詭以為熙豐舊人知熙豐事為祥又謂趙挺

之亦熙豐舊嘗薦為臣蒙擢在言路乞召問之士大夫會得忠失固無所不至然未有若祖治之甚者或謂此等入亦緣科第高要做官取牽引得如此曰只是自家無志若是有志底

自然牽引它不得蓋他氣力大如大魚相以看是甚稠都迸裂出去才被這些子引動便是元無氣力病人如張子韶注聖錫王龜齡一樣底人如何牽得池儒用

莊仲問本朝名公有說得好者於行上全不相應是如向曰有一等人能談仁義之道做事却乖此与鬼念大悲咒一般更無奈何他处又曰只是知得不明之故筆談言士人門做文字問即不會用則不錯者皆是也豈可便以言取人然亦不可以人廢言說得好处須還他好始得如孟子取陽虎之言但其用意別耳友仁

學中策問蘇程之孝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為姦程氏以蘇氏為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道夫問坡公苦与洛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礼自將却恐他来撿點故恁說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处亦自此来曰固是又云老蘇辨姦初問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着遂中也

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惟近者必尺左右越其為好也明日亦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性上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為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卸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為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為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尽後愁裏過杜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為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為又豈不為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行所孝則事亦未可知後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撿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尽聚朝廷之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

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覓得他不好道蘇及附
或問東坡若与明道同朝能順從否曰這也未見得明道終是
和粹不甚嚴厲東坡称濂溪只是在他前不與同時同事因
說當時諸公之爭看當時如此不當論相容与不相容只看
是因甚麼不同各家所爭是爭不甚麼東坡與荆公固是爭
新法東坡與伊川是爭箇甚麼只看這知曲直自顯然可見
向用別商量只看東坡所說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敬字看
這說話只要奮筆將臂放意肆志無所不為便是只看這知
是非曲直自易見論來若說爭只是非若是非若是雖斬首完
曾亦有所不顧若不是雖日食萬錢日遷九官亦只是不是
看來別無道理只有箇是非若不理會得是非分明便不成
人若見得是非方做得人這知是知便是人立脚底地盤向
前去雖然更有裏面子細知要知大原頭只在這裏且要理
會這箇教明白始得這知是知便是知是道便是所謂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之所以流行只是這個做得是
便合道理不是便不合道理所謂孝問也只在這裏所以
大孝要玩格物致知一件物事固當十分好若七分好二
分不好也要分明這箇道理直是要分明細入於毫髮更無
些子夾雜又云東坡如此做人到少間便節排廢了許多端
人正士却一齊引許多不律底人來如秦黃雖是向上也只
是不律細細看直東坡雖然踈闊却無毒子由不做聲却陰
少游文字無弱都不及衆人得與諸蘇並稱是如何子由初
上書蘇有变法意只當是時非獨荆公要如此諸賢都有变
更意賀孫

問二蘇之孝得於佛老於這邊道理元無見知所以其說多走
作曰看来只是不會子細讀書它見佛家之說直截簡易驚
動人耳目所以都被引去聖人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
之其數日來因閑思聖人所以說个格物字工夫尽在這裏

今人都是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然格物亦多般有只格得一兩分而休者有格得三四分而休者有格得四五分五六分者格到五六分者已為難得今人元不曾格物所以見識極卑都被他引將去二蘇所以主張个一奠中者只是要信令兩不分別所以橫說豎說善作惡作都不害道理也然當時人又未有能如它之說者所以都被他說動了故某嘗說今人容易為異說引去者只是見識低只要鷄突包藏不敢說破總說破便露脚手所以都將一奠中蓋了則無面目無方所人不得而非之

二蘇呼喚得名字都不是了振

兩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鷄突無是如人豈可以一已所見只管躋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得人底胡問東坡兄弟若用時皆無益於天下國家否曰就他分限而言亦各有用也論其極則亦不齊得事理

東坡議論大率前後不同如介甫未當國時是一樣議論及後來又是一樣議論

東坡只管罵王介甫介甫回不是但教東坡作宰相時引得秦少游黃魚直一隊進來壞得更猛薄

或問張安道為人何如曰不好如攻范黨時他大節自虧了後來為溫公攻擊章凡六七上神宗不聽遂除溫公過翰林李

士而張居職如故嘗見東坡為溫公神道碑叙溫公自翰林李士為御史中丞自御史中丞再為翰林李士嘗是之此一

節必有所以後觀溫公集乃知溫公以攻安道之故耳自翰

史過翰林而東坡兄弟懷其平日待遇之厚不問是非極力尊之故東坡刪去此一節不言其事遂令讀者有疑安道不

好又劉公_{湖州人}亦教章攻之而不見其首三章集中止

有第四章大槩言臣攻方平之短已具於前教奏中記得是最言其不孝之罪可惜不見蓋東坡尊方平而天下後世之

人以東坡兄弟之故遂為東坡請而隱其事併毀其疏以滅
踐其嘗問劉公之孫某求之而其家亦已無本矣方平嘗托
某人買妾其人為出數百千買妾方平受之而不償其直其
所為皆此類也安道是箇秦不收魏不管底人他又為正人
所惡這邊又為王介甫所惡蓋介甫是个修飭廉隅孝謹之
人而安道之徒平日苟簡放恣慣了縱見禮法之士必深惡
如老蘇作辨姦以譏介甫東坡語伊川皆此類耳論來介甫
初間極好他本是正人見天下之弊如此銳意欲更新之可
惜後來立脚不正壞了若論他甚樣資質孝行這幾个如何
及得他上門平日自恣慣了只見修飭廉隅不与已合者即
深詆之有何高見卓

溫公自翰林李士遷御史中丞累章論張方平所論不行自中
丞復為翰林李士東坡作溫公神道碑只說自中丞復為翰
林李士却節去論方平事為方平諱也某初時看更曉不得

後來看得溫公文集方知是如此文蔚

老蘇說得眼前利害事却好李蒙

因說老蘇曰不能言而蹉跎者有之未有言蹉跎而其中不蹉

跎者揚

三代節制之師老蘇權論不是

東坡善議論有氣節海若

東坡解經一作解莫教說着處直是好蓋是他筆力過人發明

得分外精神

東坡天資高明其議論文詞自有人不到如論語說亦煞有
好處但中間須有些漏綻出來如作歐公文集序先說得許
多天來底大恁地好了到結末處却只如此蓋不止龍頭蛇
尾矣當時若使他解虛心屈已鍛煉得成甚次第采迹

問東坡與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只是
說佛其他處又皆麓又問歐公如何曰淺久之天曰大槩皆

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與衰底事要
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
度日

東坡平時為文論利害如主意在那一邊利刃只管說那利其
間有害處亦都知只截匿不肯說欲其說之必行導

因論東坡刑賞論悉率而歸之仁義如是則仁義乃是不行已
而行之物只是作得一癡忠厚此說最碍理李者所當察到

東坡刑賞論大意好然意闊疎說不甚透只似刑賞全不柰人
何相似須是依本文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作主意

因論二蘇刑賞論極做得不是先生曰用刑聖人賞有不得已
之心用賞聖人常有不吝予之意此自是忠厚了若更於罪

之疑者從輕於功之疑者從重這尤是忠厚比是兩截之事卓
溫公墓碑云曰誠曰一人多議之然亦未有害誠者以其表裏

言之一者以其始終言之歟

坡公作溫公神道碑叙其事甚畧然其平生大致不踰於是矣這

見得眼目高處道夫曰其作富公碑甚詳曰溫公是他已為
行狀若富公則異於是矣又曰富公在朝不甚言坡公其子

弟求此文恐未必得而坡公銳然許之自今觀之蓋坡公欲
得此為題目以發明已意耳其首論富公使虜事豈肯然哉

道夫曰向見文字中有云富公在青州活飢民自以為勝
作中書令二十四考而使虜之功蓋不道也坡公之文非公

意矣曰復要知富公不喜而坡公樂道而張之意如何曰
意者富公嫌夫中國衰弱而夷狄盛強其為此卒實為下策

而坡公則欲救當時之弊故首以為言也先生良久乃曰富
公之策目知其下但當時無人承當故不得已而為之爾非

其志也使其道得行如所謂選擇監司等事一一舉行則內
治既強夷狄自服有不待於此矣今乃增幣通和正甚矣

坡公因紹聖元豐間用得來狼狽故假此說以發明其議

論爾道

東坡南安亭記說古人井田封建不可行今只有个亭校而已其間說舜遠不可及得如鄭子產為鄉校足矣如何便決定丁千萬世無人可以為舜只淨為子產又說古人於射時因觀者羣聚遂行選士之法此似今之聚場相撲相戲一飯可謂無稽之論自海外歸來大率立論皆如此

或問東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卒莫消長也只是老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否曰然又問此語莫也無病曰便是不如此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虛如代如何不消長既不往來不消長却是不甚底物事這个道理其來無其往無窮聖人但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夫只是說箇不已何嘗說不消長不往來它本要說得來高遠却不知說得不活了只是往者如斯盈虛者如代便是這道理流行不已也東坡之說便是擊法而四不

遷之說也又云盈虛者如代代字今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本皆作代字食字頃年蘇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字之義答之云如食邑之食猶言耳也史書言食邑其中食其邑是這樣食字今浙間陂塘之民謂之食利民戶亦此意也又云碑本後赤壁賦夢二道士二字當作一字疑筆誤也

須見得道理都透了而後能靜東坡云足之生慧不如慧之生定較速此說得也好

或言東坡雖說佛家語亦說得好先生曰他甚次第見識甚次第才智它見得那一道明亦曾丁工夫是以說得那一道透今世說佛也不曾做得他工夫說道也不曾做得此邊工夫只是虛飄飄地說說世輩

草堂劉先生曾見元城云嘗嘗與子瞻同在真院早起洗面了送諸房去胡說亂說被他撓得不成模樣人皆不得着卷子

及夜乃歸張燭一看數百副在顛上相會坐時已自睡睡知其不永安不知當時許多精神那裏去二公皆歸自嶺海

曾知貢峯口楊

東坡記賀水部事或云無此事蓋喬同給東坡以求詩爾爾

東坡薦秦少游後為人所論他書不載只丁未錄上有嘗謂東坡見識如此若作相也弄得成蔡京了李方叔如許東坡也

薦他

東坡聰明豈不曉覺得他晚年自知所孝底倚靠不得及與李

昭玘書有云黃秦筆挾有餘之資而藉於無涯之智必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范溥夫持兩端兩邊

都不惡他也只是不是如今說是說非都是閑說若使將身

已解放在蘇黃間未必不出其下須是自家強了他方說得他如孟子闢楊墨相似這道理只是一箇道理只理會自家

身已是本其他都是閑物事緣自家這一身是天造地設底

已盡擔負許多道理總理合得自家道理則事物之理莫不

在這裏一語一動一靜一飲一食皆有理總不是便是

這道理若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以拄天踏地不負

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許多形骸空受許

多道理空喫了世間人飯見得道理若是世上許多閑事

都沒要緊要做甚麼又曰伊尹說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

後知使先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

也非予竟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竟

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聖賢

與衆人皆具此理衆人自不覺察耳又曰聖人之心如青天

日日更無些子蔽翳又曰如今孝者且要收放心又曰万理

皆具於吾心須就自家身已做工夫方始應得萬理万事所

以大學說在明明德在新民

先生因論蘇子由云孝聖人不如孝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

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
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
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為善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
為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等議論極好程張
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蓋聖人行事皆是胷中天理自然發
出來不可已者不可勉強有為上之後世之論皆以聖人之
事有所為而然周禮織悉委曲去處却以聖人有邀譽於天
下之意大段鄙俚此皆緣本願見處低了所以發出議論如
此如陳君舉周禮說有畏天命即人心之語皆非是聖人意
因說歐公文字大綱好处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議論平
正耐點檢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木之問老蘇文議論不正
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達殊
子由古史論前後大槩多相背亦自引證不著是他老來精
神短做這物事都忘前失後了得

近見蘇子由語錄大抵與古史相出入也說與一以貫之但
是他說得別他只是守那一說萬事都在一辨雖有然而又
不把一貫說一又別是一箇物事模樣義剛
因說栞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字处
如刘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
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辯而以辯棄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
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
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
以勝天下之善惡故幸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
理會底事物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
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
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
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
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

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個性來合湊
着成甚義理雅

子由深有物作穎濱遺老傳自言件上做得是如拔用楊墨來之
卻等事皆不載了螭酬齋揚疑門下侍郎甚近宰相范忠宣
蘇子容輩在其下揚攻去一人當子由做不做又自其下用
一人揚又攻去一人子由當做又不做又自其下拔一人允
發番如此皆不做揚曰蘇不足與矣遂攻之來亦攻之二人
前攻人皆受其風旨也後老居穎昌全不敢見一客一鄉人
自蜀特來謁之不見候數日不見一日見在亭子上直突入
子由無避勉了見之云公何故如此云某特來見云可少候
待某好出來相見歸不出矣揚

劉大諫與劉草堂言子瞻却只是如此子由可畏謫居全不見
人一日蔡京黨中有一人來見子由遂先尋得京舊常賀注
日一詩與諸小孫先去見人如嬉者及請其人相見諸孫曳

之端地子由急自取之曰某罪廢莫帶眾他元長去京自此
甚畏之揚

龍川志序所載多得之劉貢父

害蘇子美者是一李定害東坡者又別是一李定蘇東坡時守

湖州米攝東坡驚甚時陳伯脩為倅多調護事趙翬名師錫

蔡京後同了公言東坡下御史獄考掠之甚蘇子容時尹開封

勘陳世儒事有人言文潞公之徒嘗請託之類亦置野駱

擬連聲有詩其有考世儒執中子也世儒所生張氏甚以是

公外世儒妻一日誦羣婢云本官若丁憂汝輩要底為好

嫁要錢底與之錢羣婢以此遂棄殺之後置錢夫婦皆赴法

其婦慧甚臨赴法時遂制憲紙一片即指成一番字使人送

與其夫云揚

蘇東坡子過范滂夫子溫皆出入梁陌成之門以父事之然以其
父名在籍中亦不得官職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叔黨如

指當指
作字

親兄弟論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下下須...緣是多散金卒喪其身又有某人亦以父事師成師成妻死温与過當以毋禮喪之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先衰經在帷下矣

東坡謚文忠時無大師曾誤寫作大師以與言之曰何妨遂因而贈之今行遣年月前後可攷揚論東坡之享曰當時遊其門者雖苦心極力卒得他文詞言語濟得真事如見識議論自是遠不及今東坡經解...不甚純然好處亦自多其議論亦有長處但他只從尾梢處李所以只能如此

富鄭公初甚欲見山谷及一見便不喜語人曰將謂黃其如何元來只是分武寧一茶客富厚重故不喜黃振

黃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嚴重書簡皆及其婢媿艷詞小詩先已定以悅人忠信孝弟之言不入矣

山谷使事多儲本旨如作人墓誌云敬授來使病于夏畦本欲言皇恐之意却不知與夏畦相去闊甚事

黃魯直以元祐黨疑得放還因為荆南甚寺作塔記人以此媒孽他故再貶所以蘇子由門皆閉門絕賓客有人自蜀來累日不得見詢其隣人云他十數日必一出門外小亭上坐其人遂日候其出才得一揖子由讓其坐且云待某入着衣服即入去一向不出

黃魯直書浯溪碑是他最好底議論而沙隨却說他不是蓋云肅宗收復兩京再造王室其功甚大不可短他這事不如此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即位分明是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檢可也沙隨之論大槩要考細碎制度不要人說義理與致堂說皆相反如云韓趙魏為諸侯不為不是蓋為周室微弱不可不立他待自家強盛方可去治他又云晉之所以為三卿分者是其初不合併得堯上

所以致得信地若如此則周室為諸侯所陵亦謂之武王不
合有此天下可乎漢匡衡當恭顯用事不敢有言至恭顯死
後方論他遂為王尊所劾沙隨以為人主之意不可回宰相
不可以諫他反遭禍害又唐劉蕡云天子不可漏言他却諫
言于庭使宦官之勢愈張沙隨却云劉蕡以布衣應直言極
諫科合如此說殺身猶可以得名豈有宰相與天子一體
而不諫諍人主布衣却可出來說致堂說二疎是見元帝不
足傳相故持知止之義以求退看來是如此若蕭望之則不
容於不死是不若二疎之先見沙隨乃云不然且引鄭忽之
事為證又不著題皆不成議論

先生看東都事畧文蔚問曰此文字如何曰只是說得箇影子
適問偶看陳無已傳他好处都不載問曰他好处是甚事曰
他最好是不見章子厚不羞趙挺之綿襖傳欽之聞其貧甚
陳銀子見他欲以賙之坐間聽他議論遂不敢出銀子如此
等事他却不載如黃魯直傳魯直亦自有好处亦不曾載得
文蔚問魯直好在甚处曰他亦孝友嚴

陳無已趙挺之邢和叔皆郭大夫塔陳在館職當侍祠郊丘非
重裘不能禦寒氣無已止有其一其內子為於挺之家假以
衣之無已詰所從來內以實告無已曰汝豈不知我不著染
家衣耶却之既而遂以凍病而死謝克家作其文集序中有
云無已副裘又云此豈易衣食者蓋指此事也

穢印糊後世也

陳後山與趙挺之邢和叔為友塔皆郭氏塔也後山推尊蘇黃
不附王氏故與和叔不協後山在館中差與南郊行禮親戚
謂其妻曰登郊臺幸以夜半時寒不可禁須多辦綿衣而後
山家止有一裘其妻遂於邢家借得一裘以衣後山云我只
有一裘已着此何處得來妻以實告後山不肯服亟令送還
竟以中寒感疾而卒或曰非從邢借乃從趙借也故或人祭

文有云囊無副衣即謂此也趙挺之初亦是熙豐黨中人附
蔡元長以得進後來見得蔡氏做得事務不好了却去攻他
趙有三子曰誠曰思誠曰明誠明誠李易安之夫也文筆
取高金石錄煞做得好廣

鬼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人以詩嘲之曰早起朱張飯隨賔
蔡子詩此回休強凡事且從宜

張文潛軟郎也所作詩前四五句好後數句胡亂填寫只是

平仄韻耳想見作州郡時鬪冗平昔議論宗蘇子由一切放
倒無所為故秦檜喜之檜其他豈肯無所為陳無已亦是以

策言不用兵孝文和我好檜亦喜之楊
徐德占為御史中丞不敢見人朝路見南豐版致甚恭南豐待

之甚踞云公是徐禧父聞公名云
董敦逸在紹聖間為御史常命錄問孟后事文字都上次日忽
入文字云臣昨日錄問時兪溫宮中入口中有無舌者臣恐

有在當時以御史錄問為重未上文字時能論列未必如是
後來朝廷以其反覆罪之後曾子宣為士皆一時名士董亦

在其中名下注云臣履常疑其人履前時細行亦謹與刑恕
同學未必不是為刑所揚

王表民進言史臣不能發明神宗德業其史不好諸小人遂執
此以生事揚

小人不可與君子同死於朝昔曾布當建中靖國初專欲澆養
許多小人漸被得志一時諸君子皆為其所陷要之要出

來做時小人若未可卒去亦須與分明開說是非善惡使彼
依自家話時却以事付之若分明與說是非不依自家話時

自家只得去了如何言曰胡也做些他也做些都不
問那箇是非問那箇是非久之未有不為其所勝若與說得是非

通透了他也自要做好人他若既知得是非又自要做人這
須旋安頓與在外好差使吾人也無許多智巧對副他兼

須旋安頓與在外好差使吾人也無許多智巧對副他兼

是才做一事自家便把許多精神智巧對副他自家心術已
自壞了明道先生若大用雖是可以變化得小人然亦須與
明辨是非舜去四凶孔子誅少正卯當初也雖與他說是非
到得他自恃其高不依聖人說話只得去了續

曾子宣初亦未嘗有甚惡元祐人之意被陳瑩中書之後遂乘
勢作起徽宗攻治之亦以其與熙豐本合也子開嘗有書諫
其兄莫如此并莫用蔡京之類子宣亦有荅書謂吾弟亦嘗
不容於元祐今何故議論如此子開雖然所見亦鵲突揚

曾子宣作相薦蔡京子開不樂之甚力諫其兄即乞出本不喜
蔡京蔡京來去途中遇之避又不得不見又不得遂謂見之
京公服秉笏謝云今此得還朝皆相公之力翰林之助子開
聞其言愈不樂一切失措京秉笏謝之子開亦忘了笏只叉
手荅之子開因蔡確事被利器之所逐後見其兄引薦繆遂
多土元祐之人子宣書與之曰平日吾弟議論平正無所偏

黨善弟亦嘗不容於元祐今何故如此子宣後見蔡京事亦
自恨而敬服了翁揚子宣賦政事子開正色曰實道家先德是和

曾子宣手記被曾揀出好底印行其於劉共父家借得全書看
其間邪惡之論甚多或問若據布所記則元符間何為文章
厚同在政府而能兩立曰便是恐不可全信然每奏事布必
留身對必及厚仁獨對必及布哲宗欲兩開其過亦多詢之
了翁以書達曾子宣子宣怒蹶足而讀陳曰此國家大事相公
且平心無失待士之禮曾下足陳因此出揚

了翁平生於取舍處看得極分明從此有入凡作文多好盡理
嘗作一文祭李家人云熊掌我取夫實予之所以養生所立如此
陳了翁在地竄中與蔡京輩爭辯不已亦是他骨智數益不
如此則必為京輩所殺矣傑人亦能小知辯云是

陳了翁氣剛才大惜其不及用也澣
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為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大過處

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了翁後來做得
都不從容了所以元城嘗論其尊堯集所言之過而戒之曰
告君行己苟已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忘言矣倘

了翁有濟世之才道知純粹才不及也便了翁得志必有可觀趙
先生問潮州前此有遷客否德明答以不知先生因言子由謫

循州元城經行梅州當時有言刘器之好命用事者擄寘某
州云且與他試命後放還居南都尚康強宣和末年方没只

隔一年便有金虜之禍使其不死必召用是時天下事被人
作壞已如魚爛了如何整頓一場狼狽不小今日且是無人

望元城在南都似箇銀山鐵壁地又當往來之衝過者必見
歷上為說平生出處無少回護群小雖睥睨不敢動着他

○備錄云此老若在教他
○當時不知能救得如何
却道卿奏議不見於世德久嘗刊行家集龜山以公所彈擊之
人猶在要路故今集中無奏議後來汪聖錫在三山刊龜山

聞

集求奏議於其家安止移書令勿刊可惜不知龜山猶以出
處一事為疑故奏議不可不行於世按此判院德明刊

問劉元承捷卸志完舟人事觀便當曰道御赴貶到某州元
承為守舟人覆若載鄒正言不敢取一錢元承捷之因元承

當蔡京用事時煞做好官○揚州史舟一頓不爾繼職
先生傷時世之不可為因歎曰忠臣殺身不足以存國詭人構

禍無罪就死後人徒為悲痛奈何刘莘老死亦不明令其行
狀似云死後以木匣取其首或云服藥或云取首級皆無可

考國史此事是先君修正云刘摯梁燾相繼死嶺表天下至
今哀之初文潞公之子及甫以刘莘老當言路潞公欲除中

書令諸公議恐事多易雜若致繳駁反傷老成遂只除平章
軍國重事乃是為安潞公計耳渠家不悉反終以為怨及甫

以書與邢恕有粉昆司馬昭等語邢恕收藏此東侍黨事發
即以此嫁禍於刘梁本來粉昆之語乃指韓忠彥盖忠彥之

百七卷

弟嘉彥為駙馬都尉人呼為粉侯昆即兄也後事發文及甫
下獄供稱司馬昭是說劉摯粉是說王巖叟以其面白如
粉昆者元也兄况也是說梁况之故王巖叟雖已死而二人
皆以此重行貶竄以死續

劉摯梁燾諸公之死人皆疑之今其家子孫皆諱之然當時多
遣使恐嚇之又州郡監司承風旨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劉
元城屢被人嚇令自裁劉不畏曰君命死即死自死奚為罵
遺祝之類託曰今死無難矣卒無恙劉只有過當也然此類
李得他始得梁劉之死先吏部作實錄云梁燾劉摯同時死
續表人皆冤之因論此淳夫及此揚○庚錄云宛淳夫死
可疑惟劉器之死得明白
亦疑不見只是他知得好

是為張無忌所知一日語及元初人才問相公以為如何張曰
皆好如溫公大賢也果曰如此則相公在言路時論他則其
張笑曰公便理會不得只是後生死急要官做後如此

索性

范山作周憲之墓銘再三稱其幼童其之疏但尚書當時亦少

章子厚與溫公爭役法雖子厚悻慢無禮諸公爭排之然初子
厚說底却是溫公之說前後自不相照應被他一一捉住病
痛敲點出來諸公意欲救之所以排他出去又他是箇不好
底人所以人皆樂其去耳儒朝蔡以

朝廷以議役法去章惇故惇後得以為言揚
問章蔡之姦何如曰京之姦惡又過於惇方惇之再入相也京
謂之於道神出一軸以獻惇如李校法安養院之類凡可以
要結士譽買覓人情者具在惇辭曰元長可留他時自為之
後京為相卒皆建明時論往亡歸之至詰李自嘗饒頭其中
沒見識士人以手加額曰太師留意李校如此京之當國費
後無度趙挺之繼京為相便做不行挺之因庸人後張天竟
亦復無所措手足京四次入相後至盲廢終始只用不惠無

財惠不能理財之說其原自京公又以鹽鈔茶引成權進入上益壽謂近侍曰此太師送到朕添支也由是內庭賜予不用金錢雖累巨萬皆不費力鈔法之行有朝為富商暮為乞丐者矣

蔡京誣王珪當時有不欲立哲宗之意珪無太惡然依為鷓突章惇則以不欲立徽宗之故上入姦黨皆為七臣不忠揚

蔡京奏其家生芝上勞鄆王等幸其第賜宴云朕三父子勸卿一盃酒是時太子却不在蓋已有廢立之意矣

蔡京不見殺淵聖以嘗保祐東宮之故道君嘗喜嘉王七黜輩嘗搖東宮道君作事亦有大思慮者欲再立后前數人有寵者當次立道君一日盡召語之曰汝輩當立然皆有子立之

恐東宮不安遂立鄭后鄭無子揚

京當時不主廢立故欽宗獨浴童貫等而京罪甚輕

客如吳元忠輩亦其薦引不無索制處虜人物一番退時是甚時節臺諫却別不曾理會得事三五箇月只及倒得京逐

數百里慢上移去結未才移儋州及到潭州遂死問李伯記後來當國時京想已死否不然則必如張邦昌想已正典刑

矣曰靖康名汴多是蔡京晚年龍出來底人才伯紀亦所不免如李泰發是甚次第硬底人亦為京所羅致他可知矣

今衡州所刊劉諫文集中有帖與泰發蓋微謂之彼遠史亦之愛妾二日諫容夫人曰小李夫人又童貫之子童五

十者認以為妹生子條後尚主小李出其下快快未出於

一僧寺蔡京靖康方貶死於潭州八十餘歲自病死初不曾有行遣後張安國守潭治疊此等為埋之然有人見其無頭後來朝廷取看也

蔡攸字居安京長子也王師入燕以功進少師領樞密院事封英國公燕國公後欲相之既而悔之但進大保上將謀內禪

親書傳立東宮字以授李邦彥邦彥却立不敢承白時中輩皆在列上躊躇四顧以付攸攸退屬其客給事中吳敏七即約李綱共為之議遂定淵聖既貶之又欲誅之乃命陳述持詔即所在斬之述且行上又耳詔書後旁批三字曰脩亦然於是兄弟及誅揚

蔡條又有鐵圍山語錄條與攸雖不同然其用志又自乖是與

許右丞在宣政間見奉上極於後靡亦如龜山意歸咎於王氏梟條熾燭因

時花石綱正盛許乃要將此等文字去攔截不知攔得住為古正言 魏本一庸人說遊細韋得幸致虛未到即首疏

云陛下若欲紹述熙豐之政非用蔡京為政不可京一到這許多事一變更過探不下雖為曾子宜論列一番然如何過

得蔡京之勢呼嘯羣小之黨以致亂天下范一到便為驚世駭俗之論取他人之不敢言者無所忌憚而言之燕

從某蜀公族人入宜州見曾直又見張懷素甚愛之一夜與之觀星曰火惑如貫素東南必有微范以告得官湯東野貧之

入京亦得官朝

宣政間鄆州有數子弟好議論士大夫長短常聚州前邸店中每士大夫過但以蒲舒縮便是短長他時人目為猪蒲以其

狀似猪以蒲搯土此數子弟因戲以其號自標為甚猪蒲大夫猪蒲郎之屬少間為人告以私置官屬有誅反之志與大

微鍛煉舊見一策子載今記不得近看長編有一段徽宗一日問執政東州逆黨何不為處分了都無事之首尾若曰是大

及逆事合有者尾今看來只是此事想李壽也不曾見此事只大畧間得此一項語言

宣政末年論元祐李術事如徐秉哲孫觀輩說得更好後來

全是此等人作過故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職

因論賈生治安策中深計者謂之妖言曰宣政問凡危亡亂字皆不得用安得無後來之禍又云世間有一種却是妖言如葉夢得字文慶中二人所為極是亂道平日恃論却甚正每進言必勸人主以正心脩身為先其言之辨裁雖前輩有說不及處正如鬼出來念大悲咒相似正所謂妖言也又曰此等人多是有才會說底若使有好事人在上收拾持去豈不做好人只緣時節不好義理之心不足以勝其利欲之心遂由徑捷出無所不至若逢治世他擇利而行知為君子之為美亦必知所趨向治世之才亦那得不箇是好人但是好人多自是相夾持在裏面不敢為非耳又問邢和叔章子厚之才使其遇治世能為好人否曰好人多須不至如此狼狽然邢亦難識雖以富韓馬呂即程亦看他不破曰康節亦識得他曰亦只是就他皮膚上略點他耳又曰他家自有一

錄記他平日做作好也須於滄峽見其家有子弟在彼作稅官以一本見遺者夫當初亦有得他力處蓋元豐未刑也嘗說蔡持正變熙豐法召馬呂故言行錄多記此等事嘗見徐端立侍郎說邢和叔之於元祐猶陳勝吳廣之於漢以其首事而先起也

因言宇文虛中嘗從童貫開燕山隨童貫亦多年未嘗有一言諫童貫之失後來徽宗與其弟粹中說聞卿云虛中也極善料事朕方欲令在政府而執政不可不得已出之虛中後為奉使虜人留之尊為國師凡事必咨問其敬信之凡虜人制禮作樂創法建置皆虛中教之後來取其家善秦檜盡發與之以其子某為河南安撫或者謂虛中雖在虜中乃為朝廷嘗探伺虜動靜來報這下多結豪傑欲為內應因其子為帥又兀術時是往蒙國七中空虛七中遂欲叛尅日欲發兀術聞之遂亟走歸殺虛中而盡滅其族或者以為秦檜知虛

中消息密令人報虜中去虜中欲叛故虜人得先其未發誅之卓

宗任郭藥師其人甚狡獪靖康之難正原於此如李宗嗣此人只是會說却不似郭郭底有謀郭箇甚乖

因論靖康執政曰徐愛人曾忤蔡京來舊做方面亦有聲後却如此錯繆孫博史得却又好文甲神矣時節不好人材往往

如此又曰張孝純守太原被圍甚急朝廷遣其子灝樞師往救却徘徊不進坐視其父之危急而不帥以至城陷時節不好時者先是無了那二綱按此詳編年或曰京師再被圍時

張叔夜首領勤王之師以入收夜為人亦好曰他當時亦不合願兵入城只當駐在旁近以為牽制且伸縮自如一入城

後便有許多掣肘處所以迄無成功至於包從北狩徐融仁字擇之南京人靖康間執政嘗備作師時早間理會公事飯後與屬官相見皆要守執如法各人稟職事了相與以

坐說語議論又各隨其人問難教戒所以鞭策者甚至故有人為其屬者無不有所知曉事呂居仁亦嘗事之九作事無

不有規模雖小事亦然無苟作者只如支官吏酒當其支日以酒缸盛廳前自往各嘗之或差出外處或辭去或初來官

按曆令各人以瓶來取如數給之從小至大一樣無分豪私偏先生又云小知好作州郡極佳不甚知大體嘗作疏上道

君論大石不居禁中事如罵然道君曰徐許多問目教朕如何答他李伯記乞得去後於今大上處納了

張孝純靖康間守太原虜人圍其城凡抵當半年守得極好虜人攻之不能下本自好了後來却降番人做他官職是時端

聖以其園急遣孝純之子張灝為河北招討使之屬令自招義兵往援之以言君命則甚急而不可違以言河北之地

則國家所持以為根本以言其父則正在危難有垂亡之厄當晨夕倍道以救之灝受命了自走了世界不好都生得這

般人出來可歎哉

問圍城時李伯紀如何曰當時不使他更使誰士氣至此消索無餘它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渠高不顧死且得倚仗之間姚平仲劫寨事是誰發曰人皆歸罪伯紀此乃是平仲之謀姚平仲劫寨事將家師道已立功平仲耻之故欲以奇功取勝及劫不勝歛廟親批令伯紀第應或云當時若再劫可勝但無人敢主張問仲師中河東之死或者亦歸罪伯紀曰不然嘗親見一將官說師中之敗乃是為流矢所中非戰敗渠親見之甚可恠如仲師道方為樞密朝廷倚重遽死亦是氣數伯紀初管御營歛廟授以空名告身自觀察使以下使之自補師退只用一二小使臣告御批云大臣作福作威漸不可長及遣救河東伯紀度事勢不可辭不行御批云身為大臣遷延避事是時許松老為右丞與伯紀善書杜郵二字與之伯紀悟遂行當危急時及為姦臣所使豈能做事問仲師道果

可倚仗否曰師道為

人口訥語言不能出上問和親曰臣

于戈以為社稷不知其它遂去不能及覆力執大抵是時在

上者無定說朝變夕改縱有好人亦做不得事

李仁甫通鑑長編曰近得周益公書亦疑其間考訂未甚精

密因寄得數條求其看他書靖康間事最疎畧如姚平仲劫

寨則以為出於李綱之謀仲師中赴敵而死則以為伯於許

翰之令不如二事俱有曲折劫寨一事決於姚平仲僥倖之

際綱實不知姚平仲僥倖之由綱之令不如二事俱有曲折劫寨一事決於姚平仲僥倖之

際綱實不知姚平仲僥倖之由綱之令不如二事俱有曲折劫寨一事決於姚平仲僥倖之

際綱實不知姚平仲僥倖之由綱之令不如二事俱有曲折劫寨一事決於姚平仲僥倖之

際綱實不知姚平仲僥倖之由綱之令不如二事俱有曲折劫寨一事決於姚平仲僥倖之

際綱實不知姚平仲僥倖之由綱之令不如二事俱有曲折劫寨一事決於姚平仲僥倖之

際綱實不知姚平仲僥倖之由綱之令不如二事俱有曲折劫寨一事決於姚平仲僥倖之

便迫

創

幸其有以藉口遂合為一辭謂平仲之出綱為其謀師中之

死亦非翰之故按中興遺史云河北置制副使仲師中軍真

古張灝兩章取銀賞軍兩不至師中身被戮累劄力戰劄又一

制官廷從道朝服而斬於馬市脫如所書則翰不度事宜

移文督戰固為有罪師中身為大將握重兵豈有見樞府一
紙書不量可亡遂忿然赴敵以死此二事蓋出於孫觀所紀
故多失實問觀何如人曰觀初間亦說好話夷考其行不為
諸公所與遂與王及之王時雍劉觀諸人阿附耿南仲以主
和議後寬居表右街諸公見李伯紀輩望風惡之洪景盧在
史館時沒意思謂靖康諸臣觀尚無恙必知其事之詳奏乞
下觀其所見聞進呈秉筆之際遂因而誣其素所不樂之人
如此二事是也仁甫不審多采其說遂作正文書之其他能
載有可信者反為小字以疏其下殊無統紀遂令觀者信之
不疑極是 皇事昔允之殺蔡邕也謂不可使使臣執筆在
幼主旁使盡寫家訓議允之用心固自可誅然使臣不可執
筆則是不易之論儒用

姚平仲劫寨事李伯紀不知當時廟堂問老種如何處置種云
合再劫諸公不從種再云拜告種老將不會說蓋虜人不支

吾再劫也當時欲俟立奏出戰者待種師中來也

姚平仲出城劫寨不勝或問計於種師道曰再劫時不能待
再劫未必不勝也曾有人問尹和靖上京中孰可以為將曰
種師道又問孰可以為相良久曰也只教他做相

因論姚平仲劫寨種師道令更劫曰虜人以其不再來再劫

却是因說虜人劫寨他那大勢定相殺時却不怕此中人
輕挑劫寨時却會相殺却易因那人三四月只喫火燒之類

半日不合便軟了後魏帝嘗言吳兒長於斫營吾但三四十
里下寨云斫營便是劫寨是他最怕此也汪文帥福時其亦

在逆亮未時一日送劉實去用兵王文問云今大尉去時如
何曰與虜人戰時第一陣夾勝第一陣未可知第三陣殺他

不去矣蓋此中只有些精銳在前彼敵不測他頑不動第三
四陣已困於彼矣汪文云劉大將如此說了却如何場

種師道字彝叔贈大博世衡之孫也少從橫渠家煉古今事宜

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師道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介纓而能善其歸乎上曰業已講和笑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上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事為京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姚平仲為都統制諸道兵悉隸之師道時被病特命毋拜許乘肩輿入朝家人披衾殿虜使王芮素頤頤方入對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上顧笑曰彼為卿故也又請緩與金幣禁遊騎使不得遠接俟彼墮歸扼而殲諸河公薨于第年口十六閏月京師復受圍城陷上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初虜之去也師道勸上乘其半渡擊之不送曰異日必為國患故上嗟嘆之建炎加贈少保昔人嘗問尹和靖世難如此孰可以當之者尹曰种師道可曰將則可矣孰可以相父之曰亦只令師道做也好一日呂師道來全不能言遂不用許翰時為諫議為徽宗言當今之世豈可令閑而不用上曰种老不堪用矣卿可自見种問之如

何往見之种亦不言許曰上令某問公上無以其為書生某

以為今日之兵

云云要從其社方應謂彼侯其齡河擊之許

為上備言其意方用之种關西人其性寡默與中朝士大夫不合一日因對淵聖曰朕已與和矣种於此全不能有所論但曰臣以甲兵之事上陛下其他非臣所與聞揚

靖康之禍繼元城了翁諸人在亦了不得伯謨曰心腹潰了趙

問靖康之禍若得前輩者一二人莫可主張否曰也難主張胡

文定謂龜山云使當時若早用其言也須救得一半說得極

公道趙

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只如盜賊中是有多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多方請車駕至京圖恢復只緣汪黃一刀沮撓後既無糧食供應澤又死遂散而為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曾收拾得他致為飢寒所迫以為旦夕之命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往亡皆是此時

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見得意思

直是如此謂之無人材如高宗初與天吳間事曰天下不可

輒不能卒而用之未幾士大夫只盜賊中是有幾招不入

諸盜賊皆賊而為盜賊盜賊亦以高宗能賊復賊汪黃謀諸

既不能進他食人云方教他如何得其事以海盜

中有多少人材可憐而惜其

因論人物云浙人極弱却生得一宗汝霖至剛果某云明州近

印忠簡遺事讀之使人感憤流涕如請駕還都之事皆備載

當時只是為江黃所沮曰宗公奏劄云陛下於近處偶得二

人為相當時駕既南下中京羣盜四起宗公使人招之間其

名皆來隸麾下欲請駕還都自將往河北討伐今虜廟堂却

行下問所招人是何等色以沮其策遂至發病而死舊嘗見

知宗子肅云高宗在南京時有宗室十五大尉著名叔尚起

兵於汝州有數萬人其謀主曰陳烈叔尚自稱大王已而下

詔召之令以兵屬大將某人身赴行在叔尚願以兵屬宗澤

陳烈曰朝廷不令屬宗澤而自欲屬之不可叔尚曰然則何

以為策烈曰某有一策提兵過河北乃蕭王之卒是時詔下

補烈通直即叔尚既就召烈不受官而去終身不知陳之子

肅云何見叔尚時有一人常着道服隨之疑即是陳烈烈

問今日事因及石子重是以其官召者時為福州撫按因如廟

堂不肯休須着去先生曰雖是如此然亦濟得甚事因舉孟

子言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察其身而已又舉了翁云存

彼者是舉爾所知在我者是為仁由已遂喜靖康初張邦昌

僭位呂舜徒為其門下侍郎當時有言也人不足惜只恐徒

可惜者胡文定記其事云舜徒雖為邦昌官却能勸邦昌投

回偽救迎太后垂簾皆其力也其人云終是難分雪文定記

此只到終是難分雪如便任更無它語問其秋梁公在武

右時當時若無梁公更害事曰梁公只是薦得張東之教人

它已先死如梁公為周朝相舜徒為邦昌官皆不可以訓伊
川論平勳謂常以王陵為正是也如舜徒輩一生踐履遭
變故不幸有此事令人合下便如此却不得
劉聘君言在大李時傳而伊洛文字者皆就帳中寫以當時法
禁重也

靖康間士人陳規守德安府城虜人群盜皆攻不破朝野
好。聞

陳規唐守順昌先教市人做泥團如今京棚樣閣之於虜
人來一齊放下滿街泥團馬陷皆不能動矣揚

和州有官本忠義錄刻靖康以來忠義死節之人從嘆孫編
張以道曰京西漕魏安行計口括牛每四人共田百畝只得一

牛由是六擾時類州倅李椿之攝郡毋議不合遂和歸去來
詞休官歸作見一亭而魏竟進官勒停李字彭年岳州人曠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一

本朝五

中興至今日人物上李趙張

李伯紀徽廟時因論京城水災被出後復召用遂納吳敏勳行

內禪事李恐吳做不得乃自作文於袖中入吳已為之笑後

欽宗即位用之一日聞金人來殿上臣寮都失措皆欲作亂

計李叩閣門入論閣門立之欽宗聞之令引見力陳禦戎之

策忠義慨然上大喜即擢知樞密院事李英爽奮發然性疎

用術欽廟用督太原師適種師中敗遂得罪太上登極遣炎

初召汪黃輩云李好用兵今召用恐金人不樂上曰朕立於

此想彼亦不樂矣遂用為相後汪黃竟使言官去之在相位

止百餘日許右丞作陳少陽哀詞亦各見其出處揚

李丞相不甚知人所用多輕浮相於南京時建議三事一借氏
云云三宋齊愈言之其時正誅叛人遂以宋嘗令立張邦昌

戮之當時人多知是立張邦昌間有未知者宋書以示之及刑人多覺之張魏公深言宋甚好人宋蜀人當時模樣亦是汪黃所使人魏公亦汪黃薦李罷相乃魏公言罷也揚

黃仲本言於先生曰李伯紀一再召乃黃潛善薦也遂不見顏疏言章遂疑潛善為之李入國門潛善率百官迎之李默不一語因此二公生隙又曰上云李綱孩視朕先生曰李丞相有大名當時誰不追咎其不用以至於此上意亦須向之潛善因而推之皆後却令顏岐言之情理必是如此仲本是其族人不欲辯之揚

問魏公何故亦嘗論列李丞相曰魏公初赴南京亦主汪黃後以其人之不足主也意思都轉後居福州李公家子彼相得甚懽是時李公亦嘗薦魏公曾惹言語又問魏公論李丞相童疏中有修怨專殺等語似指誅宋齊愈而言何故曰宋齊愈疏論李公來但他那罪過亦非小小刑杖斷遣得了又

曰當時議論自是一般好笑方召李丞相時顏岐之徒論列謂張邦昌庸人所厚不宜踈遠李綱庸人所惡不宜再用幸而高宗語極好云如朕之立恐亦非庸人所樂遂得召命不寢曰方南京建國時全無紀綱自李公入來整頓一番方畧成箇朝廷模樣如僭竊及嘗受偽命之臣方行誅竄死節之臣方行旌卹然李公亦以此去位矣又曰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是時恰限撞着汪黃用事二人事事無能却會專殺如置馬伸於死地陳東歐陽徹之死皆二人為之傳中與語令

宋齊愈外至會議與於卓字上取筆寫張邦昌三字坐皆失色。備用

陳少陽之死黃潛善害之也其詳見於許右丞哀詞中同時死者歐陽徹楚州人其族叔祖時居高郵一日使一人往楚州鹽城小村中買物事久而不歸後問之乃云彼村中三四日大雪叔祖甚怪之云八月二十間安得有雪亦且據其僕云記之後有人自彼中來問之果然乃歐陽死時也揚

舜本十六初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勻後世都不然惟
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
為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丁朝廷遷竄貶謫及優讓多故之
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
世固是地亨富貴及乱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魚非是他
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黃在高宗
初年為宰相後來竄廣中正中有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
去廣中避盜及事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為官高宗初啓中興
而此等人為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綏陽時番人兵矢族
在曾前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愚人歎

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
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簡却曉事有才
好賢樂善處置得好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
有才做事有始終本不昭然可曉只是中間籠不甚謹密比

是他病然他綱領大規模宏闊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
公皆不及只可惜大麓耳朱丞相秀水閑居錄自誇其功大
過以復辟之事皆由他不公道魏公又問呂頤浩曰這人
籠胡亂一時間得他用不足道魏公

魏公才短然中興以來要為者只李張二公揚

李伯紀大節好敗兵事乃當時為其所治者附會滋益之不足
盡言揚

李伯紀請誅張邦昌并畔者後以結余觀事過海橋

李伯紀丞相為宣撫使時幕下賓客盡一時之秀胡德輝何晉
之翁士特諸人皆有文名德輝尤蒙時顧諸將每有京議正
紛拏辨說之際諸公必厲聲曰且聽大丞相處分諸將遂無
語晉來文士也是誤人蓋真箇能者未必能言文士雖未必
能却又口中說得筆下寫得真足以動人聞聽多至敗事者

此也偏

因語奪忠定曰君能動小物故無大患問

問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何如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王

茂洪規摹當時廟論大槩亦主和議按字王庶乞免食書和議

前項又趙鼎劉大中章首論敵端於陛下同事付與國父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有此計較如歲幣呼

疆士之類不至壹聽命如秦會之樣草草地和了後來秦

沒意智乃以不合沮曉和議為詞貶之却十分送箇好題目

與他問趙好處何如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類但其行事

亦有不強人意處如自平江再都建康張德遠極賞調護已

自定疊了只因鄧瓊叛去德遠罷相趙公再入憂虞過計遂

決還都臨安之策一夜起發白是不復都金陵矣問鄧瓊之

叛或三因呂安老折辱之不能安遂生反心如不親坐廳但

垂簾露履以受其參之類恐無此等事曰此亦傳聞之過又

問當時皆歸罪魏公以為不合罷劉光世故有此變曰光世

在當時貪財好色無異為軍政極是弛壞罷之本為不是

但分付得他兵馬無着落又云此事似不偶然如虜人寇虜

劉豫不臣但無人敢問着他至此屯重兵淮上方謀大率以

伐劉豫忽然有此一役踈脫遂止過人如呂安老才氣儘

問鄧瓊叛去之後聞亦不得志于虜曰虜後來亦用他為將

初叛歸子劉豫虜人却疑豫擁兵太無或疑與我為心慮遂

有廢豫之謀劉豫金人憂其難制遂廢之其說亦甚精確

問趙忠簡張魏公當國魏公欲戰忠簡欲不戰忠簡以為劉豫

机上肉耳然豫挾虜人以為重今且得魏公不然之必欲戰

禍猶小若取劉豫則我獨當虜人難矣魏公不然之必欲戰

二策孰是曰忠簡非是殺得劉豫了又却抵當虜人有何不

可劉豫亦未便是机上肉在若以趙之才恐也當未得那机

上肉他亦未會被你殺得只是胡說若肯箇殺得劉豫則我

之勢益強虜人自畏矣何難當之有虜野狼犬羊也見威則
畏見善則愈肆欺侮若自家真箇曾勝劉豫殺得一兩番贏
他便怕矣靖康以後自家只管怕他與之知所以他愈肆欺
侮若自家真箇能勝劉豫他安得不懼虜禽獸耳豈可以柔
服也嘗見征蒙記蒙國因記征蒙時事云兀木在其疆淮
上二士人說之曰今韓世忠渡江遺棄糧草甚多若我急往
收取資之以取江南必可得也兀木然其言遂急來淮上則
空無所有蓋韓已先般輜重糧草歸而後抽軍回也符彥迪
上正未有策而糧草已竭寫不可言先已敗於劉錡錡在順
昌托其前選退不可遂遣使請和兀木謂其下曰今南朝幸
而欲和即大幸不然即送死耳無策可為也言下又不知其
狼狽如是若知之以徧師臨之無遺類矣是時雖稍勝然高
宗終畏之欲和因其使來喜甚遂遣使報之欲和兀木大喜
遂得還是兀木不敢望和自以為必死其遣使也蓋亦謾試

此間耳可惜此機會所以後來也怕一向欲和又云劉信叔
是時以孤軍在順昌兀木來伐諸將皆欲走信叔曰不可我
若走則虜人必前折我鬢在後必無遺類若幸而得至江則
諸將盡抵江上責我以擅棄歸之罪亦必盡殺我決無可生
之理不若堅守此城與虜人決勝負庶幾死中可求生也
某嘗說斬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往一邊立得脚
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遂據城與虜人戰大
敗虜人兀木由是畏怯若非錡順昌一勝兀木亦未必便致
狼狽如此之甚信叔本將家子喜讀書能詩詩甚佳書寫字
後來嘗字韻亮時已自若病緣其姪劉玘先戰敗遂至於敗
草口饒錄云張魏公欲討劉豫承相云留他在此尚可以打
敵此虜若除張魏公便與比虜為難
不能討叛臣而
可以服夷狄乎

隣

趙丞相亦自主和議但華河北數州及不肯遷勝數項禮數爾
至秦丞相便都不與爭趙丞相是四人人皆望其有所成就

不知他倒都不進前子歸云趙元鎮亦思欲和但秦

張魏公本與趙忠簡同心輔政陳公輔排程氏乃因趙公趙公

去已而呂安老敗趙公復相河

趙丞相中與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必滿人意處亦多且如好

伊洛之學又不大改理會得故皆為人以是欺之一日出見

一屋稍好栽些花木之類問知是一內官家乃言於上謂今

暫駐蹕於此當日圖恢復而內臣乃安居如此遂編管之務

趙丞相收拾得些人才然亦雜如喻子才之徒亦預焉揚

先生云沈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量之懿而諳練事機則恐於

秦公不逮張子功以為不然且曰憲在都司司忠簡為相有

建議者公必計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民如是則害在上

利在民今須如此行則利澤均而公利便至秦公則僚屬凡

有關於默無一語而屬諸吏事出則皆吏輩所為而非後前

日之所擬趙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量之懿而諳練事機則恐於

功面則利商量此事如何行如行則利國如此則利

更利當面便商判商了條屬便奉承以行及至秦公則

魏公初以何右丞薦為太常簿趙忠簡為開封推官相得甚懽

在園城中朝夕講論濟時之策魏公先達力相汲引遂除司

勳貧外郎一向超擢反在魏公上嘗論天下人材魏公劇談

秦會之可用趙云此人得志吾輩安所措足邪魏公云且為

國事計姑置吾人利害時趙公為左張公為右皆兼樞密院

事忽執兀木大舉深入朝廷震怖時劉光世將重兵屯合肥

魏公親往視師因奏記曰此決非兀木必劉豫遣其子姪

倪來寇耳臣往在關面數與兀木戰熟其用兵利害今觀此

決非其人魏公遂下令督戰光世恐懼謀欲退師而南以

與趙公平時有鄉曲雅故遂私有請於趙折彥質時知樞密

院事復助之請遂徑自樞府下文字令光世退師魏公聞之

大怒下令曰敢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聞之復駐軍如
故此事雖謂之曲在趙公可也已而拓罕大捷虜騎遂退魏
公既還絕不言前功欲以安趙公與共國事也而二公門下
士互相排抵魏公之人至有作為詩賦以嘲趙公者趙公之
迹不安且有論之者遂去魏公獨相乃力薦會之為樞密使
及鄴瓊叛于合肥呂安老死之魏公之迹亦不安懇辭求去
高宗問誰可代御者魏公復薦趙公遂令魏公擬批石之既
出會之謂必薦已就閤子語良久魏公言不及之會之色漸
變未幾中使侍臣促進所擬文字魏公遂就坐作劄子封付
中使會之色變愈甚魏公遂上馬去及趙公再相會之反謂
之曰張德遠直恁無廉耻再壞得准上事如此猶不知去及
主上傳宣交召相公方皇恐上馬去趙公以為然後人教教
諛聞之趙公不能不信也又如光世之罷實當於罪鄴瓊叛
去豈不可幸能者乃復以淮西之軍付光世弄得都成私意

初趙公極惡秦之為人亦與通情及趙公為相秦為樞密使
每事惟趙公之命是聽久而趙公安之復深信之又薦之至
與之並相並相之後復不敢專唯諾而已忽一日高宗怒唐
暉趙公為之介解檜察上意惡暉遂巡發一語云如唐暉樣
人才也不難得又一日趙公奏恩平郡王乃建王之弟建王
乃恩平之兄建州不過一郡之地吳乃一大都會恐弟之封
不宜壓兄檜察見高宗以慈壽意主於恩平遂奏曰也不較
此因此二事高宗深眷之又因力主和議趙公罷遂拜左相
他言語不多只用兩句那事都了趙公不知魏公之无他為
檜所排得泉州是時魏公知福州二公相見因說及曩日之
事趙公方知為檜所中相與太息而已或曰以檜之才若用
之以正豈不能任恢復之責曰他亦只是閉着門在屋裏
做得不知出門去又如何這事難坐間多稱其能處置大事
曰他急時也荒忙无計策他初一番講和虜人以河南之地

歸未幾敗盟入峯入寇邊報既至大怒不知所為顧盼朝士
 問以計策時張巨山微誦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
 恊于克一檜心異之衆人既退獨留巨山坐問適問之語巨
 山曰天下之事各隨時節不可拘泥曩者相公方虜人講和
 者時當講和也今虜人既敗盟則曲在彼我不得不應而時
 當如此耳因為之畫策召諸將為戰攻之計他大喜即命巨
 山為奏崇倉卒不子細起頭兩句云伊尹告成湯曰德無常
 師主善為師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遂急書進呈會之
 復喜遂播告天下決策用兵已而劉信叔順昌大捷虜人遂
 退檜復車其功大喜亟擢用巨山至中書舍人有無名子作
 詩嘲之一聯云成湯為太甲宣聖作周任周任仲云劉恭政
 大魏公在川陝時上書言利害魏公喜徵用之極強不從
 意極不樂魏公先生曰然則曰有張御史者川人名戒字定
 夫魏公在川陝時上書言利害魏公喜徵用之極強不從
 公遂疎遠之成由是不樂後魏公之叛魏公去位後為御史
 者論魏公是宗喜謂韓臣曰張戒論浚曰不臣之極已見

猶用宜使印除吏不已也是時趙公奏曰此恐是一
 審之過也未至於不臣也秦晉徐進曰既為臣子忍有不
 周必石公授李誼交章詆公不將一張戒而已。需用
 明趙公二條今附正之問劉空李當初從魏公於未生云
 不探虛實以為虜復大入趙公張忌張公出視師江上
 手書云今日之事且須重未可輕單萬一失事雖公不
 一身慮如宗廟社稷何是時劉驥矣已為一失事雖公不
 論去於是張公初趙公遣熊叔雅相視川陝事宜魏公亦
 空李往空李見川中無文無時驛告魏公向者兵財如許尚
 不能集事今空未可動魏公疑空李附會趙公時又空
 李願往空李為陳利官宜辭此行驛老以告魏公魏公怒
 是出空李知泉州既而西果失師驛變全軍遁虜於是魏
 公罷相帥福州先是秦相與呂相同在政府呂相視師在
 秦相盡改其規模一時為呂相所引用人多逐去盡起在外
 諸賢如胡文定張子公程伯禹諸人布在朝列實欲為
 也後呂相居不遇某州大流遂告呂相以傾秦之術以為
 莫若先去黨魁富公之文定也秦竟為呂相所傾出知
 甫是時富直柔者富公之子嘗於一寺中子秦相握臂
 且及富公為相時事忽若有所思入去踰時不出富怪之
 須臾出云元來宰相要如此做一時會稽政事便放下不
 雖公怒亦只令去通判處理會趙公素翻秦之為人知福
 薦秦相遂再召除樞密使趙公視事一切不問魏公出知福
 朝辭上問朝可以代卿者魏公薦趙相上無語秦色變
 來魏公還堂秦相迎之以為必薦也坐久無語秦色變

項中使傳宣云有旨令作召諸想文字來於是魏公旨
堂吏作文字奏上奏大不祭魏公去國趙相至秦諸魏公於
趙公曰德遠至堂中尚未音夫直到公使催促召相公於
方上馬趙公方是益不祭魏公及趙公為秦所傾出知泉州
過福州方魏公相見語及當時薦代之事二公如然無
先生曰秦木自為樞密使不理會事及事趙公並相一
其後上願願趙公為秦所寵只兩言領去是時有吳輝者
舍人求去上云吳輝只得去趙公力薦乞且留此人秦
吳王趙公以為為一郡耳吳古大國事休不稱秦奏云
只是羅政張當相是時虜人治上魏公出視帥遂起秦
秦相使人持魏公蓋字合得禮教魏公准上方向趙相
進帥非趙鼎意坐是罷出魏公濁相遂換秦為樞密使
勿唯唯從公所為久之始去公爭事及后安老廬州失帥
公云出上不能留因問御去孰可代者公遂薦趙相上云
可具文字來擬退至者堂奉迎之有喜色意其必薦已也
坐以無語秦色變公乃指揮堂吏作召趙相文字及趙公
秦相語魏公曰上意近此德遠猶且往趙公者由是二公
仇故趙相居位不復降魏公所以短趙公者由是二公
相治之甚峻幾逮及公又治趙相之子獄未成夜忽有一
隆獄中其上書一及字明日獄具罪趙相秦擢不悅欲加
獄文字未上檣死先生云若族趙相家當時連建

問因問當初高宗若必不肯和乘國勢稍振必成切日也求知
如何蓋將驕情不堪用問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
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為勝然飛
亦橫只是他猶欲向前廝殺先生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
此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撞着周世宗趙太祖那
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緣上之舉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
罪於巨室者也罪於巨室者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
却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可用者曰他本將家子云張魏公
撫師淮上督劉光世進軍是時虜人正大舉入寇光世恐懼
遂持後帳趙忠簡是時趙為相折彥質為樞密折助之請樞
密院遂命劉光世退軍魏公聞之大怒遂趕回劉光世出榜
約束云知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便回淮
上樞府二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退怯魏公既
還朝遂力言光世巽懦不堪用罷之而命呂安老董其軍及

安老為瓊等所殺降劉豫魏公由是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
既相遂復本劉光世為將都弄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
世好了雖呂安老賤事然復本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必須
光世哉此皆趙之私意以其觀必竟魏公去得光世是而趙
所為非豈有虜人方入你却欲掉了去一邊令進軍一邊令
退軍如何作事云又言諸將驕橫張與韓較與高宗密故二
人得全畜飛較踈高宗又忌之遂為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
矣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筭殺得虜人一陣好高宗初遣魏
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江韓聞魏將至知其欲
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在此措置得畧好正抵當得虜人住
大功垂成而主上乃令追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大金講和
以息兩國之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欲召公還慎勿違上意
韓再三嘆息以為可惜又云既上意如此只得抽軍歸耳遂
命士卒東裝即日為歸計魏遂渡淮兀木問以韓世忠已還
否魏答云某來時韓世忠正治疊行即日起難矣兀木再三
審之知其然遂稍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之兀木大敗
魏良臣皇恐無地再三求哀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給已乃
得免

因言陳同父上書云遷都建康而曰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
今宮室臺榭妃嬪媵嬙之盛如此如何動得高宗本遷都建
康了却是趙忠簡打疊歸來蓋初聞虜人入寇羣臣勸高宗
躬往撫師行至平江而止繼而淮上諸將相繼獻捷趙公得
入望正在此時已而欲返臨安適張魏公來為遷都勸高宗往
建康及淮師失律趙公黃裳遂急勸高宗移歸臨安自此遂
不復動矣看趙公後來也無奈何其勢只得與虜人講和是
時已遣王倫以二十事使虜約不稱臣以澗河為界此便是
講和之後來奏檜力排趙公遂以不肯講和之罪歸之使萬
世之下趙公得全其名者乃檜力也問張靖二公優劣曰若

若論理會 朝政進退人才趙公又較縝密無疎失若論裕
當大事竭力向前則趙公不知張公張公雖是竭力擔當只
是他才短慮事跡處多盡其才力方照管得若生有此不到
處便弄出事來便是難趙公也是不諳軍旅之務所以不敢
擔當萬一虜人來到面前無以應之不若退避耳同。備用
錄云或問
練公簡公與魏公林公會得精審仍於軍旅邊事上不甚諳
張公簡公與魏公林公會得精審仍於軍旅邊事上不甚諳
都前有李鶴細家能張公簡公自中張公林公知事有疎畧處
他前簡公與魏公林公會得精審仍於軍旅邊事上不甚諳

問趙簡行狀他家子弟欲屬筆於先生先生不許莫不以為
疑不知先生之意安在曰這般文字利害若有不實朝廷或
未取索則為不便如其向來張魏公行狀亦只憑欽夫寫來
事實做將去後見光堯實錄其中煞有不相應處故於這般
文字不敢輕易下筆趙忠簡行實向亦嘗為看一遍其中煞
有與魏公同處或有一事張氏子弟載之則以為盡出張公

趙氏子弟載之則以為盡出趙公其既做之魏公底以為出
於張公今又如何說是趙公耶故其答他家子弟盡令轉
托陳君峯且要他去子細推究參考當時事實庶得其實而
無牴牾耳問張趙都是好宰相未知人品如何曰他兩箇當
初都要協力出來主張國事只緣後來有此不足遂成不成
以其觀之趙公未免有些不是處曰何以見之曰且如淮上
既敗張公既退趙公復相允張公所為一劫更敗張公已遷
都建康却將車駕復歸臨安張公所用蜀中人才一皆出之
觀此似亦趙公未免有不是處也曰臨安駐蹕門之正意不
欲安於此耳又嘗聞長老之言有植竹於內庭者趙公見而
拔之曰汝欲安於此乎然則再歸臨安恐必有為非是與細
公相反也又見趙公遺事有條說張公罷相趙公復相事
甚詳云德遠所用人才如馮如熊等在朝諸人趙公皆更用
之亦豈得謂之故與張公相反乎先生曰拔竹之事似是非

端明所記但其未敢深信嘗記張公欲行遣一內臣趙公但欲薄責之蓋恐其徒或來報復如此則拔竹事其能然乎至於收用蜀中人才恐未必然也大抵張公才疎意廣如敢濟當大事至於趙公却深曉事其於人才世務區處得如精察至於擔當天事恐不及張公也

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

杜子美詩云艱危須藉濟時才其思至此不覺感歎濟時才分明是難得直御問志與才互相殺否曰有才者未必有志有志則自然有人才多言張魏公才短然被他有志後終竟敗得來也

明受之禍魏公在江中忽有人登其舟公問為誰云苗太尉使

德用

孝宗祖起魏公用事魏公議論與上意合故獨付以恢復之任

公亦當之而不辭然其居廢許時不曾敢拾人才倉卒從事少有當其意者諸公多為查元章麟江馮圓仲方蜀魏公亦

素相知辟置幕府朝廷恐其進太銳遂以陳福公唐立美參其軍以二人身重詳審故也緣唐立夫亦只是箇清曠會說

話好骨董談禪底人與魏公同鄉里契分素厚故令參其軍事因笑曰正如趙元鎮相公那邊一面去督戰這邊一面令

回軍成甚幸指魏公既失利遂用湯進之未幾虜人再來湯往視師辭不行又命王瞻叔瞻叔又辭不行蓋魏公初罷淮

上宣撫時朝廷命王治其錢穀瞻叔極力搜索軍士皆忿怨若往必有一場大踈脫蓋是時軍士已肆言欲殺之矣

嘗觀先主說魏公彼李顯忠邵宏淵二將說動後人積糧運芻芣破之及其未莫說其軍不肯用二公間此言故亦從之

魏公初召來摺紳甚喜時湯進之在右揆叙以為魏公必居左既而告庭雙麻湯遷左魏公居右仇事皆為湯所沮魏公不謂已出視師言官戶穡陰播撼之一日陳良翰拜彥上殿言及此壽星云安有此事當今羣臣誰出魏公之右者思是臺諫中陰有所沮溺可宣諭之陳退自念臺諫中某人某人

遂以上意達諸人尹云某明日亦上殿既不見報次日人殿繼而有肯陳知建寧魏公遂罷問湯後來罪責如何日渠

應議和親以四州還之而虜復犯淮壽皇怒免官削爵土朝

張魏公被召入相議北征某時亦被召辭歸嘗見欽夫與說若

相公誠欲出做則當請旨盡以其事付已拔擢英雄有謀之士一任諸已然後可為若欲與湯進之同做決定做不成後

來果如此然那時又除湯為左相却把魏公做大相雖便

左相湯做右相也不得何况却把許多老大夫去為他所制後

來乘此只要濟事故不察外人見利害甚分明續

因論張魏公湯思退主戰和曰亦不可徒從上言戰以拘太上

太上以故兩番不曾成了所以怕主戰者須是做不得模樣在

人眼前教太上看見自信其可以戰則自無說也揚

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少然

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汪明遠得昔

出措置荆襄奏乞迂路過康康見張公張公不與之言問亦

不答揚

張魏公可惜一片忠義之心而踈於事亦是他年老不覺得精神

衰急欲成事故至此兼是朝廷諸公不能得公用兵幸其敗

以為足貫初間是李顯忠邵宏淵請於公以為虜人精兵在

虹縣及俟秋來大率南寇今若不先破其巢定掃他事成驟

魏公初召來摺紳甚喜時湯進之在右揆叙以為魏公必居左既而告庭雙麻湯遷左魏公居右仇事皆為湯所沮魏公不謂已出視師言官戶穡陰播撼之一日陳良翰拜彥上殿言及此壽星云安有此事當今羣臣誰出魏公之右者思是臺諫中陰有所沮溺可宣諭之陳退自念臺諫中某人某人

遂以上意達諸人尹云某明日亦上殿既不見報次日人殿繼而有肯陳知建寧魏公遂罷問湯後來罪責如何日渠

應議和親以四州還之而虜復犯淮壽皇怒免官削爵土朝

張魏公被召入相議北征某時亦被召辭歸嘗見欽夫與說若

相公誠欲出做則當請旨盡以其事付已拔擢英雄有謀之士一任諸已然後可為若欲與湯進之同做決定做不成後

來果如此然那時又除湯為左相却把魏公做大相雖便

左相湯做右相也不得何况却把許多老大夫去為他所制後

來乘此只要濟事故不察外人見利害甚分明續

因論張魏公湯思退主戰和曰亦不可徒從上言戰以拘太上

魏公初召來摺紳甚喜時湯進之在右揆叙以為魏公必居左既而告庭雙麻湯遷左魏公居右仇事皆為湯所沮魏公不謂已出視師言官戶穡陰播撼之一日陳良翰拜彥上殿言及此壽星云安有此事當今羣臣誰出魏公之右者思是臺諫中陰有所沮溺可宣諭之陳退自念臺諫中某人某人

遂以上意達諸人尹云某明日亦上殿既不見報次日人殿繼而有肯陳知建寧魏公遂罷問湯後來罪責如何日渠

應議和親以四州還之而虜復犯淮壽皇怒免官削爵土朝

張魏公被召入相議北征某時亦被召辭歸嘗見欽夫與說若

相公誠欲出做則當請旨盡以其事付已拔擢英雄有謀之士一任諸已然後可為若欲與湯進之同做決定做不成後

來果如此然那時又除湯為左相却把魏公做大相雖便

左相湯做右相也不得何况却把許多老大夫去為他所制後

來乘此只要濟事故不察外人見利害甚分明續

因論張魏公湯思退主戰和曰亦不可徒從上言戰以拘太上

太上以故兩番不曾成了所以怕主戰者須是做不得模樣在

人眼前教太上看見自信其可以戰則自無說也揚

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少然

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汪明遠得昔

出措置荆襄奏乞迂路過康康見張公張公不與之言問亦

不答揚

張魏公可惜一片忠義之心而踈於事亦是他年老不覺得精神

衰急欲成事故至此兼是朝廷諸公不能得公用兵幸其敗

以為足貫初間是李顯忠邵宏淵請於公以為虜人精兵在

虹縣及俟秋來大率南寇今若不先破其巢定掃他事成驟

魏公初召來摺紳甚喜時湯進之在右揆叙以為魏公必居左既而告庭雙麻湯遷左魏公居右仇事皆為湯所沮魏公不謂已出視師言官戶穡陰播撼之一日陳良翰拜彥上殿言及此壽星云安有此事當今羣臣誰出魏公之右者思是臺諫中陰有所沮溺可宣諭之陳退自念臺諫中某人某人

遂以上意達諸人尹云某明日亦上殿既不見報次日人殿繼而有肯陳知建寧魏公遂罷問湯後來罪責如何日渠

應議和親以四州還之而虜復犯淮壽皇怒免官削爵土朝

張魏公被召入相議北征某時亦被召辭歸嘗見欽夫與說若

相公誠欲出做則當請旨盡以其事付已拔擢英雄有謀之士一任諸已然後可為若欲與湯進之同做決定做不成後

來果如此然那時又除湯為左相却把魏公做大相雖便

左相湯做右相也不得何况却把許多老大夫去為他所制後

來乘此只要濟事故不察外人見利害甚分明續

因論張魏公湯思退主戰和曰亦不可徒從上言戰以拘太上

至其筭此時在當不得公問其實不孝顯忠節宏淵便云某人之說甚詳即下愈廳呼二人議其說如前公曰云於是即動不知如何恁地輕率呢

魏公言元祐待熙豐人太甚所以致禍人魚君子小人孰不可

為善此是其父汪書卷云又有如何大主者後譚張所執公

云便是這般人云先生謂汪書云若某則曰公當深於易易

只言君子小人令若言無小人是無用場也云

秦會之入參時胡文定有書迫友人云吾聞之喜而不寐前輩

看他却不破如此秦會

翟公與知密州秦檜作教授一日有一隱者至會相曰此教授

大貴翟問其如何曰翰林如何及之如何及之時游定夫

在坐退因勉秦云隱者其驗幸自重游因既與胡文定曰比

中有箇秦會之好胡問如何曰事事裏不會秦後於陳應之

趣問游後云曾為游所知云杜秦言於陳應之應之言於先

生

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曰秦會之嘗為密教授翟公

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哥之後

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為對云其人類荀文若事不

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

以為不可康侯亦儀其所為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

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胡无切嘗有書疏往來講而

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則會是薦也然其雅意固不欲

就是必已親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故

出大疎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

擢用之論在坐范兄仁安夫之子不甚發揚秦老數求乃會

一日進見秦老及此則奉其文以對由又曰此老當國却留

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隊豪聲獨胡明仲兄弟

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盡遺文因曰先公議論

蔡

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
 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
 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未聖賢說話他
 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子鬼百怪不
 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寺他通德勳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飲
 意極拳之比其還家則臺草已下又送白金為贖謝
 存問者皆此類也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為以授言者
 做得甚好傅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言曰此秦
 若筆也儒用德明錄去秦相會語胡和仲云先文論固
 仲尼也註和仲云柳下惠降志辱身如何和仲云降志辱
 身是下黑之志若伯夷齊不降志辱身秦老自相後每事便
 然也有合降志辱身時合辱身時先生曰秦老自相後每事便
 義以方外一句是東萊說秦老語是敬以直內○說榮錄云
 胡海為大常上令承遺和仲曰都使不得和仲曰飛聞
 以訓人皆是可用之語也相如何後人不知得和仲曰飛聞
 多說人皆是可用之語也相如何後人不知得和仲曰飛聞

又一日問和仲曰賢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兩事是一事
 是上一句用和仲曰賢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兩事是一事
 且試方着聖賢法言無一非實用也○錄云擢召五峯兄弟五峯齋甚力
 和仲言類文廢氏力以困擢不答問和仲曰敬以直內只行
 二二句下一句只與行又曰文定文字甚好和仲進此文
 字以副木納之擢云只與行又曰文定文字甚好和仲進此文
 不擢擢云又擢錄云大上一日問胡和仲文定春秋更有一
 得此○又擢錄云大上一日問胡和仲文定春秋更有一
 文定胡曰只有幾卷家集上曰可進來遂進之俊秦擢問明
 也行不得胡曰不雅先文定字如此聖行相公既說如何行
 是且教世間人多不得好古皆是一般道理○又秦錄云或問信而
 好古曰而今人多不得好古皆是一般道理○又秦錄云或問信而
 和仲說如先公解春秋儘好說論只是不信因秦錄云或問信而
 其可也行方是說論若不可行則成其說論春曰且如周公孔
 子之言那有句行得只是說得所以存留在後人看
 ○又擢錄云擢召胡和仲來問教以直內義以方外和仲之
 父子兄弟常以爲此兩句只是一事擢云不然哉以直內
 可用其說曰受用便是義以方外不可行和仲疑之擢云公
 試行看和仲上擢光堯素文定公文集因以副本呈擢云先
 公試論甚好但一句地行不得且如孔孟許多說話也只見
 存一箇好話令人知有此好語耳決不可行又問和仲不降
 其志不降其身如何和仲既解以對擢云合降志辱身着降合

身須著辱和仲以太常丞權留檜忽請
典酒五盃歸而重誦下矣檜之不惜如此

秦檜聞富季申言深有感歸出謂富曰元來作相當如此後來
所為皆得之於此不知其說然大率保位之術耳揚

秦檜初罷相出在其處客握手夜語庭中客偶說及富公事

秦忽掉手入內客莫知其故久之方出再三謝客云荷見教

客亦莫知所謂扣問乃答云觀相位元來是不當起去是渠

悔出偶投其機故發露如此趙丞相初亦不喜之及其再入

全然若無能趙便謂其叔傲不做一聲遂一向不疑之亦不

知其如此胡康侯初甚喜之於家問中云秦會之歸自虜中

若得執政必大可觀康侯全不見得後來事亦是知人不明

又云秦會之是有骨力惜其用之錯或問他何故不就攻戰

上傲曰他是見得這一造難成功兼察得高宗意向亦不決

為戰討計攬

問富曰柔握手之語不審何說曰往往只是說富公後來去朝

廷使河北被人讒間等事秦老聞之忽入去久之不出富謂

之後出云元來做宰相是不可去秦既再入遂諧魏公於趙

公又因吳輝等二事傾去趙相一句自傲更不肯去胡和仲

嘗勸秦云相公當國日久中外小吏宜請老以順盈虛消息

之理秦曰此事不然我當時做這事尚施泥帶水不曾了得

問何事未了曰是未取得也中原曰若取中原必須用兵相

公是主和議者曰我從來固不主用兵然虜會衰亂不待用

兵自可取後來楊安止亦有劄子勸秦相去位秦相大率如

對和仲者於是不樂安止遂坐此去國不然安止亦須做從

官先生曰不曉他要取中原之意後來見陳國壽琦說秦老

初欲以此事付國壽擬除它廬節陳云荷朝廷任使帥長沙

廣西皆內地若邊帥當擇才其於軍旅事素不習恐敗事其

議遂已竊意秦老只是要兵柄入手此事做未成若兵柄在

手後來必大段作怪

秦太帥與呂並相呂出甚所在秦一時換了臺諫人物呂聞之
 不平有客告之云其黨魁乃胡文定可逐去則秦不足慮呂
 如其言歸而諷臺諫論之秦爭於上遂併論秦高宗欲罷其
 相令人行詞當時秦所引皆是好人而立朝無過人皆不平
 行詞者遂求御批以疏其罪高宗遂批與之大畧云其未相
 時說作相數月可以致治既相皆無所建明後來秦再相數
 年之後却奏過以為當初無過為人所護遂行下詞臣家素
 御批既得之則以納于高宗其無禮不臣如此可乎罷罷
 高宗親批批於其家索出而細於高宗其人潮州人
 又當時史館有宰臣拜罷錄已載此罷相時事亦有士大夫
 錄得此書秦已改史館之書了又行下收民間所藏者德明
 行詞後再相令人於其家搜索之自於上前納了元秦楚
 亦亦其人之檢亦忘而此檢
 因話及秦丞相問當時諸公皆入虜渠何以全家得還曰此其

約

可疑當和親時王倫自虜至欲高宗屈膝中外憤怒秦之
 有人謗云秦相公是細作楊錄云錄下甚下聖聖節節欲欲上上
 相相榜榜是是時時陳陳應應之之正正到到廟廟堂堂問問和和親親之之故故秦秦云云其其意意
 無他但人主有六十歲老親在遠須要取來相聚因顧左右
 今取國書與應之看乃是詔書秦璫其前後只見中間云不
 求而得可謂大恩蓋指河南也取生生言言後後云云此此事事當當特特
 虜中諸將爭權廢劉豫以何南歸我乃是懶辣懶辣既既來來
 事又欲皆納是時命婁瓘僉書密院為宣撫辟鄭亨仲又說
 玆為屬至蜀見吳玠玠曰其有一策昔失陝西五路最為要
 害令虜人沿南歸我而陝西在其中可謂失策徐必悔悟
 今不若移近蜀之兵進而據之則猶庶幾稍遲則不及事矣
 婁云此策固善但其不敢專須奏朝廷亨仲因力贊之即莫
 奏未數日虜兵已下陝西矣當時下河西止用單使有一相
 識識姓姓詔詔為為荅荅州州平平與與尉尉一日弓乎報天使至縣尉當出迎曰

天使何人曰此使曰我南朝官不可拜此使曰如此則官人
可歸矣乃為辦兩車并骨肉送之入南境既而使到縣官皆
投拜蓋本比人未換者議於朝堂無語但取金人所答曰
善以手急卷籍其兩頭止留中問一河南地之偏我乞生
可謂大恩字如掌大時虜人初以河取南地之偏我乞生
見政堂說。揚歸云秦老講和後曾取南地之偏我乞生
地連河南盡得之時今得五路須急發舟守之其守其要合誰
守其要急為之虜人只是不曾思量忘覺便來取焉時他
人亦以為常推節剛中擊節稱是因言鄭才識高云云樓日
其來時不曾得旨須著入文字鄭曰可急入文字未及男入
取去

秦老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彝倫數壞遺親後君
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害忠良攘人之功以為已
有又不與也海

李泰發參政在上前與秦相爭論甚力每語侵秦相皆不獲及
李公泰事畢秦徐曰李光無人臣之禮上始怒聽

秦檜初主和儀時奉朝無人從之遂奏太上曰乞召李光來問

如何遂召至未對時全不得見人不知如何與秦檜相見秦

檜之酒行如誤言云滿斟參政酒時光為過書之類光聞參

政之言秦遂與論和議如何光贊之次日對陳和議之是和

議遂定遂參政光性剛雖暫屈終是不甘遂與秦檜論秦所

判文光取塗改之後為秦治過海歸死楊

章貢軍叛上不知一日問如何秦曰軍人門關相爭之類已令

人去撫定矣問是誰說上初不言詰之乃曰兒子說遂尋別

事罰俸三月不支楊

施全刺秦檜或謂岳侯舊卒非是蓋舉世無忠義這些正義忽

然有他身上發出來秦檜引問之曰你莫是心風否曰我不

是心風舉天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番人我便要殺

你繼

胡邦衡在書記當時事其序云有張扶者請檜棄劄車呂愿中

作秦城王氣圖地當初拜相罷云極好再來却曰前日但知

道行則留不行則去今乃知不可去漸漸便到此田地及至
 極處亦顧其家曲操下令云是也問霍先生曰霍光無此
 心只是試許後一事不發覺此大謬又問秦氏科第先生曰
 曾與汪端明說此是指鹿為馬汪文云只是無見識可亭子
 秦大師專政時張我武云張柄請乘副車曰中作秦城王
 氣詩以獻檜皆受之不辭呂知靜江府府有名秦城忽傳
 紹興間被貶逐人事與檜序無涉或謂以此見胡邦衡所作
 借指檜為非邦衡作聖錄云曰私科幸武云思思思耳初時人以此
 伊周魯害未後人以檜不為檜初未必有大抵心到後來新上生出日
 是鄒夫患失之謀耳

問張魏公行狀秦相叛逆事何如曰當時然有士大夫獻謀者
 亦有九錫之議矣吳曾筆是也振

秦檜在相時執政皆用昏庸无能者如汪藻章夏董德元比且
 類人大上一日問慶州兵反事秦久未對童復在後恐秦忘
 之因對一向後秦語之曰檜不能對時參政却好對檜未對

參政何故便如此即時逐去之與化林大鼎為士人時對策
 言自宣政以來人無節義後得秦檜於虜中乞立趙氏節義
 可取時秦被逐秦知之大擢用一日在經筵因講得甚稱上
 意上喜賜一帶秦逐出之揚

秦檜每有所欲為事諷令臺諫知後只令林一飛輩住諭之要
 去一久時只云劾某人去臺諫便着尋事上之臺諫亦嘗使
 人在左右探其意總得之即上文字太上只是慮虜人攻任
 之如此及秦死遂召陳誠之沈該萬俟卨金安節諸人以誠
 之輩嘗為秦使沈嘗以賊罷官後以上書言講和進用皆秦
 黨也秦死封王禮數之類皆得又一面行遣昔時臺諫為皆
 附會權臣揚

秦檜舊擇好人時亦多有相識晚年都不與他一切壞了一
 日謂和仲曰舊時亦煞有好相識後皆不濟事近來却有幾
 人好如曹泳湯思退輩皆其晚年所信用者曹凶險狡獪之

甚秦之妻兒親黨皆為其所離間秦信愛之如子然皆在其
 寵絡中矣決定後來推秦作一大惡事旋害了秦而自為之
 秦死其妻兒銜之泣訴於太上謂秦時多事皆曹為之遂編
 置海外而死曹妻亦自狡要令一人軍將等去取曹喪恐其
 不從先教一婢子云你待我使其人不從你便倒地作侍郎
 語云平日受我多少恩你若不從我即有禍及汝及使其人
 果有不肯從音婢遂倒地如其言其人拜告即請行蓋曹平
 日說恠家習之也然曹有才可與知紹興日當聖節吏人呈
 年例在案借紫縮結甚物事曹云不必借看每年軍人緋紫
 衫要錢多縮遂檢籍所用與此所用不爭多遂取出洪結了
 却將緋紫縮不擾知臨安日當拜郊郊壇要若干土朱刷
 年例先出錢買朱吏人呈曹曰不要近郊壇有赤黄土先令
 人將炭若下斤放彼處臨期不遠令追鐵匠於彼處放炭如
 何燒土以膠和塗其壇遂省錢多矣天下事無不理合得只

是凶惡可畏是賊星又秦檜之子娶其兄女揚

秦檜已亥年冬死未死前一二年間作一二件無狀底事起獄
 斷送士大夫之類近死兩年朝不保暮日日起獄山嶺張大
 可畏黃豐知興化日有人有一弟因爭兄財不與遂以其兄
 嘗編錄得胡銓上書言秦檜緊要數語告以為兄罵秦太師
 官司亦以尋常不曾為理會時有一囚與爭財弟同獄問得
 其首尾棋詞何州一日福州帥張某過其人直訴之于帥為
 有人罵太師黃不為理會帥上其事於秦即時攝取黃下大
 理并其妻等皆擊之遂勘閩中何處州海島上有林二十三
 娘過度甚物事追之尉即往海上收一二老婦女林等娘皆
 有之但無林二十三娘鄉老云此中只有一廟是林二十三
 娘廟遂令鄉老供文字去且休了黃不曾有一分事亦追官
 勒停揚

殺岳飛范同謀也胡銓上書言秦檜七怒甚問范如何行遣范

曰只莫採半年便冷了若重行遣適成孺子之名秦甚畏范
後出之揚

王次翁河東人曾做甚官已致仕秦檜召來作臺官受檜風旨
治善類自此人始揚

王循友瑛家知楚康辭秦而往問有何委秦曰亦無事只有

一親戚在彼秦之極不肖恐到庭下為痛治及到任其人果
犯來與痛治喫棒之類其人母骨肉訴之秦秦大怒即尋一
事加於王王得罪妻孥皆配了婦女皆為軍人所娶揚

楚人黃公達作大守有賊提頌韓美成瑛弟欲治之黃已去告

之朝士朝士曰公能作一事不惟可以解此又可以得美官

但恐公尚有所惜不肯為耳黃問如何曰公上殿能以劄子

言曾天隱李彌遜之徒不主和議且罪之黃即為之秦檜大

喜即擢為察院韓徑使人守察院門云黃察院有公事未了
要去理會秦見不是道理遂罷黃揚

興化一傳文云秦令諸子孫皆其夫人正家人林一飛乃秦作

教官時婢所生夫入不容與同官林家人養秦後欲取歸未

遂而死後其黨人欲為料理其夫人自陳云妾有幾子林非

是林遂脫何地林死有子令皆無祿乃檜親孫也林居興

秦太師死高宗告揚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這秦檜帶首

乃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為逆但到這田地七首也如何使

得秦在虜中知虜人已厭兵歸又見高宗亦厭兵心知和議

必可成所以力主和議懶辣主事始定和議至次年兀朮殺

懶辣而畔盟至順昌為劉信叔所敗至楚州又為糧絕兵師

離散方得成和若不契這兩看亦恐未便成和太后自虜婦

云某年月日虜人待之禮數有加至某年月只加禮又某年

月又甚厚令以年月考之皆是我師克捷之時故虜懼而加

禮上極厚乃是順昌之捷高宗初見秦能擔當得和議遂悉

以國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取不上高宗所惡之人秦

引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擯去之
舉朝無非秦之人高宗更動不得蔡京門着數高治元祝黨
只一章疏便盡行遣了秦檜死有論其黨者不能如此只管
今日說兩箇明日又說兩箇不能得了有篤張魏公者高宗
之朕寧亡國不用張浚

問秦相既死如何又却不更張復和親曰自是高宗不肯當渠
死後乃用沈該萬俟卨道弼又有此數人皆是當時說和
親者中外既知上意未幾又下詔云和議出於朕意故相秦
檜只是贊成今檜既死聞中外頗多異論不可不戒約其沮
人心當初有一二件事皆不是如檜家既保全而專治其黨
士大夫遭檜貶竄者叙復甚緩渠死得甚好若更在其可畏
當時已欲殺趙丞相之家既加以反逆則牽聯甚衆見說有
三十餘家皆當坐中外寒心高宗亦甚厭惡之但無如之何
問所以至於如此者何故曰伊川云人主致危亡之道非一

而逸欲為甚渠當初一面安排作太平調度以奉高宗隆養
其權又挾虜勢以為重鈞

秦老既死中外望治在上人不主張却用一等人物當時理會
秦氏諸公文宣諭止了當時如張子韶范仲達之流入已畏
之但前輩亦多已死魏借問却是後來因遂亮起方少敬馬權
用人才籍溪輪對乞用張魏公劉信叔王龜齡查元章又一
人繼之時有文集謂之四賢集新

好底氣數常守那不好底氣數不過且如秦檜在相位十一二
年被他守殺了幾箇人又殺了許多人皆是他那不好底氣
數到長了

秦老是士大夫之小人曹詠是市井之小人楊

中興至今日人物下

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回鑾
數十表乞不南幸乞修二聖宮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議論所謀
畫是非利害照然可觀上其執駁上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
沮之於南京時使不歸京城汪黃沮之淮甸時動相制手肘使
不得一有所為如令椿管器甲之類不得擅有支遣問諸名
募係何色額人死募得百十令京民出助軍錢不得支錢修
城池造器械故事皆汪黃張慤為之初宗守京太上即位南
京時河東北京東西之民日夜自守望駕歸京上師之來全
無盜賊駕一居淮甸盜起百十萬丁進李成楊進
之徒競起宗盡召之為用事垂成而薨朝廷不為諸人作主
諸人四散為盜矣傷哉宗薨時年七十謚忠簡揚

宗忠簡公薨其家人方入棺未歛軍兵輦出大廳三日祭吊來
哭不絕祭物蒲廳無數其得軍情人心如此揚

王庶西人趙元鎮引作樞密甚有威望又言也疆臣死葬庐山
王之哥是庶之子亦作樞密庶以私怨殺曲端端亦西人庶
嘗在其軍中幾為端所殺振

王子尚初在陝西為金人所圍求救於曲端端命一愛將救之
既至欲求休息數日王不許戰敗奔入城王斬之既而城陷
王奔端端詰責欲殺之有幕僚力諫止囚之一日遣入蜀遂
諸端於魏公魏公殺端李

徐師川微時嘗遊石山遇一宦者鄭謨與之詩曰平生不善劉
黃策色上門中皆有人後入樞府鄭時適用事模樣似有力
焉徐在密院時金人寇襄陽中書集議徐曰彼本盜賊所有

時因與未嫁監有籍發據城邑者
趙以與未嫁監有籍發據城邑者
趙元鎮為參知政事曰襄陽為金人所據則川廣路絕國家

自主之奇也此國家大事政府安得不與即上馬而去六上

酒為事不擇貧賤皆往談之詩亦無甚佳者揚州何李院

備襄新密之難五府會談此日今上卿何視
趙新密之難五府會談此日今上卿何視
趙新密之難五府會談此日今上卿何視

韓世忠作小官時一城被圍即將無計世忠令募敢死士得二

百人世忠云不消多只擇得精者八十人令人持一斧世忠
問云其間豈無能為盜者遂令往偷了鼓槌將石頭去

驚他門他必往報中軍便隨入見有紅帳者便斫俟被入集
便出來恐有馬軍來趕便與相殺城上見云馬軍進如是

果退圍揚

岳太尉飛本是朝魏公家佃客每見韓家子弟必拜振

取

岳飛恃才不自晦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闕穴然當緊要處又不
然輩騎見虜云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
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允其用心如此直是忠勇也揚
紹興間諸將橫劉光世使一將官來奏事應對之類皆善上喜
之轉官頗賜予劉疑其以軍中機密上聞欲殺之其人走投
朝廷朝廷不知如何區處之劉又使人逐路殺之追者已近
其人告州將載之獄中入文字朝廷方免揚

吳玠到饒風關却走回此事惟張巨山退虜詎得實職

後世用兵只是胡斷殺那曾有節制如李通說八陣可用怕也
未必可用當臨陣時只看當時事體排撥得着所在如吳璘
敗虜於殺金平前而對陳交兵正急後面諸軍一齊擁前爛
殺虜人這有其陳法且如用兵前陳交接後陳即用不車隔
了不令突出當吳璘那時軍勢勇猛將來隔了一齊都斬開
突前去有其陳法者來共之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

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直以
衝突之續

古之戰也兩軍相對甚有札有饋重焉有飲酌焉不似後世便
只是爛殺將去劉錡順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地而後生當
時虜騎大擁而至凡十餘萬諸將會議以為固知力不能當
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已自戒嚴必不可渡兼進拼老幼虜
騎已迫必為所迫其勢終歸於死若兩下皆死不若固守處
幾可生遂開城門而守虜人大至劉錡先遣人約他某日戰
虜人謂其敢與我約戰大怒至日虜騎嚴裝城外時正暑月
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為五隊先備暑藥飲食酒肉存在先以
一副拋竿与甲置之曰下懼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如
此數次其拋竿與甲尚可容手則未發有熱熱如火不可容
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必定與暑藥各段兵出西門
戰以須又喚一隊上投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送出送

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揪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繞倒即壓數騎殺死甚衆况當虜衆正熱甲盾如火流汗喘息頭悶而吾軍迭出飽銳清涼而傷困者即扶歸就藥調護遂以至官方敵至衆虜人大敗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真箇要和此是庚申年六月可惜此機不遂進續

張棟翰音謂劉信叔親與他言順昌之戰時金人十上萬人圍

了城上中兵甚不多劉使人下書約戰日虜人笑是日早虜騎迫城下而陣連山鐵陣甚密不動劉先以鐵甲一聯聯旌中一邊以內飲搗師時使人摸鐵甲未大熱又且候上甲熱甚遂開城門以所搗一隊持斧出令以掀起虜騎斫斷馬脚人馬都全裝一騎倒又粘倒數騎虜人全無下手處此隊歸以五丈大順散與服之令歇又以所搗第二隊出如前殺甚多虜覺得勢敗遂走後人問賊甲之事如何曰甲熱則虜

久春日中皆熱悶矣此則在涼處歇方出時當夏六月也揚

籍和溪嘗云建炎間勤王之師所過州縣如入無人之境恣行擄掠公私苦之有陳無玷者以才略稱嘗作某縣宿衛邑人各備器械候聞鐘聲則人執以出隨其所居相比排如幾動王之師八縣將肆縱橫之狀即命擊鍾邑人聞之如其宿戒以出師徒見其戈矛森列不虞其有備若此也相顧失色遂整師以過秋毫無犯邑人德之又胡文定公之趨召命也况舟而下魚玷走吏致書戒其吏云計程到紅黃間有官船自下而上者可扣之當是本官吏至彼果有舟生者一問得之其善料事如此蓋渠以事古之知文定之不果造朝也臚某人作縣臨行請教於某人姓生忘其姓某人曰張直季在彼每事可詢訪之其人到官忽有旨令諸縣造戰船召匠計之所費甚鉅因憶臨行請教之語亟訪策於張張曰此事甚易可作一小者計其成尺廣狹長短即是推之則大者可見矣

遂如其語為之比或推筭比前所計之費減十之三四其後
諸縣皆重有科敷獨是邑不擾而辦後其人知紹興府太后
山陵被旨令應副錢數萬結磚為墻其大小厚薄呼磚匠於
後園依樣造之會其直比拋降之數減數倍遂申朝廷乞紹
興自認磚墻正中宦者欺弊遂急沮其請只令紹興府應副
錢不得干預磚墻事儒用成錄云其人曰如堵驗之先問其磚之大小厚薄依樣燒磚而結之費其磚之大所拋降之數減數倍云

張甯辭五福唐人嘗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
之張云可造一小舟以寸折尺便可計筭後又有人欲築紹
興圍神廟墻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其人用張法自築一丈
長筭其墻可直二萬遂以四萬與匠者董事內官無所待遂
與奏紹興貧不如自出錢太后遂自出錢費三十二萬緡
高宗朝有朝士後為尚書建炎嘗請駕幸福建以為福建有吳
愈又上言即武南劍人多鑿紙錢廢農業乞降旨林芝或人

家忌日之類不得燒紙錢只燒經幡一二紙好笑如此粘單
長槍大劍之此而使若輩人誦國云邵武有文集又有趙霽
者清獻之孫此時亦上言聖節殺雞鵝太多只令殺猪羊大
牲通傳有一龍虎大王南侵邊方以為懼胡侍郎云不足慮
此有雞鵝御史足以當之揚

紹興間曾天隱恠作中書舍人曾亦賢者然嘗為蔡京引用後
修哲宗實錄成大上趙丞相要就褒賞修實錄官制辭上說
破前後是非曾以蔡之故常主那一邊及行詞只模糊作一
修史轉官制上與丞相不架命呂居仁行呂樞中書舍人自
丁巳三月二十五日上一狀論分別邪正謂曾之徒也自前
公諸人熙豐間用事新經字說之類已壞了人心術元祐諸
公所為那一邊人終不以為是紹聖以後又復新政敗壞一
向至於渡江然舊人亦多產者其所見舊染不省雖賢者亦
復知是知曾之徒是也因論人以先入為主一生做病揚

湯思退事秦檜最久其無狀皆親李得故所為如此之幸揚

湯思退作樞密薰德元參政商量薦小秦作相董言之不容湯

即皆其說遂薰出召魏良臣來作參魏治楊存中上答湯

又逐出魏湯遂作相揚

湯思退王之望尹穡三人甚又各有文以計去了魏公盡敗

其邊被山寨水櫃之類仇險夔處有備禦者皆致之還了金

人四州以謂可以保其和姓而無事矣一日只見虜騎十萬

突至驚擾一番而去三人者乃罷其謀蓋三人之所同也尹

乃疏平日邊事尚嫌此熨事宰相自為一室藏文書全不令

臺諫蓋其後及賈誼待大臣無劔之類事湯卒以驚死敗小

人情狀如此初去了魏公毀邊備時諸將皆欲得而殺之正

之望也在此所急上書論三事一恢復二守禦三與之和時

亦要境界歲弊之類分明上大喜即日召歸參大政及金人

自所願上商量之際上意欲不與欲之望有所說之望余不

言上顧之云如何之望曰不知且與之上曰卿前書意如何

及敗二人皆懼邊將之怨已不敢出師上前至以鄙語相罵

之望謂湯小數子成把價撒出來好三人之意惟恐奉虜不

至但看要如何虜見其著數低意之遂無所不敢使其和議

如秦檜時則亦一檜矣好藁三人首於都市俾虜人聞之亦

以少畏必是甲虜騎來時思退之望既罷檜不罷上令胡銓

檜往經略邊備二人皆搬家先去上但知胡如此怒去之時

召陳魯公曾公至留胡上曰用其略經邊事遂搬家先去用

是罷之陳曰如此則檜亦搬家去臣途中見之遂罷檜多讀

書能文然行不成入上初極重之每對群臣言無人及檜龍共

茂良為左司諫與檜對同欲促上早定和議龔曰內政則消

三二箇月打疊不日可以致太平但外敵未去下手未得耳

與講和為便揚

方伯謨問某人如何忘其名先生曰對移縣丞二節全處不下又

問是當初未見得曰他當初感發踊躍只是後來不接續語
朱希真曰天下有一等人直是要文采求進用因說及尹穉
前日趙善稱他是好人伯謨問他當初如何會許多年不出
曰只是且礙過及至上手則龍渠初擢用刃言但得虜和
二月綱紀自定龔實之云便是他人耳聾敢如此說如臧允
官事是但非其人行之失人心渠初除浙西制至胡邦衡除
浙東邦衡般家從蘇秀迤邐欲歸鄉因此罷陳魯公再用因
言於上曰胡銓般家固可罪尚向伯尹穉般家乃向南上云
無此事公云臣親見主之自古人主無與天下之敵之理天下
皆道不好陛下乃力主張張魏公在督府渠欲搖撼一日陳
彥廣對言張某似有罷意上曰安有此事方今誰出魏公上
上每呼張相只曰魏公必是臺諫中為此鄉可宣諭陳見尹
道之意尹云某請對數日駕在德壽批出陳知運字府魏公
亦深甘小問當時諸公薦薦之何故曰亦能文章大柄以此取人

不者義理無以知其人多為所誤如蘇子由用揚畏畏為敢
向上三人蘇忠不遷畏曰蘇公不足與矣乃反攻之詞

武問胡邦衡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先生曰天生天殺道之理
也人如何解死得人廣

胡邦衡尚號為兩知識者一日以書與范伯達云某解得易經
公為作序解得春秋鄭億年為作序以為美事范答書云易
得魏公序甚好鄭序春秋者不知是何人得非劉豫左相乎
是此人時且請去之胡舊常見李彌遜字似之亦一好前輩
謂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
來喪名失節亦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也揚

呂居仁李術雖未純粹切切以禮義廉耻為事所以亦有助
於風俗今則全無此意材

呂家之李大率在於儒禪之間習典故居仁遂去李作詩亦不
說於趙丞相後於秦檜所為亦有輔之者籍溪云嘗代一表

云仰日月於九天之上下一句甚卑可憐之詞居仁為之地
後庸中此文亦有人傳之揚

呂居仁作舍人時繳奏文字好處多一章論袁煥章乞作教官
教官人之師表豈可乞此論不聞數十年矣今皆是陳公然
不陳云朝廷又不為檢舉朝廷為檢舉方是亦可以者士大
天廉耻今皆不然都要陳乞舊除從官便不磨勘今亦不然
如磨勘大約用三載考績之法一年一切了今年年日日理
會官負磨勘揚

呂居仁不甚惡職行深惡多才刻薄者此自回避黨人故有此
論出來然大官名教豈不使得子孫取受如論固窮守節處
甚佳揚

呂言人好言忍耻之類此意不佳揚因及劉道原不受溫公惠
曰如此做得人也靈利揚

人安能如此這般非是大聖便是大愚
因說呂居仁作江民表墓誌不好曰作龜山底尤不好故文定
全不用盡做過了揚

呂居仁家往往自擡舉他家人便是聖賢其家法固好然專恃
此以為道理只如此却不是如某人纔見長上便須尊敬以
求教見年齒總小便要教他多是如此人傑因曰此乃取其
家法而欲施之於他人也傑人

汪聖錫不直潘子賤直前事云無緣聽得殿上語向宣卿云吾
當時是言尹和靖某事又為朱子發理會卹典子賤當時為
呂居仁所賣明聽

張無垢說得一般道理一切險而動振
張無垢氣魄汪端明全無些子氣魄無垢論語說得甚敷暢橫
說豎說居之不疑

永嘉前輩覺得却到好到是近日諸人無意思陳少南某白雖

不識之看他舉動煞好雖是有些踈却無而今許多纖曲賀
孫問少南雖是踈到在講遺議論實有正直氣象曰然近日
許多人往往到自議論他

問陳少南詩如何曰亦間有好處然踈又為之甚輕易秦檜居
溫州時陳賞為館客後入紉遙因講公羊母以子貴之說為
非是因論嫡妾之分是時大母還朝陳遂作太上意安置惠
州張宋卿於彼從之徽廟梓宮歸鄭后梓宮亦歸邢后太上
初聘亦隨歸及邊以訐聞太母還秦檜欲以吉服迎吳才老
時為禮官獨以為不可謂須先以凶服迎梓宮歸太上幾年
不見太母了不爭此二三日奉安梓宮了却以吉服迎太母
歸喪禮官聚都堂皆從秦意吳獨爭之秦曰此不是公聚訟
處即以吳出之先生又云公羊之說非是只有一嫡揚
因論李德遠黃世永為湯進之所買云他亦是不曾見前輩前
輩皆不如此湯見人時一面顏色言語皆買人之物史直翁

然然却較好史雖主和然亦有去交結得一人為應者然
許他皆過分數了誠使彼足以抗虜此中亦何以處之其策
甚非也揚

史丞相好薦人極不易然却有此籠絡人意思不作陳丞相較
渾厚無這般意思又若賢否不辨者振

陳福公自在只如一魚所能底村秀才梁丞相亦然振
史老雖如此然常愛論薦引拔士人此一節可喜如陳應求方
寸平正遠過龔實之然龔入却好士每到處便收拾得此人
才劉樞不好士人先亦讀書長編從頭批抹過近得書云尚
要諸經史從頭為看一遍顧老病恐不能揚

因論張戒定夫其初名節好後來亦以書與諸公論當時某不
是全不主和議但謂和時要如何後來多有如某之料其意
欲進甚銳太上終是嫌破和議底人秦檜死遂下詔守和議
不愛用沈該萬俟卨陳誠之輩故張戒自秦檜死後數年終

不用而張自躁如此蓋是學子無本原故耳張學老子之類揚
張定夫居建昌字高壽有文集曰正平集自言初學孔子之道
而無所得後讀老子而願學焉又喜管子其議多尚法制立
朝亦可觀人微錄與先吏辭厚善當時朝士不敢慢嘗對高宗公
陛下有仁宗之儉茲而乏藝祖之矣略高宗以為說得好又
嘗嘗過江以來非李伯記趙元鎮張魏公三人也立不住
先生謂石海曰令祖全節公羽孝義篤至又能堅正自守當時權
貴歛不見之竟不為屈至於通判公又為張趙所知特論演示
然不肯阿附秦老可謂無忝於所生者前輩高風誠可敬仰
為子孫者其忍不思所以奉承而世守之乎或曰今人老在
趨利聞人道及此等事則多非毀訕笑先生曰其嘗謂得他
當面言之猶似可又有口以為是心實非之存在胸中不知
不覺做出怪事者茲亦可畏按胡游云內翰文
若海
齊名世吏臨川人李甚博趙丞相以白衣起為著作即與先吏

高同局吏計甚敬良之有攻證文字甚多故證姓氏一詳甚
詳詔與府有印板謂左左姓人有碑在寶卦左氏以是姓
左先注云楚左史倚相世為史官恐其後也登者作後為秦
檜以傳出為書又序罪之據官勅倚檜
熊淑雅詔考王時雍塔也金人又寇京城不守時雍盡搜取婦
女與虜人入號時雍為虜人外公當秦檜時淑雅知永州勅
公時安置永州秦檜之父曾為玉山知縣玉山人要為老秦
立祠堂求淑雅作記淑雅實之魏公魏公令勿須作淑雅自
後只是言貧這後恐不得差遣十數日後魏公知其意由之
曰前日所謂作祠堂記你也不妨淑雅作之大意言人問公
有甚異政曰無異政見民父子有親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之倫皆如此好了子太師得其道以治天下亦然云立大碑
於玉山揚

三山黃明陟登是黃傳正之父揚錄云張登從用錄云永福姓張

人其人朴實公介為其處宰儲錄云初上在凡邑人來見者
都請儲錄云餘人但一揖楊錄云坐讓誦問諸公能打對否
人皆不敢對因云天對其其中有人云對地又問日對甚云
對月陽對甚云對陰却又問利對甚云對害乃大聲云這便
下是了天下一切人都被這子壞了才把害對利便事事
上只見得利害便不問義理儲錄便云取執利須知道利
乃對義才明得義利便自無垂爭之事自後只要如此分別
不要更到訟庭後來在任果有政聲此事雖近於迂濶然却
甚好今不可多見矣時舉口雷錄云一揖而退此亦可書其
批符云奉觀邑人依本分莫將閑事到公廉言雖實意亦好
楊錄云其人為政簡易無係後坐死

李椿年行經界先從他家田上量起令之輔弼能有此心否傑
王龜齡學也儀疎只是他天姿高意思誠敢表裏如一所至州
郡上下皆風動而今難得比等入續

王詹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之以愛民之意出一

絕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身宜慷慨心今日黃堂一盃酒

使君端為庶民斟之邑宰皆為之感動甚為政甚嚴而能以

至誠感動人心故吏民無不畏愛去之日父老兒童攀轡者

不計其數公亦為之垂淚至今泉人猶懷之如父母時

汪端明學亦平正然疎文亦平正不好小蹊曲徑福唐政事鎮

靜與福亦相宜蜀政不及見事亦快揚

汪端明少從學於焦先生汪既達時從泉老門禪憐焦之老欲

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泉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焦

曰和尚不可破句請書不契而歸亦高士也離名境靜修

汪聖錫日以親師取友多識前言往行為事故其晚年德成行

尊為世名鄉

汪季路甚子細但為人性太寬理會事不能得了續

祝懷汝昭嘗論張說一日祝有一婢溺死獨守施元之謂張曰
 祝婢乃其父婢祝汙之恐事泄抑令其死張遂言之於上上
 曰此事大若有之行遣不得草草若無不須以此陷人遂陰
 遣一兵士之類來攔探其事往來日餘日得其實矣一日乃
 投都監曰奉聖旨來探祝編修家公事遂叫集鄰里作保明
 狀去事方已兵士小人乃能如此揚

主上一日嘉鄭自明直言遂問近臣曰昔時有一魏揆之好直
 言今何在左右以死對問有子弟召無人為敷陳遂贈有祕
 閣宣毅郎揚

這道理易晦而難明某少年過莆田見林謙之方次榮說一種
 道理說得精神極好聽為之踊躍鼓動退而思之忘寢與食
 者數時好之念念不忘及至後來再過則二公已死更無
 一人能繼其業者也無一箇會說了個

論林父所作文解經曰林成委井伯為艾軒作墓銘諱艾軒著

書但云幸學講中庸九經及其篇是艾軒所著此是有
 不得底嘗見九經口義先說一段昌子全與所講不干涉其
 說是言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
 而不與焉人看時都理會不得某却曾見他口說來乃是說
 道巍巍乎者世上有恁地大底事惟天有之惟堯則之下面
 又說箇巍巍乎者言此大事只是天與堯有之舜禹者不與
 此蓋是取奉光堯不知却推倒舜禹又云在興化南可見艾
 軒言曾點言志一段歸自釋音作饋字此是物各付物之意
 某云如何見得艾軒云曾點不是要與冠者童子言箇去浴
 沂風雩只是見那人有冠者有童子也有在那裏灑浴底道
 有在那裏乘涼底也有在那裏饋餉餼南畝底曾點見得這
 意思此謂物各付物艾軒甚秘其說密言於先生也
 王說習之性直好人與林艾軒輩行上即位即召見論不可講
 和上一日謂宰臣曰前日上殿有箇生得貌寢是甚此志

甚感官人議論亦好遂除官龔實之笑王習之以不講私奉
上意先生謂習之直不是奉上龔實之多讀書知前輩大體
頗識義理又有才做得去亦有文小官時甚好為正言時及
曾龍後采心術一備至於如此可惜可惜及不如陳應求全
不如他却較好揚

因給舍繳駁事而大臣無所可咎云昔梁叔子將為執政時曾
語劉樞云其若當地頭有文字從中出不當者如何也劉說
教住了始得後梁已大用而文字自中出者初不聞有其言
奏劉樞深恠其事後見錢某因事說及丞相然有力中出文
字日日有之丞相每每袖回了而後已自今觀之又不見此

續

某人初登宰輔奏逐姜特立勿有旨召姜乞出甚力在云和塔
待命有旨免宣押某人初過樞天下屬為者有召姜之命經
由樞密曾無奏也坐視丞相以近習故去固其意只以入樞

未久恐說不行而去為人所笑故放過此一着是甚小事直
卿云人日日常持理義夾持箇身心庶幾遇事住不得若
平常底人也是難得不變如某人固謂世人屬望但此事亦
須不要官爵方做得曰固是若是不受官爵這一項事如何
放得過每看史策到這般地頭為之汗栗一箇身已便頓在
兵刃之間然漢唐時爭議而死愈死愈爭其爭愈力本朝用
刑至寬而人多畏懼到合說處反畏似虎致道因問武后事
狄梁公雖復正中宗然大義終不明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
世只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薦得張柬之乞罷反
正又問武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却可畏曰武后只
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遷做到後來許多不好武后乃
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通啓之心自為昭儀便鳩殺其子
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使以此
廢之均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呂后與高祖同起行五識兵

畧故布置諸呂於諸軍平勃之成功也適值呂后病困故做
得許多脚手平勃亦幸而成功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若于
宗廟社稷而誅之又云中宗決不敢為黜母之事然而并中
宗廢之又不得當時人心惟是見武后以非罪廢天子故疾
之深惟是見中宗以無被罪廢故頭復之切若并中宗廢之
又未知何以收拾人心這般處極難辦

耿京起義兵為天平軍節度使有張安國者亦起兵與京為兩
軍辛幼安時在京幕下為記實方御命來此致歸朝之義則
京已為安國所殺幼安後歸挾安國馬上還朝以王典刑
辛幼安亦是箇人才豈有使不得之理但明賞罰則彼自服矣
今日所以用之者彼之所短更不問之視其過當為信者皆
不之卹及至廢至又不敢收拾而用之歟

問陳亮可用否曰朝廷賞罰明此等入皆可用如辛幼安亦是
一帥材但方其縱恣時更無一人敢道其畧不整頓之及至

如今一坐坐了又更不問著便如蔡廢此人作帥亦有勝地
人勸但當明賞罰以用之耳雷

近世如汪端明專理會民如辛幼安却是專理會兵不管民也
這理會兵時下便要驅山塞海其勢可畏植

辛幼安為閩憲問政答曰臨民以寬待士以禮馭吏以嚴黍甫
再為潭帥律已愈謹御吏愈嚴其謂如此方是趙

劉樞帥建康所得月千緡劉欲止受正所謂得者以恐壞後來
例不敢但受之後却送其不當得者於公使庫後韓元龍來

作漕盡不受其所不當得者劉甚稱服之呼張云

劉共父創第規模宏麗先生勸止之曰凶奴未滅何以家為忠
肅意不樂也趙

劉室李初娶熊氏生樞密生次子方落地問是男即命與其弟
直閣為子熊不樂都不問竟以皆死而沒後樞密娶呂氏門
末綫即命呂一切儀物盡與直閣女為嫁具呂即送與之評

某嘗訪謝昌國問長齋安在謝指廳事云即此便是其囑亦金安郎為人好振

戴少望云洪景廬楊廷秀爭配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

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是

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

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

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

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黑白不辨是非而

微曰無黨莫大亂之道也戴曰信而後諫意欲委曲以濟事

曰是是直尋而可為也禪

孫逢吉從之致好初除右平書便上一文字盡將今所諱已心如

正心誠意許多說話一齊盡說出來這是在合着說底話只

如今人那箇口道是是那箇不多方去四避孫

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却又論其中節與不中節今失

於許然使其言見聽不無所補李琪則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

政要之却亦有以救其失也如二子却所謂是中之不中節者

道一作耿直耿道直之作浙漕時有一榜在客位甚好說用考議之法應

州縣官不許用援有績可考自發薦幸如考謀在上而挾貴接

者即降次等今在鎮江亦然否曰僻在山林不知其詳簡私

謂不行曰向來耿守有一書說用之則行會之則藏從周曰此

義尚如何說曰也只是前來說若如耿說却是聖人學得此骨

重要把來使全不自心中流出從周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

樂先舜之道蕪溪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顏子之所

志伊尹恥其君至若達於市學者若橫此心在胸中却是志於

行矣不可曰非是私脩身養性與致君澤民只是一理從周吳

公路作南劍天柱灘記曰事無大小為之必成害無大小除之

必去此見其志才

王宣子說其士大夫以面折廷爭為職以此而出人皆高

耿直

之官官以承順為事忽犯顏而出誰將你當事如黃彥節是也其見如此之乖後漢呂強後世無不賢之場

近年有洪邦直為幸職被訟求救於伯圭伯圭薦之其於其排薦之上召見賜錢以為此人甚廉而賢除監察御史振

先生聞黃文叔之死頗傷之云觀其文字議論是一箇白直學快底人想是換肉死了言不行諫不聽要丟又不得丟也是悶

人因言蜀中今年煞死了係名色人如胡子遠吳挺都是有氣骨底人共是得方官將續

近世士大夫憂國忘家每言及國事輒有感情慷慨者雖於趙子直黃文叔見之耳間

趙子直奉命將入蜀請於先生曰某將入蜀蜀中亦無事可理會意欲請於朝得泐准差遣庶可理會屯田日出於朝廷之意

猶恐不得終其事若肯請以行則不稍或有小事請之不行使難出手如累薦小吏而不從其薦或按劾小吏而不從其

劾或求錢米以補闕之而不從其所求這如何做續趙子直政事都瑣碎看見都悶人曾向擇之云宋文相得不喜

某政事可知是不喜續或言趙子直多疑先生曰諸公且言人因甚多疑曾可幾口只

是見不破爾趙子直要分門編奏議先生曰只是逐人編好因論舊編精義

逐人編自始終有意今一齊節去更拆散了不見其全意矣趙子直亦可謂忠臣然以宗社之大計言之亦有未是處不知

何以見先帝續一日獨待坐先生忽頻屢云趙丞相謫命似出胡然問胡然不

知會識他否曰舊亦識之此人頗記得文字蒲陽之政亦好但見朋友多說其狹懷某曰丞相前日之事做得都是否曰

也有此不是處問所以不是處曰公他日當自見之先生又曰一時正人皆已出去今全无一好人在朝某曰鄭澗之當

時草趙丞相罷相訶固好以其觀之當時不做便乞出充為
奇特曰也不必如此但是後來既遷之後便出亦自好它却
不合不肯出所以可疑若說教他不做便出亦无此與故某
曰月如富鄭公繳迹固夫人之封以前亦何曾有此但富公
既做後遂為例先生微笑而不答某又問丞相秉軸首召先
生入經筵命下士子相慶以為大平可致忽然一日報罷莫
不惶惑竊以者云先生請早晚入講筵人主將不能堪便知
先生不能久在君側曰早晚入講筵非某之請是自來如此
然某嘗時便教久在講筵恐亦无益一日雖是兩番入講筵
文字分明一一解注亦只謂過而已看來亦只是文兵研
或曰今世士大夫不詭隨者亦有五六人曰此輩在何時本是
闖草人不比數底但今則上面一項負箇好人畫屏除之故
這一輩稍能不變便稱好人其實班固九品之中方是中
下品人若中中以上不復有矣先生因問其人如何口曰

靠不得曰然見他寫書來皆不可曉頃在某處得書來說
問又如何貧弱又如何讀書不長進又如何某答之云不須
如何說話不濟事若資資弱便放教剛若過剛便於教稍不
此若懶便放教勤讀論語便徹頭徹尾理論會語讀孟子便
徹頭徹尾理會孟子其他書皆然此等事本不用問人問人
只是杭唐日子不濟事不須低著頭去做若做底自是不消
問人這番又得他書亦不可曉或曰終是他於利欲之場打
不透欲過這邊又捨彼不得欲倒向那邊又畏友朋之議又
緣頃被某人擡獎得大過正如箇般閑在沙岸上要上又不
得要下又推不動曰然無一番大水來泛將去這般終不動
要之只是心不勇之故某歎息天下有此英雄人都彼釋
氏引將去甚害事且如昔日老南和尚他後生行脚時已有
六七十人隨著他參請於天下叢林尊宿無不徧謁無有可
其意者只聞石霜楚圓之名不曾得去遂特地去訪他又到

入慈慈
終

石霜頌其有不可人意處南大不樂徘徊山下數日不肯
去見後來又思量既到此頃一見而決如是又數日不得已
隨衆入室獨篋欲入又舍不得拜他如是者三遂奮然曰為
人有疑不決終非丈夫遊揭篋徑入才交談便彼石霜降下
他這般人立志勇決如此觀其一曰揭簾而不肯入他定不
肯說隨人也廣道不世上肯問人昔老南去參明眼是有
林糖引蛇蝎疑穢决明室殺火燈揭篋入註其常說怪不
得今日工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作做無可思量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自然是只随利欲走問有務記誦為詞章者又不足
以枝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故如此
前輩多有得於佛學當利害禍福之際而不變者蓋佛氏勇
猛精進清淨堅固之說猶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為外物所
移也若記覽詞章之學這般伎倆如何救接得他那利欲底
窠窟動或曰其人讀書只是摘奇巧為文章以求富貴耳曰

恁地工夫也只做得那不好底文章定無氣魄所以他文字
皆困善某少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上有氣魄敢擔當高
事而今人箇上都恁地衰無氣魄也是氣運使然而今秀才
便有些氣魄少年被做那時文都銷磨盡了所以都無精彩
做事不成個
彪居正德美記得無限史記只是不肯說只要說一般魚已盡
底道理在南嶽說温故而知新不是今人所說之故新故者
性也新者心也温性而知心故可以為人師其說道理如此
然口曉曉不肯已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三計一十四版

本朝七

盜賊

蜀中有趙教授者因二蘇斥逐以此搖動人心遂反當時也自
響應但未幾而哲宗上仙事體皆變了所以做得來也設巴
鼻屬人大故強悍易反成都嘗有一通判要反已自與府中
都吏客將皆有謀了不知如何一婢走出來告云日逐有官
員來議事帥因下簾令辨府中人則皆每日所見合謀者其
事遂敗剛

方臘起向蕪林時為小官言今無策只有起劉元城陳了翁作
相則寇不戰而自平揚

伊川嘗說今人都柔了蓋自祖宗以來多向寬仁不曾用大刑
之蜀由此人皆柔軟四方無盜賊後來靖康時多盜蓋屢難
方急朝廷無暇治之耳且如紹聖之後山東河北連年大饑

而盜作也皆隨即仆滅但見長上云若更遲四五年虜人不來盜亦難禁止蓋是饑荒極了臘

方臘之亂愚民望風響應其間聚黨劫掠者皆假竊臘之名字

人人曰方臘來矣所至瓦解臘之婦紅裝盛飾如右妃之象

以鏡置曾懷間就日中行則光彩爛然競傳以為祥瑞臘

論及楊公云當時也無甚大賊不過只是盜賊而已如李成之

徒也只是劫掠若無計則不過自食人皆不是做事底臘

建賊范汝為本無技能為盜亦非其本心其叔積中却素有包

藏陰結徒黨置兵器滿倉箱中其徒勸之舉事每每猶豫若

有所待有不快於中者輒火十數家且殺人因劫之為首其

人終不肯但曰時未可我決不能為汝輩可別推一人為主

眾遂擁戴汝為勢乃搗擄建之士如歐陽穎士施達吳琮者

善文章多材藝或已登科皆望風往從之置偽官日以蕭曹

房杜自相標置以漢祖唐宗頌其功德汝為愚人優然當之

朝廷遣官軍來平賊時秋稼已熟賊聞官軍且至放水灌田

又以禾稜相結連已而決塍去水官軍至不諳其山川道路

賊縱之入山山路險隘騎卒不能全賊覺官軍已疲因乃出

平原以誘官軍官軍出山爭趨田中既為結稜牽絆又陷泥

淖賊因四面鑿擊之官軍大敗乘勝據建州三年累降累殺

竟遣韓世忠來方能勦除之汝為自縊口為衆所焚弗獲初

建人陸崇謝尚有鄉曲之譽陸端重頗似有燕器者賊聲言

使二人來招我吾降矣朝拜遣之既而賊有二心乃拘係久

之歐陽輩又說之日益切因循遂為賊用賊敗歐陽穎士吳

琮先誅死陸謝施達以檻車送行在至中途達謂二人曰吾

輩至必死與其戮于市朝且極痛楚曷若早自裁二人曰何

可得自死達曰易爾乃密令人為藥三元小大形色俱相似

一乃無毒者遂取無毒者服之餘二人服即死達既至行在

歸罪于二人理官無所考證迄後未減但編置湖南某州中

途又逃去或為道人或為行或為人典庫後迤里望淮
 去有喜其材者以女妻之住數月復北走降虜改名宜生登
 偽科後擢用甚峻迤亮將犯淮時猶為之奉使此來時黃尚
 書通老為館伴黃幼與之同筆硯雅相好至是不欲見其人
 以疾辭遂改名張子公宜生猶問于公通老安在子公以實
 對欲扣虜中事不可得因登六和塔子公領客宜生先登亟
 問之曰奉使得無首丘之念乎宜生曰必來言方終而介使
 至宜生色為之變既歸即為虜所誅龍泉寺施慶之乃其族
 人使時題都亭驛詩云江梅謝未全開老倦集心十府臺
 人在江南望江北浙海聲裏進潮來又按蕭明集注宜生字
 後望江安浦城其國歷南臺即中教與深室州召德徽禧
 累任侍講道號三

一士人見龜山容貌甚莊端坐不動每來必如是以此喜之一

日引入書院久坐忽報有客龜山出接士人獨坐凝然不動
 如故宅眷屬外窺之大段驚異士人別去家人以實告皆稽

其如此好人愈為所取後以女妻之乃陸崇也及范汝為作
 亂崇入其黨覓矯情飾貌之難信也過

李權寇廣西出榜約不收民稅十年故後叛者如雲稱之為李
 王友謂官兵為賊以此知今日取民大重深是不便廣

澧州之事朝廷既是命委清強官體究帥司若有謀只那裏究
 官便是捉賊官且如揀差體究官帥司抵密着一不下司文
 牢與之令到地頭體究隨宜便與處分若體究官到彼他見
 朝廷之意未十分來煎迫亦須開門放入但只與之言今日
 之事既是如此若大兵四合勦滅亦不難今亦未能如是但
 你這頭首人合當出來陳說始初是如何及其既至則收兩
 梟之事即定矣若遽然進兵掩捕則事勢瀕激城中之人不
 可保而州郡必且殘破矣

夷狄

西夏李繼遷本夷狄姓托跋後賜姓李五代時有其地國初世

襲太宗欲取之遂召繼遷歸京師以列人代之一日繼遷
 歸朝廷費無限心力不能得遂以其兄繼隆知夏州令括之
 其兄遂陰與之合每奏朝廷謂已無事後朝廷又召其兄歸
 繼遷遂復有其地靈州屬朝廷又在西夏之外為西夏截斷
 又以兵圍之使不得通朝廷靈州絕遠難救援又其地渾沙
 無水不可掘每兵行則用水以自隨渴殺了多人行其
 沙地上皆動陷了數百人馬只見不在太宗心欲棄之而不
 言時參政張洎唐主端又之詎以端知上意則進可棄
 之說上問宰相呂端又令各進說端言如此則各有說非會
 議合謀之意洎即詆端避事端言洎不過揣合上意後洎即
 進說端不曾進上謂洎揣合果如端言封還其說朝廷遂詔
 靈州守臣出兵與接漸離去棄之張齊賢以為不可如此
 則被夏人掩殺洎是與之戰勝則得之不勝則漸漸引去方
 議未定忽報靈州已為夏人所破矣因而為彼所有後來朝

廷費了幾多氣力去取韓范輩用兵後徐禧永樂之敗是也
 張魏公舊官於陝西嘗登高望見西夏界外則西夏土地亦
 不甚闊如何強盛彼他守得如此好祖宗時兵每出輒敗今
 依舊五州全更取過那邊去了坐地合關矣只見強盛虜人
 亦不奈何當時亦曾敗於彼楊

因論西夏事曰當時事不可曉看來韓范亦無素定基本只是
 逐旋做出且如當時覆軍敗將這下方且失利他之勢甚張
 忽然自來納款求和這全不可曉後來不以元昊遂死不知
 他不死數年又必有甚姦謀大未可知且如當時朝廷必欲
 他稱臣遂使契丹號令之契丹方自以為功朝廷正未有西
 處又却二國自相侵凌不爾則當時又須費力大抵西人勇
 健喜鬪三五年必一次為邊害本朝韓范張魏公諸人他只
 是一箇秀才於這般事也不大度會只是被他忠義正當故
 做得佳地道

或問范文正公經理西事看得多是雄辯曰然

孫元規之後素無行節范公皆羅致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

救解之如劉滄張亢亦然蓋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時須要

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云范公嘗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

收前後作過鯨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范公為龍猛

指揮使又曰方范公起用事時軍政全無統紀從頭與他整

頓一番其後却只務經理內地養威持重專行戎攻之策以為

得寸則吾之寸得尺則吾之尺卒以此牽制夏人遣使請

和編問本朝建國何故不都關中曰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

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

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而盡

山皆自西而東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橫山皆黃石

朝則自橫山以北盡為西夏所有山河之固與吾共之反據

高以臨我足以不可都也神宗銳意欲取橫山蓋得橫山必

可據高以臨彼然取橫山之要又在永樂故永樂之城夏人

以死爭之我師大敗神宗聞喪師大慟聖躬由是不豫按編

和元年童貫命并師道劉近慶等取夏國求和等案大敗夏

人而還六月夏人納款初夏人恃橫山諸險以抗中國慶曆

中王繼宗范仲淹進取之會元昊納款而止元豐中本意

建義又會王師決利神宗斷兵不克行賞嘗從憲得其規摹

致和初義進築至是十有餘年遂得橫山之也夏人失長城

款然國家是時已達下燕之策益以多故其後西夏與之

人乙巳冬與之取有以結怨之於後也又曰神宗初即位富韓

公為相問為治之要富公曰須是二十年不說着用兵二字

此一句便與神宗意不合已而擢用王介甫首以用兵等說

稱上旨君臣相得其懽時建昌軍司戶王韶上平戎策介甫

力為之初為秦鳳路經畧司機宜後知通遠軍遂一戰而復

熙河捷書聞上大嘉解曰王帶以賜介甫賞其知人又加

為龍圖閣待制以為熙河帥熙河本鎮洮軍因復其地改為

後廟論一意主於用兵三敗至於永樂極矣永樂之敗徐禧

死之禧師川之父黃曾直之妹夫也能文章好談兵也有進

策行於世文字甚好二蘇之文未出學者爭傳誦之儒

神宗其初要結高麗去共攻契丹高麗如何去得契丹自是大國

高麗朝貢於彼如何敢去犯他剛

人主好勤遠畧民也是無意思當初高麗遣使來朝送只說他

使者以禮答遣之神宗却要別差兩使去緣他那裏知文故

兩使皆侍從皆是文人高麗自是臣屬之國如何比得契丹

契丹自是敵國剛

嘗見韓無咎說高麗貢時神宗喻其進先秦古書及進宋內只

有六經不曾焚者神宗喜即欲頒行天下王介甫恐壞他新

經遂奏云真偽未可知萬一刊行後為他所欺豈不傳笑夷

夏神宗遂止本亦不傳以其觀之未必有是事也招徠高麗

時介甫已不在相位且神宗是甚次第剛明設使所進直有

契于上心亦豈介甫所能止之又記文昌雜錄中說高麗所

進孝經門上詎未真二緯經只是識緯之書必無進先秦古書

之事但嘗聞尤述之云孟子仁也者人也章下高麗本云義

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

道也此說近是儒

或問高麗風俗好曰也終帶蠻夷之風後來遣子弟入辟雍及

第而歸者甚多嘗見先人同年小錄中有賓貢者即其誦貢

之士也願願詳對當時宣賜弊帛之外又賜介甫新經三十

本盛以黑函黃帕其外符者皆寶藏之儒

國家方與文貞和時高麗遣使來求近上醫師二人上召老醫

擇二人遣往至則日夕厚禮皆不問醫而多問禁中事二醫

怪而問之高麗主曰我有緊密事欲達宋皇恐所遣使不能

密故欲得宋皇親近之人而分付之所以問公禁中事者欲

以見公是所親信耳二人因問之高麗主曰聞宋皇欲與女

員和夾攻契丹此非良策蓋我國與女真陸路相通常使人
 察之女員不是好人勝契丹後必及宋而我國亦不能自存
 此合當思所以備之二人問所以備之之說曰女員作一陣
 法甚好我今思得一法勝之因令觀教其真陣蓋如拐子
 馬之類二人歸奏上怒召老醫而責之其一人出門吐血後
 不死其一人歸即死義剛之御用歸云老宋嘗見玉山汪文
 責為滅遼之約高麗供奉內庭欲納誠信者遂得二醫以
 求醫於本朝且願其禮甚厚但見引內庭盡音左醫在醫
 秘至則館供帳者二日禮得旨入見引內庭盡音左醫在醫
 寡二人非病也願有誠款入面於上國欲得附御安可與
 事今早圖之則後悔無及一聞其訓法可與之皆為精兵累
 不命燕每戰轉勝為小國得禮而遣之陣法可與之皆為精兵累
 之滋不樂且懼其語泄丞相童蒙乃為食於家召二醫以

畢而斃
 高麗與女員相接不被女員所滅者多是有術以制之高麗要
 五十餘年今此亦為權臣所篡而異姓罷剛四十一條云高

金虜舊巢在會寧府四時遷徙無常春則往鴨綠江濱夏則往

二山名其極避暑秋亦往一山如何冬往一山射虎令都

燕山矣場

燕山之北古有大山嶺為隔但有一路傍險水後來石晉以與
 耶律則其險路在其度內矣場

燕山是古幽州石晉割賂契丹既為金人所滅其種之傑

者遂來據燕其主死其妻蕭太后主之董貫蔡攸往民之番
 番兵敗後金人自取之朝廷求之遂盡載數州之物婦女之

類而去更索厚資賈之朝廷以其所索之物與之遂得燕州
 空地朝廷空內資以守之耶藥師者燕將初歸本朝金人來

取燕遂歸金郭只留守燕及本朝得燕郭又迎降金人一日

大郭之類官吏都集賀郭郭留飲盡取各人家屬之類盡來
 飲少頃金人兵至無一人得脫者自此遂入寇矣朝廷與大

遼結好百年矣一日忽與金人約共攻遼而本朝無一人
往是時方十三起童貫自這邊來了遂不及往既失約後取
燕又是金人金人見本朝屢敗兵於燕遂有入寇之心是時
相王黼王其事童貫主兵蔡攸副之蔡京不主作詩送其子
云百年信約豈堅守六月師徒早罷休京作事都作兩下取
燕有功則其子在無功則渠不曾主又有一子滌上書言其
父不是聞亦是其父之謀也金寇初圍城時京云有一策可
使虜人一兵不及朝廷使人問之云見上方可言寇去人問
之云決汴河可以灌之後寇再來未至時已決之矣兩比數
千里渺然巨浸東南遂為寇所據四方晉問一信不通以此
故也揚

粘罕圍大原一年有餘姚師古輩皆為其戰退遂破大原張孝
純守大原一年多少辛苦及城破拚一死不得遂降後為劉
豫處官大原既破遂一直圍城揚

李若水勸欽宗出李謂虜人可信醉後枕人睡熟以此信之揚
金人初起時初未立將臨發兵召集庭下問之有能言其策之
善者即授以將使往及成功而歸又集庭下問衆人而賞之
金幾多衆人言未得又加之賞罰如此分明安得不成事揚
虜人有一謀時聚諸尊長於一屋內金不言只用一物畫地謀
了便各去做如其事難決便出野外無人處去商量揚

兀術征家死於道有三策獻於虜主一則以汴京立淵聖欲格
致江南之人二則以道上宗室守邊三則請和曰若行前三
者也被他攬又曰道君有子四十人只放二十人歸來這二
十人親王也要物事供他

虜主給與守臣李鄴降虜及駕至明州張俊大殺一番駕泛海
虜人走明州今尚怨張俊不棄時親去可大勝遂休了辛巳
逆亮來時一隊自海中來李寶自膠西殺敗李鄴既降與虜
酋並馬出有一衛士赴駕不及尚留紹興見之以一大方磚

亦阿骨打族人嘗為相初入中國破京師幹離不粘罕也幹
離不早死幹離盟後亦早死粘罕後來勸立劉豫內則蕭慶
去其事蕭慶用事以及兀朮捷頓廢劉豫而誅蕭慶粘罕爭
之不能得重遂忌之粘罕愾快而死後來獨兀朮得後死初
虜入中國問何姓最大中原人答以王姓最大虜人呼王為
完顏自是王者之後遂姓完顏又聞虜人今漸衰替曰卒意
倒他未得被他立得箇頭勢大若十分中做得一兩事分便
足以扶持振起除是大無道殘暴酷虐則不知如何若是如
此做將去無大段殘暴之事忍卒消磨他未得蓋其勢易以
振起也卓

論及北虜事當初起時如山林虎豹縱於原野豈是人伯謨曰
當時曲端獻策不出十年彼必以酒色死方可取先生曰阿
骨打總得幽州便死曾見有人論虜人無事權在其上用兵
權在將故虜主不用兵此說是大抵當初出時是夷狄及志

得意滿與我何異因語某人欲請邊郡自效先生曰易曰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上之人不欲用兵而
我自欲為之是不識時問恢復之事多始勤終惰如何曰只
以私意為之不以復讐為念可學

葛王大故會他所以要和親者蓋恐用兵時諸將執兵權或得
要已不如和親可坐享萬乘之樂其初雖是利於用兵到後來
惟恐我來與他斷殺職

葛王便是會底他立得年號也強謂之大定職
葛王懲逆亮之敗一向以仁政自居

先生喟然嘆曰其要見復中原今老矣不及見矣或者說葛王
在位專行仁政中原之人呼他為小克舜曰他能專行克舜
之道要做大克舜也由他又曰他豈能變夷狄之風恐只是
天資高偶合仁政耳七方

南渡之後說復讐者惟胡氏父子說得無病其餘皆是半上落

下說雖魏公要用兵其實亦不能明大義所以高宗只以區區成敗進退之到秦檜主和虜歸河南上下欣然便只說得地之美更不說大義若無范伯達如圭則陵寢一向忘之矣魏公時責永州亦入文字只說莫與之和如何感動魏公頗五路兵為富平之敗又責於淮上若無氣力也是做不得事韓魏公然是箇人物然亦適是人事恰做得若更向上且怕難擔當論

擒死上即位二大有為之大機會場

邵弘取泗州胡昉取海州公人時家唐鄧汝三川皆官軍取

之王師駸駸到南京矣而諸將虜掠婦女之類不可言吳玠

更要人錢虜騎來走歸矣虜人一番圖泗州召力扼

泗海唐鄧四州皆可取西京中原之地逆亮來時用兵僅取得

此四州而湯思退無故與之惜哉場

晉人下吳却是已得蜀從蜀中造船直抵南岸周世宗只圖江

南是時襄漢蜀中別有主所以屯淮上開河抵江今蜀中也

兵可以入武關從襄漢樊鄧可以擣汝洛繇淮上可以取徐

州辛巳間官軍已奪宿州國家若大舉只用十五萬精兵

江州皇甫將曾領兵守信陽作山寨三年云由其山接金房

諸山而出取西京中原云國家用事某領當此一路云都不

用國家兵糧沿路人皆自願為兵且與糧其人忠醇能同甘

苦得士心不附內貴然亦未必能以律御兵而戰也場

陳問復讐言之義禮記疏云穀梁春秋許百世復讐又某書廢人

許五世復讐又云國君許九世復讐又某人引魯桓公為齊

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盟春秋不譏自桓至定公

七世孔子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是九世不復讐也此說如

柯曰謂復百世之讐者是亂說許五世復讐者謂親親之恩

欲至五世而斬也春秋許九世復讐與春秋不譏春秋美之

之事皆是解春秋者亂說春秋何嘗說不譏與美他來聖人

脚

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美惡人自見後世言春秋者動引譏
美為言不知何也從見聖人譏美之意又曰事也多樣國君
復讎之事又不同間云如本朝夷狄之禍雖百世復之可也
曰這事難說久之曰凡事貴謀始也要及早乘執做才放冷
了便做不得如魯莊公之事他親見齊襄公殺其父既不能
復又親與之燕會又與之主婚築王姬之館於東門之外使
周天子之女去嫁他所為如此豈特不能復而已既親與讐
人如此如何更責他報齊桓公况更欲責定公夾谷之會爭
那裏去見讐在面前不曾報得更欲報之於其子若孫非惟
事有所不可也自沒氣執無意思了又况齊桓公率諸侯尊
周室以義而舉莊公雖欲不赴其盟會豈可得哉事又當權
當時執義理輕重若桓公不是尊王室無事自來召諸侯如
此則莊公不赴可也今桓公名為尊王室若莊公不赴非是
致齊為叛周也又况桓公做得氣執如此盛大自家如何受
復得讎若欲復讐則襄王殺其父之時莊公當以不共戴天
之故告之天子方伯連率必以復讐為事殺得襄公而後已
如此方快人既不能然又親與之同會與之主婚於其正當
底讐人尚如此則其子何罪又况其子承其被殺後而入國
又做得國來自好莊公之所不如宜其不能復而俛首事之
也陳問若莊公能殺襄公了復桓公與為會可否曰既殺襄
公則兩家之事已了兩邊方平自與桓公為會亦何妨但莊
公若能殺襄公則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之功將在莊公而不
在齊桓矣惟其不能所以只得屈服事之也只要乘氣執方
急時便做了方好才到一世二世後事便冷了假使自家欲
如此做也自鼓氣不振又况復讐須復得親殺吾父祖之讐
方好若復其子孫有甚意思漢武帝引春秋九世復讐之說
遂征胡狄欲為高祖報讐春秋何處如此說諸公讀此還信
否他自好大喜功欲攘夷狄姑托此以自詭耳如本朝靖

康虜人之禍看來只是高宗初年乘兀朮粘罕幹萬不及阿
骨打未死之時人心憤怒之日以父兄不共戴天之讐就此
便打疊了他方快人意孝宗即位銳意雪恥然事已經隔與
吾敵者非親殺吾父祖之人自是鼓作不上人心所以當時
號為端人正士者又以復讐為非和議為是而乘時喜功名
輕薄巧言之士則欲復讐彼端人正士豈故欲忘此虜蓋度
其時之不可而不足以激士心也如王公明炎虞斌父之徒
千方勸用兵孝宗盡被他說動其實無能用着輒敗只志在
脫賺富貴而已所以孝宗盡被這樣底欺做事不成蓋以此
耳間云但不能殺虜主耳若而今捉得虜人來殺之少報父
祖之怨豈不快意曰固是好只是已不干他事自是他祖父
事你若捉得他父祖來殺豈不快人意而今是他子孫干也
甚事只問疏中又引君以無辜殺其父其子當報父之讐如
此則報君豈有此理曰疏家胡說豈有此理又引五子昏

事說聖人是曰聖人之何嘗有明文是子胥來今之為春秋
者都是如此胡問疏又引子思曰今之君子退人君將墜諸
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言當執之但勿為兵首從人以殺之
可也曰盡是胡解子思之意蓋為或人問禮為舊君有服禮
數子思因云人君退人無禮如此他不為戎首來殺你已自
好了何況更望其為你服此乃自人君而言蓋甚之之辭非
言人臣不見禮於其君便可以如此也讀書不可窒塞須看
他大意

恢復之計須是自家喫得些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多做三
十年豈有安坐無事而大功自致之理哉
今朝廷之議不是戰便是和和便戰不知古人不戰不和之
間亦有箇且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
軼得我今五六年間只以和為可靠兵又不曾練得財又
不曾蓄得說恢復底都是亂說耳

某嘗謂恢復之計不難惟移浮靡不急之費以為養兵之資則虜首可梟矣道

近見吳公濟會中朋友讀時文策其間有問道德功術者二篇一篇以功術為不好一篇以為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術無道德則功術不好前篇不如後篇某嘗見一宰相說上甚有愛人之心不合被近日諸公愛說恢復某慙之曰公便說得不是公何不曰愛人乃所以為恢復恢復非愛人不能因說為政篇道德政刑與此一般有道德則刑政乃在其中不可道刑政不好但不得專用刑政耳

本朝禦我始終為和字壞後來人見景德之和無恙遂只管守之殊不知當時本朝全盛抵得住後來與女貞彼此之勢如何了揚我

問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因說靖康之禍終始為講和所誤虜人至城下攻城猶說講和高宗

波江亦只欲講和問秦檜之所以力欲講和者亦以其宗之意自欲和也曰然其地知得虜人之意是欲厭用兵也當初

自虜中來時已知得虜人厭兵故這裏迎合高宗之意那箇又接合虜人之意虜人是時于文王帛已自克滿厭是非

曩時長驅中原之銳矣又被這邊殺一兩陣怕了燕虜之創業之主已死他那邊兄弟自相屠戮這邊兵執亦稍稍強所以他亦欲和卓

秦檜自虜中歸見虜人溺於聲色宴安得之黷者亦有厭兵

意秦得此意遂歸來主和其初亦善矣然屈已奉之蕩不為一毫計使其和中自治有策後當逆亮之亂一掃而復中原一大機會也惜哉揚

秦檜講和時歲幣給三萬五千匹銀二萬五千兩今歲縮減五千匹銀減五千兩此定數每常往來人事禮數皆用金銀器盛腦子貴藥物之類所費不貲大約等給三千五百文一匹

銀二千五百文一兩大數一百二十萬縹絛來時只是此羊
巴段疋之類甚微楊

文政三酉

